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第0676-04部～佛本行集经六十卷 (第三十一卷～第四十卷)小乘单译经·第0676部
佛本行集经六十卷 (第三十一卷～第四十卷)
隋天竺三藏法师阇那崛多译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 昔与魔竞品第三十四

尔时菩萨。于彼初夜。以手指地。降伏魔众波旬眷属。是时此地六种震动。乃至大震。犹打铜钟。是时一切聚落城邑国土。所居有诸人众。彼等皆悉见大地动。闻震吼声。心并生疑。各各自往至相师边。或卜师边。天文师边。或仙人边。或至所解占仰师边。悉皆借问此事。云何何故大地如是震动。作此大声。魔与沙门。谁胜谁劣。汝等各自善能占仰。唯愿为我解说斯事。尔时彼等一切诸仙天文师等。各自报其所问人言。摩伽陀国伽耶聚落。有两大力。相共角试。一求出世最大法王。一求世间非法之王。两竞争斗。而于彼中。求法王者。扑于彼求非法王者。其事已讫。后夜中得成大法王。不久欲转无上法轮。而有偈说。

一切诸人闻地动　　各自往诣占师边
问其占仰师是言　　仁等世间圣知者
而此大地何故动　　唯愿谛审善观占
速疾决我等此疑　　彼等一切诸师报
法王非法王在彼　　二人相竞斗威神
各试德力谁为尊　　摩伽陀国聚落内
菩萨天魔两相角　　法行摧伏彼魔军
既降伏已得菩提　　成佛法王独无畏

尔时如来于彼后夜明星出时。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于时世间自然而有最大光明。地六种动。时彼光明及地动已。净饭王宫。睡眠惊寤。唤诸相师并婆罗门天文师等。而敕之言。婆罗门辈。此事云何。为我解说。作是语已。时诸占相天文师等。即白王言。唯愿大王。且少时忍我等占仰然后白王。

尔时佛母摩耶夫人。已得天身。作玉女形。从天上下。告净饭王及罗睺罗母耶输陀罗等。作如是言。大王当知。今夜王子悉达多。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相故。大地震动。如来既成三菩提已。降伏众魔。无有怨敌。于世间中。无所可畏。是时色界净居诸天。心尚疑惑。如来得成三菩提不。尔时世尊。知彼诸天心之所念。飞腾虚空。为彼诸天。断疑心故。说于如是师子吼声。我今已断诸欲爱结。已定欲心。干竭一切诸烦恼水。更不复流。不受后有。更不转入于烦恼内。度尽苦边。更无复余。

尔时彼等一切诸天。闻此说已。心各思惟。如来已得成三菩提。欢喜踊跃。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将天妙花。涂香末香。天旃檀香。牛头旃檀细末之香。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散如来上。散已复散其魔波旬。见诸天众将如是等供养之具供养如来。见已即对如来之前。相去不远。地上而坐。怅怏不乐。心大忧愁。以一荻片。而画于地。复如是念。世实希有。难可思议。诸仙苦行。我能回转其帝释等一切诸天。我能教发贪欲之心。云何今此沙门释种。一心三昧。经暂时间。使我军马皆悉降伏如是。已后如来密教广行佛事说法之时。诸比丘等。即白佛言。希有世尊。世尊云何。以精进力。得三菩提。成七道分。满足法宝。作是语已。佛即告彼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今应当知然我非但此之一世精进力故。得三菩提及七道分。我往昔时精进力故。得摩尼宝。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此事云何。愿为我等。分别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有一商主。入海采宝。而于海内。得一贵重摩尼之宝。其价正直百千两金。得已忽然还堕海中。时彼商主。即持一杓。发大精进勇猛之心。抒大海水。欲令干竭求摩尼宝。时海神天。见于彼人杓抒海水将置陆地。见已即作如是念言。此人愚痴。无有智慧。大海之水。无量无边。其人云何以杓欲抒置于陆地。而彼海神。即说偈言。

世间多有众生辈　　为贪财利种种为
我今见汝大愚痴　　更无有人过汝者
八万四千由旬海　　今欲以杓抒令干
困乏徒自丧一生　　所抒未多命便尽
所抒之水如毛滴　　此大海广而甚深
汝今无智不思惟　　耳珰欲取须弥作
尔时商主复向海神而说偈言。
天神此为不善言　　乃欲遮我干竭海
神但定意正观我　　不久抒海当令空
仁住于此长夜停　　是故心应大忧恼
我誓精勤心不退　　必竭大海使令干
我无价宝堕此中　　是故要枯大海水
水若尽底还获宝　　得已当回归向家

时彼海神。闻是语已。心生恐怖。作如是念。此人如是精进勇猛。抒此海水。必当竭尽。时彼海神。如是念已。即还商主无价宝珠。还已而说。如是偈言。

凡人须作勇猛心　　负担苦疲莫辞惓
我见如是精进力　　失宝还得归向家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精进处处得称心　　懒堕恒常见大苦
是故勤发勇猛意　　智人以此成菩提

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大商主者。即我身是。时彼商主入海。既得无价宝珠。得还复失。以勇猛心。求宝还得。今日亦然。以精进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七觉分道。

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希有奇特。不可思议。一人独自能降是等一切魔众。作是语已。即各默然。

尔时世尊。复更重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非但今独自如是降伏众魔。过去世时。亦曾如是独自降伏彼等魔众。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唯愿为我分别解说。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善听。我念往昔无量世时。有二兄弟鹦鹉之鸟。一名摩罗祁梨(隋言鬘山)。二名[月*(恭-共+(厶/大))]陀祁梨(隋言彼与山)。时二鹦鹉。在于树上。忽然有鹰。迅疾而来。撮一小者。将飞空行。尔时彼兄即向其弟而说偈言。

独自一人亦得苦　　独自一人亦得乐
汝啄彼鹰要害处　　其若苦困即放汝
汝今身小我薄力　　唯汝精勤莫懒惰
其弟既闻兄语已　　欲出勇猛威力事
尽身极力思量竟　　即便要处啄鹰身
鹰患身体苦痛缠　　速疾即放鹦鹉鸟
鹰以身体患痛故　　疾走处处求归依
其巧鹦鹉鸟脱由　　以啄彼鹰最要节
鹰困无有避藏处　　严炽鹦鹉鸟空行
鹰见鹦鹉逐后飞　　舍离远走求活路
尔时啄鹰鹦鹉者　　今即我身释迦是
彼鹰即是魔波旬　　于时我唯独自身
已能降伏彼令得　　况复于今功德备
那得不伏彼魔王　　汝等比丘宜知此

尔时诸比丘。复白佛言。世尊云何。魔王波旬。数数欺诳如来。不能得着。而如来常免彼厄难。作是语已。世尊复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当为汝说。我非但今被魔波旬所诳得脱。不曾被其之所恼乱。过去世时。魔王波旬。诳惑于我。亦不能得娆乱于我。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其事云何。唯愿为我分别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河。名波梨耶多(隋言度彼节)。时彼河岸。有一人。是结花鬘师。其人有园。在彼河侧。而彼河内。时有一龟。从水而出。至花园中。求食而行。处处经历。蹋坏其花。时彼园主。见于彼龟处处求食践坏其花。是时园主。即作方便。捕捉彼龟。捉已置于一筐篋中。将欲杀食。

尔时彼龟。作如是念。我今云何得脱此难。作何方便。作何巧智。即发是心。我今可诳此之园主。作是念已。即向园主。而说偈言。

我从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花洗我体
我身既有泥不净　　恐畏污汝篋及花

时彼园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龟。善言教我。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污我之花篋。作是念已。即手执龟。将向水所。欲洗龟身。是时彼人。即提龟出。置于石上。抄水欲洗。是时彼龟。出大筋力。忽投没水。时花鬘师。见龟没水。作如是念。奇哉是龟。乃能如是诳逗于我。我今还可诱诳是龟使令出水。时花鬘师。即向彼龟。而说偈言。

贤龟谛听我作意　　汝今亲旧甚众多
我作花鬘系汝咽　　恣汝归家作喜乐

尔时彼龟。作如是念。此花鬘师。妄言诳我。彼花鬘师母患着床。其姊采花造鬘。欲卖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诳我欲食我故。诱我出耳。是时彼龟。向花鬘师。而说偈言。

汝家造酒欲会亲　　广作种种诸味食
汝至家内作是语　　龟肉煮已脂糁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欲知彼时入水龟者。我身是也。花鬘师者。魔波旬是。其于尔时。欲诳惑我。而不能着。今复欲诳。何由可得。时诸比丘。复白佛言。希有世尊。实难思议。魔王波旬。威势自在。统于欲界。种种诳惑。犹不能动此之坐处。作是语已。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今应当知。非但今日此魔波旬将其力势欲诳惑我。过去亦然。不能诳惑得我之便。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其事云何。唯愿为我分别解说。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于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妇身正怀妊。忽然思欲猕猴心食。以是因缘。其身羸瘦。痿黄宛转。战栗不安。时彼特虬。见妇身体如是羸瘦无有颜色。见已问言。贤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闻汝。从我索食。何故如是。时其牸虬。默然不报。其夫复问。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妇报夫言。汝若能与我随心。愿我当说之。若不能者。我何假说。夫复答言。汝但说看。若可得理。我当方便会觅令得。妇即语言。我今意思猕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报言。汝所须者。此事甚难。所以者何。我居止在大海水中。猕猴乃在山林树上。何由可得。妇言奈何。我今意思如此之食。若不能得如是物者。此胎必堕。我身不久。恐取命终。是时其夫复语妇言。贤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则我与汝。并皆庆快。尔时彼虬。即从海出。至于岸上。去岸不远。有一大树。名优昙婆罗(隋言求

愿)。时彼树有一大猕猴。在于树头。取果子食。是时彼虬。既见猕猴在树上坐食于树子。见已渐渐到于树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语言。问讯猕猴。善哉善哉。婆私师吒。在此树上。作于何事。不甚辛勤受苦恼耶。求食易得。无疲惓不。猕猴报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于苦恼。虬复重更语猕猴言。汝在此处。何所食啖。猕猴报言。我在优昙婆罗树上。食啖其子。是时虬复语猕猴言。我今见汝。甚大欢喜。遍满身体。不能自胜。我欲将汝作于善友。共相爱敬。汝取我语。何须住此。又复此树子少无多。云何乃能此处。愿乐汝可下来随逐于我。我当将汝渡海。彼岸别有大林。种种诸树花果丰饶。所谓庵婆果。阎浮果。梨拘阇果。颇那娑果。镇头迦果。无量树等。猕猴问言。我今云何得至彼处。海水深广。甚难越渡。我当云何堪能浮渡。是时彼虬。报猕猴言。我背负汝。将渡彼岸。汝今但当从树下来骑我背上。

尔时猕猴。心无定故。狭劣愚痴。少见少知。闻虬美言。心生欢喜。从树而下。上虬背上。欲随虬去。其虬内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愿已成。即欲相将至自居处。身及猕猴。俱没于水。是时猕猴。问彼虬言。善友何故忽没于水。虬即报言。汝不知也。猕猴问言。其事云何。欲何所为。虬即报言。我妇怀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缘。我将汝来。

尔时猕猴。作如是念。呜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灭。呜呼我今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难。不失身命。复如是念。我须诳虬。作是念已。而语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优昙婆罗树上寄着。不持将行。仁于当时。云何依实。不语我知。今须汝心。我于当时。即将相随。善友还回。放我取心。得已还来。尔时彼虬闻于猕猴如是语已。二俱还出。猕猴见虬。欲出水岸。是时猕猴。努力奋迅。捷疾跳踯。出大筋力。从虬背上跳下。上彼优昙婆罗大树之上。其虬在下。少时停待。见彼猕猴。淹迟不下。而语之言。亲密善友。汝速下来。共汝相随。至于我家。猕猴嘿然。不肯下树。虬见猕猴。经久不下。而说偈言。

善友猕猴得心已　　愿从树上速下来
我当送汝至彼林　　多饶种种诸果处

尔时猕猴。作是思惟。此虬无智。如是念已。即向彼虬。而说偈言。

汝虬计狡虽能宽　　而心智虑甚狭劣
汝但审谛自思忖　　一切众类谁无心
彼林虽复子丰饶　　及诸庵罗等妙果
我今意实不在彼　　宁自食此优昙婆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当知。彼时大猕猴者。我身是也。彼时虬者。魔波旬是。于时犹尚诳惑于我。而不能得。今复欲将世间自在五欲之事。而来诱我。岂能动我此之坐处。作是语已。时诸比丘复白佛言。希有世尊。奇特世尊。实难思议。此事云何。魔王波旬。将此丑陋异类军众。至如来所。如来复能一一观知。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比丘。当知。非但今日魔王波旬将此丑形大魔军众至于我边我亦观知。时诸比丘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事云何愿为解说。我等乐闻。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我念往昔。有一猎师。知有一林多饶诸鸟。数下彼处。其到彼已。作于草庵。将杂树枝。而覆其上。即入其中。隐身坐住。时彼诸鸟。谓是树枝。飞下来栖于其庵上。时其猎师。见鸟栖上。渐渐或射或搦而杀。时有一鸟。见此庵已。作如是念。此之庵舍。处处移动。自余诸树。安定一住。此庵之下。必不空然。如是知已。远离彼庵。不被猎师之所捉搦。而说偈言。

我见一切林诸树　　阿说及于毗醯罗
诸阿梨罗并阎浮　　无脂罗波镇头树
安住停止于一处　　从生已来不动移
此树转易处处行　　其中必应不空立
若当其内有恶物　　我应速疾舍此林
心里既生大狐疑　　或是恶行无慈愍
恐畏彼中杀害我　　又我往昔于他方
已曾掴裂网走来　　智者既知应舍此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当知。彼飞鸟者。我身是也。其猎师者。魔波旬是。其于彼时。作可畏形。欲杀害我。我时观知。今复将此可畏丑陋魔之军众。来于我边。我亦久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世间若不深思惟　　云何能得上人法
今我以胜思惟故　　从缚解脱得无为

二商奉食品第三十五之一

尔时世尊。初始得成于菩提道。在树下坐。经七日夜。加趺不起。以念解脱快乐为食。尔时世尊。过七日已。一心正念。从三昧起。坐师子座。初夜正观十二因缘。下观至上。上观至下。善念善观。不失不异。因彼生此。因有于彼则复有此。所谓缘无明有诸行。缘诸行有识。缘识有名色。缘名色有六入。缘六入有触。缘触有受。缘受有爱。缘爱有取。缘取有有。缘有有生。缘生有老病死忧悲恼等苦生。尔时世尊知此法已。而说偈言。

若有梵行观诸法　　即见如是法相生
若见诸法从相生　　即知诸法因缘有

尔时世尊。还彼夜半。观十二缘。从始至终。逆观至心。善观善念。不失不乱。因无彼故则此自无。因灭彼故则此自灭。所谓无明灭即行灭。行灭乃至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一切悉灭。尔时世

尊。知此法已。而说偈言。

若有梵行观诸法　　即见如是法相生
若见诸法从相生　　即知诸法因缘灭

尔时世尊。还彼后夜。观十二缘。从始观终。从终观始。善观善念。不失不乱。所谓彼生已复生此。因有彼复有此。因无彼此亦无。彼灭已此亦灭。所谓因无明缘诸行。缘诸行已。乃至一切生老病死诸苦恼等。皆悉相生。彼无已此亦无。彼灭已此亦灭。尔时世尊知此义已。而说偈言。

若有梵行观世间　　即见相生乃至灭
既散诸魔建立住　　若彼日天曜虚空

尔时世尊。从彼师子座上而起。离菩提树。相去不远。还加趺坐。七日不动。以解脱行。用为安乐。七日谛观。于菩提树。目不暂舍复作是念。我此处尽无边际苦。以舍重担。尔时世尊过七日后。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其后有人。在于如来观道树处起塔。名曰不瞬目塔。而说偈言。

于此道场尽诸苦　　复斯坐处观彼座
已渡诸愿至彼岸　　我于彼处证菩提

尔时世尊。从眼不瞬塔所起已。安庠渐至向摩梨支(隋言阳炎)经行之处。到经行已。加趺而坐。复经七日。受解脱乐。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尔时迦罗龙王(隋言黑色)。诣于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即白佛言。世尊。我此宫殿。往昔已曾布施过去一切诸佛。诸佛受已。各住于此。怜愍我故。其诸佛者。所谓拘留孙世尊。拘那含牟尼世尊。迦叶世尊。今日世尊。善哉知时。怜愍我故。少时住此。所以者何。我已将此宫殿。布施过去三佛。今日世尊。第四为我受此宫殿。即名四佛受我宫殿具足功德。尔时世尊。即受迦罗龙王宫殿。受已入中。加趺而坐。复经七日。一定不起。受解脱乐。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告彼迦罗大龙王言。汝龙王来从我边。受佛等三归并及五戒。汝当长夜受大安乐。时迦罗龙即白佛言。谨随佛教。心不敢违。如世尊敕。时迦罗龙。闻佛语已。合掌向佛。即从佛受三自归依。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复受五戒。于世间中。最初而得优婆塞名。于畜生中。再说三归。受三归已。所谓即是迦罗龙王。

尔时复更有一龙王。名目真邻陀。向于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是时龙王即白佛言。世尊。我此宫殿。往昔过去。已曾布施一切诸佛。受已而住。所谓拘楼孙世尊。拘那含牟尼世尊。迦叶世尊。善哉世尊。今亦为我受此宫殿。我得四佛三藐三佛陀受此宫殿。我获善利。

尔时世尊。从彼目真邻陀龙王。受宫殿已。加趺而坐。一坐经于七日不起。为欲受于解脱乐故。时彼七日虚空之中。兴云注雨。起大冷风。于七日内。雨不暂停。遂成寒冻。尔时目真邻陀龙王。从宫殿出。以其大身。七重围绕。拥蔽佛身。复以七头。垂世尊上。作于大盖。嶷然而住。心如是念。莫令世尊身体。寒冷风湿尘坌。蚊虻诸虫。触世尊体。

尔时世尊。过七日已。见虚空中。无有云雾。以得清净。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尔时目真邻陀龙王。摄其龙身。七重绕已。隐于龙形。化作年少婆罗门身。在于佛前。合十指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今不以恐怖如来娆乱如来故。以龙身绕佛七匝。又以七头。覆世尊上。安然而住。但恐世尊身有寒冷风尘土坌水浆蚊虻触世尊体。世尊。我时思惟如是事已。覆世尊身。尔时世尊。以是因缘。即便说偈自赞叹言。

知足寂定最安乐　　知足观诸法甚深
安乐不恼于世间　　亦复不杀害众类
若得世间安乐者　　远离一切诸欲贪
舍于我慢自矜高　　此乐最为胜妙乐
人间所有诸欲乐　　若能尽舍爱悉无
彼乐此乐等校量　　十六分中不及一

尔时世尊。说是偈已。告目真邻陀龙王言。汝大龙王。来受三归并受五戒。汝当长夜得安乐故。时真邻陀即白佛言。如世尊教。不敢有违。其真邻陀。闻佛教已。即从佛受三自归依及受五戒。

尔时彼处有牧羊子。当于世尊为菩萨时。在彼苦行六年之中。以向世尊。净心供养。恭敬尊重。复将乳汁。以奉世尊。兼复别折尼拘陀枝。为作荫凉。时彼树枝。即成大树。然其羊子。随此多少信心福业善根因缘。命终已后。即得生于三十三天。便成大德威力天子。神通自在。时彼天子。生天上已。作是思惟。今此果报。本因何业而得是身。复作是念。往昔世尊。为菩萨时。我以身造作如是业。菩萨苦行。我奉乳汁。菩萨在彼。我将尼拘陀树一枝。插于地上。为于菩萨。作荫凉故。藉斯善业。我今得此微妙果报。复如是念。我以世尊为菩萨身亲供养故。得是果报种彼树枝。以作荫凉。是故我今得是果报。兼得如是无碍神通。况复世尊。今已得成无上菩提。今当为我还彼树下受彼树荫。时彼天子。身出大色最胜光明。夜半一向照彼树所。以天光明。自照明已。诣向佛所。到于彼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时彼天子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为我。受于彼树。随意安乐。怜愍我故。

尔时世尊。为欲怜愍彼天子故。受于往昔羊子所种尼拘陀树。受已树下加趺而坐。一坐便经七日不动。以解脱住。受安乐故。

尔时世尊。以过于彼七日之后。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告天子言。汝天子来。可从我边受三自归并及五戒。汝当长夜得安乐故。而彼天子。受三自归及五戒已。时彼世间。最初天中。成优婆塞。以佛再过说于三归。谓羊子身布施于树及乳等故。得成天身。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二

二商奉食品第三十五之二尔时世尊。从羊子种树林起已。安庠渐至一树林下。彼树林名差梨尼迦(隋言出乳汁林)。到彼林已。结加趺坐。经于七日。为欲受彼解脱乐故。尔时世尊。经七日后。正念正知。从三昧起。如是世尊。经七七日。以三昧力。相续而住。然彼善生村主之女。布施乳糜。一食已后更不别食。至今活命。

尔时彼处。从北天竺。有二商主。一名帝(当梨反)梨富娑(隋言胡瓜)。二名跋梨迦(隋言金挺)。彼二商主。有多智慧。心细意正。彼二商主。从中天竺依止所出。种种货物。满五百车。大得宜利。从中欲还北天竺国时彼路经差梨尼迦林外不远。次第而行。彼等商主。别有一具调伏之牛。恒在先行。若前所有恐怖之处。而彼一具调善之牛。如打橛缚驱不肯行。

尔时彼处差梨尼迦所护林神。彼神隐身。密捉持是二调牛。住不听前过。彼二商主。各持优钵罗花之茎。打二调牛。犹不肯行。其余所驾五百车牛。皆不肯动。其诸车轮。并不复转。其皮秋索。悉皆自断。其余辕轭轴辖毂辐箱辋栏板鞅鞘勾心。或折或破。或碎或裂如是变怪种种不祥。

尔时帝梨跋梨迦等。心生恐怖。皆大忧恼。身诸毛孔。皆悉遍竖。各相谓言。我等今者值何怪祸。遇何灾殃。各各去车两三步地。头戴十指合掌顶礼一切诸天。一切诸神。至心而住。作如是言。乞愿我等今者所有灾怪殃咎。恐怖早灭。安隐吉利。

尔时彼林所守护神。现自色身。慰劳彼等诸商主言。汝等商人。勿生恐怖。汝等此处。无一灾祸。无一诸殃。不须怖畏。诸商主等。此处唯有如来世尊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初始成佛无上菩提。今日在此林内而住。但是如来。得道已来。经今足满四十九日。未曾得食。汝等商主。今若知时。可共往诣向彼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所。最宜在前。将麨将酪蜜搏奉彼。汝等当得长夜安隐安乐大利。时二商主。闻彼林神如是言已。即白神言。如神所教。我等不违。而彼二商。即各将糗酪蜜和搏。共诸商人。往诣佛所。既到彼已。时二商主。遥见世尊。可喜端正。世间无比。乃至犹如虚空众星。庄严身体诸相。见已心大敬重。清净信向至世尊前。到已即便顶礼佛足。却住一面。时二商主。共白佛言。世尊。愿为我等。受此清净糗酪蜜搏愍我等故。

尔时世尊。如是思惟。往昔一切诸佛世尊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悉皆受持钵器以不。尔时世尊。内生知见。即知过去一切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一切尽皆受持钵器。是时世尊。复如是念。我今当以何器而受二商主食麨酪蜜搏。世尊欲受。发此心已。时四天王。各从四方。速疾共持四金钵器。往诣佛所。到已各各顶礼佛足。却住一面。而四天王。却住立已。将四金钵。奉上世尊。作如是言。唯愿世尊。用此钵器。受二商主糗酪蜜搏。愍我等故。我等长夜当得大利大乐大安。世尊不受。以出家人不合畜此。彼四天王。舍四金钵。将四银钵。奉上世尊。作如是言。世尊。可于此器受食。略说乃至。为我当得大利大安。世尊不受。如是更将四颇梨钵。而亦不受。如是更将四琉璃钵。而亦不受。如是更将四赤珠钵。而亦不受。次复更将四玛瑙钵。而亦不受。次复更将四车磲钵。奉上世尊。如来亦复不为其受。尔时北方毗沙门王。告于诸余三天王言。我念往昔。青色诸天。将四石器。来奉我等。白我等言。此石器内。仁等。可用受食而吃。

尔时别有一天子。名毗卢遮那。白我等言。仁等天王。慎勿于此石器之内受食而吃。仁但受持相共供养。比之如塔。所以者何。当来有一如来出世。其如来号释迦牟尼。仁等。宜将此四石钵。奉彼如来。仁等天王。今是时至。可将石钵持奉世尊。

尔时四镇四大天王。各各皆将诸亲眷属围绕。速至自宫殿中。各执石钵。端正可喜。其色绀青。犹如云队。盛以天花着满其内。将一切香。用涂彼钵。复持一切诸妙音声。供养彼钵速诣佛所。到已共将四钵奉佛。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受此石钵。于此钵内。受二商主麨酪蜜搏。愍我等故。各令我等长夜获得大利安乐。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此四天王。以信净心。奉我四钵。我亦不合受持四钵。若我今于一人边受。则三人心。各各有恨。若二人边。受于二钵。二人心恨。若三人边。受于三钵。一人心恨。我今可总受此四钵。出神通力。持作一钵。尔时世尊。从于提头赖吒天王边受钵已。而说偈言。

施善世尊好钵盂　　汝决当成妙法器
既于我边奉净钵　　必增智慧正念心
尔时世尊。从于毗留勒叉天王边受钵已。而说偈言。
我观真如谁施钵　　彼得正念增长心
有能养育世令安　　速成妙乐清净体
尔时世尊。从于毗留博叉天王边受得钵已。而说偈言。
汝以净心施净钵　　清净实心奉如来
当来速得清净心　　人天世间得称意
尔时世尊。从毗沙门大天王边受于钵已。而说偈言。
清净持戒佛世尊　　善伏诸根施全钵

不缺坏心殷重施　　汝当来世得净田

尔时世尊。受四钵已。如是次第相重安置。左手受已。右手按下。神通力故。合成一钵。外有四唇。而说偈言。

我昔功德诸果满　　以发哀愍清净心
是故今四大天王　　清净牢固施我钵

而有偈说。

当时世尊欲受食　　诸天四方持器来
各以奉施佛如来　　受已神通作一钵

尔时世尊。于新净洁天施钵内。从彼北天帝梨富娑并跋梨迦(前代译称提谓波利此盖婆罗门楚夏耶未知孰是斯经二商主名非深失)。二商主边。受于麨酪蜜和之搏。慈愍故受。如法而食。食已即告彼二商主及诸人言。汝商主等。来从我受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复受五戒。当令汝等长夜安乐获大善利。其二商主。及诸眷属。闻佛语已。即共白言。如佛圣教。我等不违。即便共受三自归依。彼二商主。于人世间。最初而得三归五戒优婆塞名。所谓帝梨富娑二商主等。尔时世尊以二商主生随喜故。而说偈言。

所施色味具足圆　　受已方便离烦恼
其中杂和多种物　　是故名为麨酪浆
啖讫身体润泽光　　面色辉花容貌显
气力充实而得益　　除饥渴恼心获安
如是浆施佛世尊　　令诸梵行得饱满
我今所受已食足　　是二商主奉麨搏
日种甘蔗族所生　　赞叹是人为最上
以此布施功德故　　当到圣智极果中
复得尽于诸漏边　　以因如是业行故
后更转转无恐怖　　渐得脱于诸有缠
既入无漏得清凉　　譬如良田善平正
种子谷苗悉皆好　　风雨润泽复随时
禾稼成长自丰饶　　如是皆由多种子
生已渐渐增茂盛　　诸谷充溢倍多加
所收之子不可量　　亦如成就诸戒行
能广布施众饮食　　后得果报难可论
以昔成利故使然　　若人欲求于后利
望其转得饶益果　　唯有供养仁智尊
当成果报妙菩提　　并得善逝世间解
自己得心多种利　　复能向他作法饶
彼得自益利众生　　是故名为大智者
欲得自利利一切　　欲得求道导世间
应于三宝佛法僧　　发心当生正信行
以信心故得果报　　广大善达信行边
即得戒行难思议　　即得最胜无上道
布施能得此胜报　　观见世界真实如
又得道智满足充　　圣者能如是正见
彼得是见名正念　　散诸垢结等尘劳
证得无畏大涅盘　　解脱世间一切苦
如是具足一切法　　诸圣赞叹此最尊
生老病死等既无　　悲苦别离皆灭尽
十力世尊叹此乐　　当得不生死处常

尔时帝梨富娑二商主等。及诸商人。共白佛言。世尊。我等诸人。今在道路。唯愿世尊。为我等故。作吉祥愿。当令我等无有障碍速疾而至自所居国。尔时世尊。为二商主及诸商人。作吉祥愿。而说偈言。

愿令二足大吉利　　一切四足亦大安
行路至处多吉祥　　所向诸方悉如意
昼夜行坐皆庆适　　日中所在亦多宜
于一切处愿从心　　商主商人并康健
希望子故种田作　　散子既竟望收多
一切商人求利行　　入海艰难采珍宝
汝等承望故行路　　愿所规获利速成
我今得道快喜欢　　汝随至方皆愿吉
心所欲取一切利　　如汝等愿速称心
行向经历所至方　　悉愿无有诸障碍

尔时商主。同白佛言。世尊。愿乞我等一物作念。若到本乡。不见世尊。当以彼物作塔。礼拜以表忆念大圣世尊。我等诸人。供养尊重。尽今形寿。

尔时世尊。即与诸商佛身发爪以用作念。而告之言。汝等商主。此之发爪。今持与汝。令汝作念。若见此物。与我无异。于后当更别有一石从空而下。至汝等处。汝等若见。当还起塔供养尊重。

尔时帝梨二商主等。从于佛边。受发爪已。作如是念。此之发爪。乃是身上所弃之物。法非胜妙。不合尊重。无供养心。

尔时世尊。知彼一切商人心已。告彼等言。汝等商主。莫作是念。我忆往昔。无量无边。不可计劫。有一世尊。出现于世。名曰然灯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我于彼时作一婆罗门摩那婆。具足解于四毗陀论。我于尔时。见彼世尊。入于一城。城名莲花。我于彼时。以五茎青优钵罗花。散彼佛上。即便发于菩提之心。时彼世尊。即授我记。汝摩那婆。于未来世。时节过数阿僧只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时于彼世尊法中。舍离居家。剃除须发。而便出家。我出家后。一切诸天。取于我发。一发即有十亿诸天。作分将行。而共供养。从彼已来。我今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佛眼观彼等众生。无一众生各在佛边而不皆得证涅盘者。我于彼时。既未免脱贪欲嗔痴。犹尚供养我之发爪。无量众生。千万亿数。而得涅盘。况复今日尽诸一切烦恼结惑贪欲恚痴。皆悉除灭。汝等何故不大尊重我此清净无染发爪。

尔时商主。及诸人等。闻于世尊说是往昔因缘之事。即于发爪。生希有心。生大尊重恭敬之心。头顶一心。礼世尊足。围绕三匝。却步而行。有偈说言。

有众商人诸方过　　树神发觉告彼言
此有自利得世尊　　汝等顶礼布施食

如是世尊。四十九日。不得饮食。既始于彼商人等边。得于此食。世尊食后。往昔业力。忽然患腹。而不消化。

尔时山居有一药神。将彼新出微妙甘美呵梨勒果。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白言。世尊。若有患腹。此呵梨勒。最初新出微妙甘美。我今将来。奉上世尊。若佛知时。为我纳受此呵梨勒。受当食啖。慈愍我故。世尊食此呵梨勒后。腹内有病。即得除愈。

尔时世尊。即便纳取彼呵梨勒。为彼药神。生慈愍故。受已即告彼药神言。来汝药神。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当受五戒。汝当长夜得作大利多得安乐。彼药神闻佛此言已。即白佛言。善哉世尊。我不违佛。即受三归并及五戒。当于彼时。一切药神诸女天中。以再过受三自归依并及五戒。最初为首作优婆夷。所谓大药神围绕彼所居山女天药神。

尔时世尊。从彼药神女天。受其所奉呵梨勒果即便啖食。食已取核。于彼地方。即便种彼呵梨勒核。以佛威神自在力故。即日即生。即成根茎。枝条大树。即出叶花。果实成熟。世尊腹内病即除愈。不复患苦。

梵天劝请品第三十六之一

尔时世尊。从彼差梨尼迦林出。安庠还至菩提树下。时彼国内若男若女。困笃着床。萎黄重病。不可疗治。难得差者。其人不久。欲取命终。然气未断。即送林中。以之为葬。而菩萨在苦行之时。于彼林内。有一妇女。名罗娑耶。气犹未断。对菩提树。相去不远。而其眷属。弃舍委地。而彼妇女。遥见菩萨在道树下修行苦行。见已内心生大敬信。生敬信已。从身脱衣。置于一边。白菩萨言。大圣尊者。若仁从此苦行而起。得渡烦恼海之彼岸。满足自愿彼时脱恐身无衣服可收取。我此粪扫衣。随意所用。慈愍我故。时彼妇女。经历时日。其命始终。以向菩萨。生正信故。气断之后。藉彼善根。即得上生三十三天。作天玉女。威德甚大。光相炳然。得成天身。神通自在。生彼天已。自发此念。我何业果。令我如是成就此身。而彼思念自识宿命。我于往昔。在人间时。作妇女身。以粪扫衣。布施世尊。随意所用。藉彼善业。我今成就如是果报。彼复更念。世尊今既未受于我粪扫衣用。我犹尚得如是果报神通之力。况复世尊。纳我衣用。岂可不得胜此果报。

尔时彼天。以玉女身。放胜光明。于夜半时。往诣佛所。其光遍照。彼林树间。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彼玉女天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取我所施粪扫之衣。随意所用。慈愍我故。而世尊受彼粪扫衣。为玉女天。生慈愍故。如来受已。告彼天言。来玉女天。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复受五戒。汝当长夜得大利益得大安乐。彼玉女天。闻佛语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不敢违。即受三归并及五戒。时玉女天。见世尊受其粪扫衣。以是因缘。心大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彼玉女天。顶礼佛足。围三匝已。即从彼处。没身不现。

尔时世尊。发如是心。我今将此粪扫之衣。何处而洗。发是心已。帝释天王。为如来故。去林不远。化出一河。其水清净。无有秽浊。帝释天王。于河岸边。更复化作三片大石。其第一石。拟世尊坐。其第二石。洗粪扫衣。帝释天王。手自浇水。其第三石。洗衣讫已。拟曝使干。时晒衣石。以佛威神。从虚空飞。往到北天竺。为彼帝梨富娑商主等作于塔。为供养故。

摩诃僧只师。作此说。如是次第七七日诵。或复有师说言。此事。经二七日。或复有师说言此事。经三七日。或复有师说言此事。经四七日。初一七日。谛心而在菩提树下。第二七日。渐次移在不瞬眼塔。

尔时世尊。从彼不瞬眼塔而起。起已至罗阇那树下。到树下已。经于七日。加趺而坐。受解脱乐。安禅不起。

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是时帝梨富娑。并跋梨迦。二商主等。从迦浮吒

城发。渐至佛所。至佛所已。乃至略说。围绕三匝。从佛而行。尔时世尊。从罗阇那树下起已。安庠渐至目真邻陀树下而坐。到已乃至当说偈言。

尔时世尊。过彼七日。于晨朝时。着衣持钵。诣难提迦村主之家。到彼家已。却在一边。嘿然立住。为求食故。其村主女。既见世尊在门一边嘿然立住欲乞求食。见已即从世尊。手内擎取于钵。将至家里。以好种种百味饮食。满置其中。出奉世尊。而作是言。唯愿世尊。受我此食。慈愍我故。世尊受纳善生村主女人食已。即告女言。来汝善生。受三归依并及五戒。汝当长夜得大利益得大安乐。其善生女。闻佛语已。白言。世尊。如世尊教。我不敢违。即受三归并及五戒。是时善生。最初人间。再受三归及受五戒作优婆夷。所谓善生村主之女。是时世尊。从善生女受食。食已在彼菩提树下而坐。受解脱乐。复经七日。

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安庠渐至斯耶那耶婆罗门家。到已住在其门一边。嘿然求食。其斯耶那耶。既见世尊在门外立嘿然求食。见已即从世尊。乞钵执已。将入自家。以好种种百味饮食。种种羹臛。满和钵中。持将奉佛。复白佛言。唯愿世尊。受我此食。慈愍我故。而世尊从斯耶那耶婆罗门边。受得食已。即告彼言。来婆罗门。乃至应受三归五戒。彼婆罗门。闻佛言已。如佛所教。而受三归乃至五戒。是时世尊。从斯耶那耶婆罗门所。得饭食已。受持渐渐安庠行。至曼他那塔(隋言揽酪木塔)。食讫。如法[佥*殳]衣。还向菩提树下。加趺而坐。经于七日。乃至受于解脱之乐。

尔时世尊。过七日已。正念正知。从三昧起。于晨朝时。着衣持钵。渐渐行诣斯耶那耶亲里眷属四姊妹边。四姊妹者。一名婆罗(隋言力)。二名摩低婆罗(隋言极力)。三名嵩陀梨(隋言端正女)。四名钳(姜严反)婆迦梨(隋言瓦师)。到彼等家。在一面立。嘿然而住。为乞食故。其四姊妹。既见世尊嘿然立住。见已即从世尊。乞钵入家。盛取百味饮食。色妙具足。种种羹臛。满置钵中。持以奉佛。复作是言。唯愿世尊。受我此食。慈愍我等。时世尊受彼四姊妹百种饮食。为慈愍故。受已即告彼姊妹言。来汝姊妹。从我受持三归五戒。汝等当得长夜利益安隐乐故。彼四姊妹。闻佛语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等不违。即便共受三归五戒。是时世尊。从彼姊妹。受布施已。安庠渐到曼他那塔。到已随意如法饱食。还向菩提树下而坐。受解脱乐。经一七日。

尔时世尊。七日已过。正念正知。从三昧起。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安庠渐至羊子所种尼拘陀树。未至树边。从菩提树其间半路。见有一个放牛妇人。挼酪出酥。尔时世尊。渐至于彼牧牛妇所。到已去彼妇人不远。嘿然而立。为求食故。时彼妇人。既见世尊去其不远嘿然立住。见已即从世尊乞钵。满中盛酪。以奉世尊。而白佛言。大圣尊者。受我此酪。为慈愍故。是时世尊。从彼妇边。受得酪已。告彼妇言。来姊汝受三归五戒。必当长夜大得利益获安乐故。是时妇人。随佛教受三归五戒。是时世尊。随意饱食。洗钵讫已。渐至羊子前所种莳尼拘陀树其下而坐。受解脱乐。经一七日。尔时世尊。过彼七日。正念正见。从三昧起。是时忽有谄曲求过一婆罗门。来诣佛所。到已共佛慰喻问讯。说种种语。却住一面。而白佛言。瞿昙沙门。云何名为婆罗门也。婆罗门者。作何法用。凡有几法。如来知已。即出如是师子吼音。而说偈言。

除灭一切诸罪业　　是故名为婆罗门
清净无有谄曲心　　内外正定常安住
如法修行诸梵行　　口言心念亦复然
能于一切处无贪　　是名婆罗门种姓

如是间中。凡八七日。前三七日。全不食啖。自余五七。方始求食。

尔时世尊。坐一三昧。其三昧名遍观世间。而世尊以无上佛眼。观世间时。见于世间。或有众生。从地狱出。还堕地狱。或有众生。从地狱出。生畜生身。或有众生。从地狱出。受饿鬼身。或有众生。从地狱出。受于人身。或有众生。从地狱出。受于天身。

或有众生。从畜生脱。受地狱身。或有众生。从畜生脱。还生畜生。或有众生。从畜生脱。受饿鬼身。或有众生。从畜生脱。生于人间。或有众生。从畜生脱。生于天上。

或有众生。从饿鬼脱。堕于地狱。或有众生。从饿鬼脱。还受饿鬼。或有众生。从饿鬼脱。堕于畜生。或有众生。从饿鬼脱。生于人间。或有众生。从饿鬼脱。生于天上。

或有众生。从人间死。堕于地狱。或有众生。从人间死。堕畜生中。或有众生。从人间死。堕于饿鬼。或有众生。从人间死。还受人身。或有众生。从人间死。生于天上。

或有众生。从天上堕。生地狱中。或有众生。从天上堕。落畜生中。或有众生。从天上堕。受饿鬼身。或有众生。从天上下。生于人间。或有众生。从天上死。还生天中。

尔时世尊。见诸众生。着于诸见。或有众生。以于欲火。烧然其体。或嗔恚火。或愚痴火。热烧其体。着于欲事。欲事恼故。即生欢乐。嗔恚痴等。一切亦然。而世尊见诸众生等。为三毒火之所焚烧。即说如是师子吼言。此世间中。诸众生辈。为有所缠。精勤造业。得于是形。身为大患。处处念着。所生邪意。即常增长。如所增长。即成此有。以有着故。于诸世间。有诸众生。以有着故。还思念有。即成于有。而其彼等一切众生。所有之处。即彼有处。受于有苦。若能灭于彼诸有苦。于此法入。学行梵行。是名梵行。若有沙门及婆罗门。以着有患。知出诸有。彼等皆名无着诸有。如是知已。能出诸有。我如是说。若复沙门及婆罗门。以有而说。欲脱诸有彼等一切不名脱有。我如是说。如是之人。堕于邪道。名受大苦。我如是说。舍于世间一切邪道。尽彼一切诸苦业果。既尽诸苦。即名无有。此是世间。众生我见。各各皆以无明

所欺。乐着诸有。着诸有已。即不能得解脱诸苦。若复有人。于一切处。观察诸有。于一切处。未远离有。而一切处。并在于有。既住在有。是名无常。是名为苦。是名无实。于无实法。如是如是。如实正智。应当观知。若能如是正智观者。即尽诸有。及爱尽已。于无有处。亦不心念。是则名为得灭。比丘既得灭已。即更不生于后世有。不受后身。即能降伏一切众魔。即得胜于一切斗阵即一切处。得大利益。于诸有处。不念不思。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三

梵天劝请品第三十六之二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我所证法。此法甚深。难见难知。如微尘等。不可觉察。无思量处。不思议道。我无有师。无巧智匠可能教我证于此法。但众生辈。着阿罗耶(隋言所着处)。乐阿罗耶。住阿罗耶。喜乐着处。心多贪故。此处难见。其处所谓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有处相生。此之处所。一切众生。不能睹见。唯佛能知。又一切处。疑道难舍。一切邪道。灭尽无余。爱之染处。尽皆离欲。寂灭涅盘。我今虽将如是等法向于他说。彼诸众生。未证此法。徒令我劳虚费言说。尔时世尊。如是念已。为于此事。昔未曾闻。未从他得。未有人说。而心自辩即说偈言。

我今辛苦证此法　　不可辄尔即应宣
诸欲痴嗔恚法缠　　一切众生有此难
唯应逆流细心智　　所可睹见如微尘
乐欲贪着难见知　　为彼无明闇覆故

以如是故。如来见是甚深事已。其心欲乐阿兰若处。不欲向他说于此法。而有偈说。

见诸众生烦恼重　　邪道邪见过患多
解脱法者甚深难　　知故欲住阿兰若

尔时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在于梵宫。遥见世尊发如是心。知已即作如是思惟。此世界中。诸众生等。多坏多失。今日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既证如是无上法宝。获成办已。世间未知。而心忽然愿乐兰若。不欲说法。时梵天王。譬如壮士屈申臂顷从大梵宫。隐身来下。至世尊前。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此世界一切众生。无有归依。善坏失尽。今者世尊。既得如是无上法宝真证。见已而心忽欲入阿兰若。不乐说法。我今劝请无上世尊。为诸众生。莫寂静住。唯愿世尊。慈悲说法。愿修伽陀。怜愍说法。现今多有诸众生辈。少于尘垢。诸根成熟。结使微薄。利根易化。不闻法故。自然损减。若当如来为说法要。使得证知世尊法相。尔时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说是语已复更以偈重请佛言。

世尊今在摩伽国　　说于众生杂种因
先开甘露妙法门　　然后次第清净说
如人不上须弥顶　　岂能得见世界边
大圣菩提道已成　　速登法堂智眼照
引导群盲令离苦　　悲愍一切诸众生
世尊疾舍此树间　　遍世游行广济度
自得己利天人胜　　诸苦尽已得清凉
佛不增减诸善根　　到于清净法彼岸
如来世间无有比　　况欲胜上亦复无
三界独步称世尊　　修罗非是山王匹
于苦世间作悲愍　　仁今不可舍众生
具诸德力无畏人　　唯尊能度诸含识
众生久来被毒箭　　所谓天人等世间
值遇世尊应拔除　　愿为彼作归依处
诸天及人生生世　　发心欲听密法门
彼愿世尊今已成　　速说莫令彼等退
世尊如我今得见　　众生若当是事知
或他闻已及自闻　　即来顶礼世尊足
假令父母男女等　　死已骨散发纵横
而不忧彼命终时　　亦不回哭彼人辈
彼等未知尊清净　　从兜率天来下生
是故我今请世尊　　多时失路今化取
不闻正义无量劫　　如羸瘦人得脂腴
如干土地得水浇　　唯愿世尊降法雨
诸佛无有悭惜法　　三世诸圣乐行檀
过去诸佛入涅盘　　无不说是正真法
尊今亦是祁罗种　　能度无量诸众生
共彼诸佛无有殊　　教众善法今时至
开诸众生清净眼　　普令得见正道途
入于邪见荆棘林　　应示纯直离险迳
乘此路已得甘露　　世尊众瞽欲堕坑
余人济拔悉不能　　大险引导世尊是
又能方便教发意　　今时已至愿莫辞
共圣多劫不可期　　犹如优昙花难值
诸佛出世既难遇　　今日忽遭大导师
仁于精进力无边　　身体庄严众相具
未说无有发心者　　金口终不出异言
三世成就是事来　　所以今日自度讫
度他须起精进力　　真实言誓宜及时

世尊灭暗然诸明　　佛大法幢愿速竖
时至妙言说正法　　师子吼如天鼓鸣
我请如来置法船　　来世得导无量众
世尊已渡烦恼海　　众生没溺须出之
譬如人得伏藏财　　持以富他不触用
世尊得法无尽藏　　愿为众生分别宣

尔时世尊。闻梵天王劝请偈已。为众生故。起慈悲心。以佛眼观一切诸世佛眼观已见诸众生。生于世间。增长世间。或有利根或有钝根。诸众生等。或以成就易证于道。或有众生。见未来世一切过患。心生恐怖。而不放逸。或当来世。亦可得道。譬如或有青优钵池。波头摩池。拘物头池。分陀利池。其内所有一切诸花。或优钵罗。及波头摩。并拘物头。分陀利等。已从地生。而未出水。在于其间。没而未现。应须养育。四大和合。然后出水。或有优钵分陀利等。从池涌出共水齐平。或优钵罗分陀利等。出水开敷。而不着水。如是如是。世尊佛眼。观诸世间一切众生。生于世间。增长世间。或有利根。或有钝根。或有易化。或易得道如是知已。向梵天王。而说偈言。
大梵天王善谛听　　我今欲开甘露门
苦有听者欢喜来　　至心听我说法味

尔时梵天。闻此偈已。作是思惟。如来世尊。当说此法。修伽陀。当欲说此法。世尊怜愍。为我受请。欲说法故。以是因缘。心生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顶礼佛足。围绕三匝。在于佛边。没身不现。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我今于先初说法处。谁能不违一如我意。知我法体。而证知已。不恼于我。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其优陀罗迦罗摩子。心应巧智。辨了聪明。长夜成就。其心虽复少有尘垢。诸使结薄。根熟智利。我今应当于优陀罗迦罗摩子。对于其前。先为说法。我所说法。彼能速疾。证知我法。

世尊如是思惟念已。时有一天。在于空中。隐身不现。来向佛所。而出声言。迦罗摩子。其命终来。已经七日。
世尊更复内心智。见优陀摩子。实命终来。已经七日。

世尊复念。优陀摩子。命终已后。当生何处。而世尊心。复生智见。优陀摩子。命终生于非非想天。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非非想天寿命几许。有边际不。是时世尊。心生智见。非非想天寿命。八万四千大劫。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优陀摩子。生非非想。彼寿终后。复生何处。

尔时世尊。心生智见。知优陀罗。迦罗摩子。今在非想。彼处命终。后还堕落生于此处。受飞狸身。而彼既得飞狸身已。若有众生。生于水中。或居陆地。或空飞行。常当杀害于彼生命。或复共彼诸众生等。行于欲事。报尽于后。饥饿而死。
尔时世尊。复心思惟。其优陀罗。迦罗摩子。舍飞狸已。复受何生。
尔时世尊。心生智见。知优陀罗迦罗摩子。从飞狸身。命终已后。生于地狱。

尔时世尊。心复如是思惟念言。呜呼呜呼。汝优陀罗迦罗摩子。空然受身。失于大利。不得人间妙好善报。而优陀罗迦罗摩子。不得闻我如是善法。若优陀罗迦罗摩子。得闻如是诸善法者。即应速得证于此法。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我今为谁初说此法。我说法时。不违我法。不烦恼我。而能速疾证于我法。

尔时世尊。内心如是思惟。而知其阿罗逻迦罗摩种。极巧智慧。聪明细心。长夜成就。虽少有垢。结薄利根。我今应当诣于彼间阿罗逻迦罗摩种边。初说此法。彼若得闻我所说法。其必速疾应当证知。

世尊如是思惟念已。时有一天。隐身不现。往世尊所。而出声言。彼阿罗逻迦罗种姓。昨日命终。
尔时世尊。心生智见。知阿罗逻迦罗种姓。昨日命终。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阿罗逻种。从此命终。受何处生。
尔时世尊。内心生智。知阿罗逻此处命终。生不用处。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不用处天。寿命多少。有于限量边际以不。
尔时世尊。内心智见。知不用处寿命有边。六万三千大劫寿命。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其阿罗逻不用处天命终已后。复何处生。

尔时世尊。内心智见。知阿罗逻从不用处命终已后。还堕于此处。在边地不识法处。当得作王。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其阿罗逻从无识法边地之王。命终已后。复受何生。

尔时世尊。内心智见。知阿罗逻从边地王。其命终后。堕大地狱。

尔时世尊。如是思惟。呜呼呜呼。汝阿罗逻迦罗种姓。空受人身。大有所失。不得善利。而不闻我如是妙法。若彼得闻我是法者。即应速疾得证此法。

转妙法轮品第三十七之一

尔时世尊。作是思惟。诸世间中。有何众生。身口清净。少尘少垢。诸结使薄。根熟利智。而我今初说法之时。不恼于我。而能速疾证知我法。不妨废我转于法轮。

尔时世尊。如是思惟。有五仙人。彼五仙者。昔日与我大有利益。我在苦行。承事于我。彼等五仙。并皆清净。少垢少尘。薄使利智。彼等堪能受我最初转于法轮所说妙法。应不违我。我今应诣彼五仙边。初为说法。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彼等五仙。今在何处。是时世尊。以净天眼过于人眼。观彼五仙。今日在彼波罗奈城鹿野苑内。经历游行。

尔时世尊。从菩提树。随多少时。住已渐向波罗奈国。而有偈言。

世尊欲说罗摩子　　发心观察其所生
知今命终在于天　　心念五仙欲至彼

尔时魔王波旬。见佛欲舍于此菩提树起。心生苦恼。速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世尊。莫离此处。安坐莫移。世尊在此。随意所行。

尔时世尊。告波旬言。魔王波旬。汝无惭愧。不知羞耻。汝于先时。欲恼乱我。我于尔时。具有贪欲嗔恚痴等一切未尽。汝来不能恼乱于我。况复今日。我已证得无上至真平等觉道。一切邪径。尽皆舍离。得正解脱。

尔时世尊从道树下起已。安庠渐渐行到旃陀罗村(隋言严炽)。从旃陀罗。安庠行至纯(之询反)陀私洟(他梨反)罗聚落(隋言无角堆)中。于其路上。见有一乞婆罗门。名优波伽摩(隋言来事)。两逆相逢。彼见佛已。即白佛言。仁者瞿昙。身体皮肤。快好清净。无有垢腻。仁者。面貌圆极庄严。诸根寂定。仁者瞿昙。师为是谁。从谁出家。意喜所乐。是于谁法。尔时世尊。随行随说。以于此偈。答彼乞索婆罗门言。

我已降伏诸世间　　成就具足种种智
于诸法中不染着　　永脱一切爱网罗
能为他说诸神通　　是故名为一切智
我今堪受世间供　　自在得成无上尊
一切天人世界中　　唯我能降诸魔众
我无有师内自觉　　世间更无与等双
天人中唯我独尊　　身心清净得解脱
一切通处皆通达　　所可证处已证知
可安之处已得安　　故称我为世尊上
犹如分陀利在水　　虽复处在于水中
而不为水之所沾　　我在世间亦复尔
不为一切世所污　　是故称我为佛陀

尔时优波伽摩婆罗门。复白佛言。长老瞿昙。今欲何去。世尊报彼婆罗门言。我今欲向波罗奈国。彼婆罗门。复问佛言。长老瞿昙。仁者。至彼欲作何事。世尊更复以偈答彼优波伽摩婆罗门言。

我今欲转妙法轮　　故至于彼波罗捺
幽瞑众生悉令晓　　击敞甘露鼓之门

尔时优波伽摩婆罗门。复白佛言。如我意见。长老瞿昙。自称身得阿罗汉者。伏诸烦恼。其义云何。世尊复更以偈重答于彼优波伽摩婆罗门言。

应当知我伏诸怨　　永尽一切诸有漏
世间诸恶法皆灭　　故我称为真正尊
而有偈说。
何怪得利自养育　　不能增长利益他
见众幽瞑不慈悲　　得道胜他共分用
自度彼岸睹没溺　　若不能拔非善人
自得地藏见贫穷　　而不施他是非智
手自执持甘露药　　见有病人不与治
可畏旷野得路行　　睹彼迷人应教示
如大闇灯作光明　　明盛不着在我心
佛亦如是作法光　　于此因缘亦不着

尔时优波伽摩乞婆罗门。口唱言谓。长老瞿昙。以手拍髀。下道避佛。向东而行。

尔时彼处。有一天神。往昔旧与优波伽摩婆罗门。身曾为亲旧。天神欲为优波伽摩乞婆罗门作利益故。作安乐故。于无畏处。得解脱故。以偈告彼优波伽摩婆罗门言。

今值无上天人师　　不识世尊至真觉
邪见赤体欲何去　　汝当受苦未期央

若逢如是调御师　　舍之不发供养者
手足与汝何功德　　应当于此生信心

尔时世尊。安庠渐行。从周兰那娑陀罗去(即是无角堆)至迦兰那富罗聚落(隋言耳城)。从迦兰那富罗聚落。安庠而去。渐渐而至娑罗洟聚落(隋言调御城)。从娑罗洟聚落而去至卢醯多柯苏兜聚落(隋言闭塞城)。从闭塞城至恒河岸。到河岸已。诣船师边至已即语彼船师言。善哉仁者。乞愿度我向于彼岸。船师报言。尊者。若当与我度价。然后我当度于尊者。

尔时世尊。报船师言。我今何处得有度价。但我除断一切财宝。设复见者。观如瓦石土块无殊。若当有人。割我一臂。又以栴檀涂我一臂。此二人边。我心平等。我以是故。无有度价。船师复言。尊者。若能与我度价我今即当度于尊者。所以者何。我唯因此。持用活命。畜养妇儿。

尔时世尊。以净天眼过于人眼。见有一群五百头雁。从波恒河南岸。飞空而来向北。世尊见已。即对船师。而说偈言。
诸雁群党度恒河　　不曾问彼船师价
各运自身出己力　　飞空自在随所之
我今应当以神通　　腾虚翱翔犹彼雁
若至恒河水南岸　　安隐定住若须弥

时彼船师。见佛过已。心生大悔。如是思惟。呜呼呜呼。我睹如是大圣福田。而不知施度至彼岸。呜呼呜呼。我失大利。如是念已。闷绝倒地。而彼船师。少时迷荒。还得稣醒。从地而起。即便驰往摩伽陀主频头王边。奏如是事。

尔时摩伽陀王频头裟罗。闻此事已。作如是言。凡夫之人。云何可知此有神通。此无神通。是故汝等从今已去。凡是一切出家之人。来欲度者。莫问是非。但有来者。勿取度价。随意即度。

尔时世尊。飞度恒河。达到彼已。从于彼岸。复作神通。飞腾而向波罗奈城。是时彼处。有一龙池。时其龙王。名曰商佉(隋言蠡)。世尊至彼池边而下。世尊足步所下之处。龙王起塔。其塔因称名弥迟伽(隋言土塔)。如来在彼经由一宿。待后食时。于待时处。复起一塔。其塔复名宿待时塔。而有偈说。
诸佛夜不入人间　　要待斋时而乞食
非时行者有大患　　是故众圣候于时

尔时世尊。依三摩耶依摩伽陀斋欲到。时从西门。入波罗奈城。次第乞食。于波罗奈。乞食得已。从城东门。安庠而出。既出城外。在一水边。端坐而食。食讫澡洗。北面而行。安庠渐至向鹿苑林。而有偈说。
鹿苑鸟兽众鸣声　　往昔诸圣所居处
世尊身放光明耀　　渐至彼苑如日天

尔时五仙。遥见世尊渐至其边。见已各各共相谓言。我等要誓。诸长老等。此之来者。是彼沙门瞿昙释种。向我边来。此懈怠人。丧失禅定。以懈怠故。全身缠缚。而我等辈。不须敬彼。不须礼彼。不须迎彼。不须与彼安置坐处。虽然但且随其意乐。随其自坐。唯憍陈如。独一人心。不同此誓。而口不违。即便相对。而说偈言。
瞿昙懈怠今忽来　　我等五仙各相契
详共莫敬莫礼拜　　此人违誓不合迎

尔时世尊。渐渐近彼五仙人边。既逼近已。而彼五仙。各各相与坐不能安。忽自违誓。各各欲起。譬如奢拘尼鸟。在铁网内。而外有人。放于大火。其网热故。不能安住。欲飞欲跳。如是如是彼五仙人。见世尊已。不觉忽然从坐而起。时五仙内或有铺设安置坐者。或有持水欲拟洗足。或洗足石及革屣者。或复有将盛水盆来。或洗足已。将于木来拟安脚者。或有迎接三衣及钵。又口唱言。善来长老瞿昙。安坐于此铺上。而有偈说。
或迎取钵及三衣　　或复顶礼佛足下
或预铺设所坐处　　或持水器及澡瓶

尔时世尊。随其铺设。安庠而坐。时佛坐已。作是思惟。此等一切皆是痴人。各各虽发如是誓言。而自相违。不依而住。

尔时五仙。见佛坐已。而白佛言。长老瞿昙。身色皮肤。快好清净。面目圆满又足光明诸根寂定。长老瞿昙。必当值遇妙好甘露。或得清净甘露圣道。

尔时世尊。即便告彼五仙人言。汝等仙人。莫唤如来为长老也。所以者何。汝等仙人。当来长夜。应值苦患。何以故。我今已证甘露之法。我今已得甘露之道。汝随我教。汝听我言。我能教示于汝等辈。汝随我语。不得乖违。若依我教。清净而行。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正信舍家。剃除须发。出家欲求无上梵行。尽梵行源。现见诸法。自在神通。证得行行。自能唱我。已断生死。已立梵行。所作已办。更不复受于后世有。汝等各当如是自知。而有偈言。
彼等五仙唤佛姓　　世尊恩愍教彼言
汝等心意莫矜高　　舍于自慢恭敬我

我慢无慢我平等　　我欲回汝等业因
我已得佛为世尊　　为诸众生作利益

作是语已。其五仙人。即白佛言。长老瞿昙。昔行是行。昔求是道。昔行是苦。不曾得证上人之法。不共诸圣而同智见。不得增进。况复今日。成就懒惰。失于禅定。懈怠缠身。

尔时世尊。再过告彼五仙人言。汝等成仙人莫作是言。如来非是懈怠之行。非是失禅。我亦非是懈怠缠身。汝等仙人。我今已我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我今已证得彼甘露。知甘露道。汝等仙人。应受我教。听于我法。汝等今若受我教示。我能教诲于汝等辈。汝依我教。莫违我教。行我教法。乃至汝等。未来当得不受后有。

尔时五仙。复白佛言。长老瞿昙。昔如是行。如是求道。行如是苦。不证上法。不共诸圣而同智见。乃至懈怠。以缠自身。

尔时世尊。三过告彼五仙人言。汝等仙人。自知我昔曾为人说妄言以不。五仙人言。不也尊者。

尔时世尊。从口出舌。至二耳孔。至二鼻孔以舌拄塞鼻孔已。还复以舌。自舐于舌。遍覆其面。覆已还缩。依旧还置舌本。居处安置已。告五仙人。言汝等仙人。曾自眼见。或复耳闻。若人妄语。有如是舌神通力不。彼等仙言。不也。尊者。是故汝等。莫唤如来以为懈怠。如来亦非失于禅定。然我不以懈怠缠身。诸仙。当知我今已成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已证甘露。知甘露道。汝等受我教法示诲。听我教法。汝等依我教法而行。若不违背。其善男子及善女人。欲求解脱。舍家出家。乃至未来不受后有。

尔时世尊。以如是教。诲彼五仙。彼仙所有外道之形。外道之意。外道之藏。皆悉灭隐。不现身上所着之服。即成三衣。手执钵器。头发髭须。自然除落。犹如剃来经于七日。威仪即成。形容譬如百夏比丘。威仪行步。坐起举动。如是而住。

尔时世尊。即便告彼五比丘言。汝等比丘。各各随分。观察东方。时五比丘。欲观东方。而见西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随分各各观察西方。彼等比丘。欲观西方。即见东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北方。彼等比丘。欲观北方。即见南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南方。即见北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上方。即见下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下方。彼等比丘。欲观下方。即见上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随分各各。观察余方。彼等比丘。欲观余方。即见正方。世尊复告。汝等比丘。观察正方。彼等比丘。欲观正方。即见余方尔时世尊。善能教诲彼五比丘。令其内心各生欢悦。使其获证。随顺正理。各各欢喜。时五比丘。心开意解。随顺世尊。咨承世尊。听世尊教。随世尊心。不违世尊所说教法。闻说谛受奉侍世尊。无暂时舍。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四

转妙法轮品第三十七之二尔时世尊。作是思惟。往昔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何方所。转于无上微妙法轮。于时世尊。发是心已。其地即时自然涌出。异于余方。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往昔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云何而转无上法轮。为当坐转。为当卧转。于时世尊。发是心已。彼地方所。即现五百师子高座。世尊见此五百座已。即发敬心。以敬过去诸世尊故。三匝围绕三高座已至第四座。即上其上。加趺而坐。譬如师子无所怖畏无所惊动。时憍陈如。五比丘等。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即今悉有如许佛来同说法也。云何乃有若干高座。尔时佛告五比丘言。汝诸比丘。今应当知。此贤劫中。有五百佛。出现于世。三佛已过入般涅盘。我今第四。出现于世。余者当来续复兴显尔时世尊。复如是念过去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为转金轮。为转银轮。转颇梨轮。转琉璃轮。为当转于赤真珠轮。转马瑙轮。转砗磲轮。转虎珀轮。转珊瑚轮。转七宝轮。为转木轮。

尔时世尊。如是念时。于心内发自智见。知过去诸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依四圣谛。次第三转十二种相因缘。而转无上法轮。而世间中。无有沙门及婆罗门。或天或魔。或梵世界。无一众生能作如是自在无畏转法轮者。

尔时世尊。箕宿月初十五日内。十二日昊过半人影。当如是时。名毗阇耶(隋言难胜)。北面而坐。合于鬼宿及房宿时。转于无上清净法轮。一切世间。所有沙门。及婆罗门天魔梵等。无有能转如是法轮。以房宿日转轮。无碍说法。依世故以此日。

尔时世尊。告五比丘。如是言音。所谓如来有此言音。善能教授。善能慰喻。能教不缺。能教恭敬。不曲不谄。不丽不粗。不绮不朴。柔顺调和。善能作业。不缓不急。无有妨碍。真正微妙。善巧分明。流靡甘美。悦可众情。无浊无垢。不可毁坏。无与等者。离染清净。久来常舍。不失不乏。无结无缚。解脱光洁。不贫不吃。亦不软弱。能为一切众生生乐。能与一切众生身体。而作润泽。能发一切诸众生心。能断欲心。断嗔恚心。断愚痴心。能摄诸魔。能破诸罪。悉能降伏一切外道。

世尊音响。善能教他。犹如鼓声。犹如梵声。犹如迦罗嚩伽鸟声。如帝释声。如海波声。如地动声。昆仑震声。孔雀鸟声。拘翅罗声。命命鸟声。如雁王声。犹如鹤声。犹如师子猛兽王声。犹如箜篌琵琶。五弦筝笛等声。闻者能令一切欢喜。教诲分明。意喜乐闻。微妙甚深。无处乏少。能令众生造诸善根。闻者不空。字体分炳。文句显了。义业幽邃。法藏真实。合时合节

。合三摩耶。不过时授。知诸根情。顺于法句。以诸种种布施庄严。持戒清净。忍辱含受。精进勇猛。诸禅寂定。奋迅神通。智慧分别。世间善恶。慈成就乐。悲无劳倦。喜欢舍离。建立三乘。绍三宝种。分别三聚。净三脱门。实语训诲。智人所叹。圣所可意。无量无边。犹如虚空。遍至一切。诸相具足。

世尊如是声音。告诸五比丘言。汝诸比丘出家之人。恒常须舍世间二事。何等为二。一受欲乐。凡有行动。依于聚落。凡夫所叹。此须弃舍。第二舍者。自身所困。受苦之处。非圣所叹。不得自利。不得利他。此法须舍。而说偈言。

自身损处速弃捐　　诸根境界悉须舍
若能舍此二种法　　即得甘露正真道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当知。我如是舍彼二边已。说有中路。我自证知。为开眼故。为作智故。为寂定故。为诸通故。为觉了故。为沙门故。为涅盘故。而得成就。汝等比丘。若欲得知。出有中路。如我所证。为开眼故。为生智故。为寂定故。乃至涅盘八正圣道。所谓正见正分别。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汝等比丘。此是中路。我已证知。为开眼故。为生智故。为寂定故。为发诸通。为觉了故。为沙门故。为涅盘故。当得成就。而说偈言。

如是八种正路因　　除灭死生恐怖尽
既得除灭诸业已　　永更不受一切生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至心谛听。有四圣谛。何等为四。谓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得道圣谛。如此名为四种圣谛。

诸比丘。何等相名为苦圣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忧悲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此诸苦故。名苦圣谛。

诸比丘。何等名为苦集圣谛。所谓此爱数数动心。发思欲事。处处思想。是则名为苦集圣谛。

诸比丘。何等名为苦灭圣谛。所谓彼爱远离弃舍。悉除灭尽。不留余残。心及心想。一切寂定。是则名为苦灭圣谛。

诸比丘。何等名为得道圣谛。逮得于此八正圣路。所谓正见正分别。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此名灭苦得道圣谛。

此苦圣谛。我往昔来。不从他闻。于诸法中。自生眼智。生意生明。生誓愿。生智慧。此苦圣谛。须如是知。乃至未闻。诸法之中。生眼智慧。彼苦圣谛已照知竟(梵本再叠今略取要)如是苦集圣谛。不从他闻。于诸法中。生眼及智。彼苦集法。悉须灭之。如是乃至。苦集圣谛。已灭尽讫。

如是苦灭圣谛。不从他闻。于诸法中。生眼及智。彼苦灭谛。今应须证。如是乃至生智慧已。苦灭圣谛。得证知尽。如是苦集灭已得道圣谛。不从他闻于诸法中。生眼及智。彼苦集灭。知得道证。乃至生智慧。还彼苦灭。得道证竟(已上四章并皆叠道)诸比丘。乃至我此四种圣谛。如是三转十二因缘。如实未证。我未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可得言我觉了也。

诸比丘。我以此四圣谛三种转如实十二相证。然后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可言我觉了也。

诸比丘。我于尔时。生智生见。不散乱心。正得解脱。诸比丘。此我最后生。更不受有也。

佛说如是法相之时。长老憍陈如。即于彼坐。远尘离垢。除诸缠缚。净诸烦恼。于诸法中。得净眼智。所有集法。一切皆灭。知法灭已。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无有垢秽。无有黑缕。随所染处。而受其色。如是如是。彼憍陈如。即于坐处。诸垢皆除。烦恼尽灭。得法眼净。如实而知。是时彼会六万天子。远尘离垢。亦于诸法。得净眼智。

尔时世尊。作师子吼。说是偈言。

不可言说法甚深　　真如寂静无名字
最胜憍陈如先证　　我所求道得不空

而有偈说。

如是甚深法说时　　最胜世尊慈悲行
憍陈如得净法眼　　复有诸天亿万千

尔时所有地居诸天。闻世尊说如是法相。一时大唱。作如是言。仁者各知。今日婆伽婆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波罗奈鹿野苑中。往昔诸仙所居住处。转于无上微妙法轮。若有沙门。若婆罗门。若梵若魔。实不能转如是法轮。而说偈言。

善哉世尊真如见　　为众转甘露法轮
持戒禅定辐辋釭　　惭愧精进轴铜毂
甚深无异正真说　　建立是轮三界尊
今在波罗奈城边　　鹿野苑中如是转

尔时彼处地居诸天。唱是声已。其声上彻四天王天。四王闻已。复传唱声。其声中作如是言说。今日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波罗奈鹿野苑中。转于无上微妙法轮。一切世

间。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若梵若魔。实无有人能然转者。

四天王天。作是声时。忉利天闻。忉利天王。如是作声。夜摩天闻。夜摩作声。兜率天闻。兜率作声。化乐天闻。化乐作声。他化天闻。他化作声。梵天王闻。时梵天王。即作是言。今日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波罗奈鹿野苑中。转于无上微妙法轮。一切世间。若有沙门。及婆罗门。一切魔梵。实不能转。如是次第。经一念顷时上诸天。各各相告。其声遍满如是乃至大梵天所。

尔时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既闻声已。复发如是梵音唱言。今日世尊佛婆伽婆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在波罗奈鹿野苑中。转于无上微妙法轮。一切世间。若有沙门。若婆罗门。天人魔梵。实无有人能作如是如法转者。如是次第。至有顶天。

尔时世尊。当转法轮。是时天人魔梵沙门。及婆罗门。一切世间。大光普照。其铁围山。大铁围山。其两山间。幽冥黑暗。所有众生。受极重苦。而此日月。如是光明。如是大德。如是神通。如是威力。如是自在。而于彼处。不能照耀。不能令光。佛威神故。彼处普照。其中众生。得光明故。各各相见。各各相知。各相谓言。此处亦复有众生也(已上两句梵本再称)尔时世界土地。所有一切树木。百卉药草。悉皆顺时。随其种类。大小各各。自生茎叶花果。生已花自然来雨于佛上。为供养故。其虚空中。清净无有尘雾烟霞。暂起轻云。降微细雨。以洒于地。雨水清凉。具八功德。雨已还晴。复起微风。凉冷调适。四方皆净。显现分明。无有尘翳。上界虚空。诸天聚集。作天音乐。唱天妙歌。雨天种种曼陀罗花。并及摩诃曼陀罗花。又雨诸天细妙之衣。雨天金银琉璃。所作七宝莲花。复雨无量优钵罗花。波头摩花。拘物头花。分陀利花。下如来上。复雨无量种种杂香末香涂香。散如来上。散已复散。如来坐处。四面周匝。方一由旬。其种种花。悉皆遍满。间无空缺。复此大地。六种震动。动遍动等遍动。震遍震等遍震。涌遍涌等遍涌。吼遍吼等遍吼。觉遍觉等遍觉。一切众生。一向悉皆受大快乐。于彼时中。无一众生有欲恼者。嗔恚恼者。愚痴恼者。我慢恼者。贡高恼者。不惊不怖。无一众生造作诸罪。若患众生。即得除差。饥渴众生。即得饱满。酒醉众生。即得醒悟。颠狂众生。皆得本心。盲者得视。聋者得听。若有六根不完具者。悉得具足。贫冻倮露诸众生等。皆得富饶。羸瘦众生。皆得肥满。系闭众生。皆得解脱。枷锁杻械诸众生等。自然得出。地狱众生。即得灭恼。六畜众生。无有惊怖。饿鬼众生。饥渴得定。如是因缘。其憍陈如。得名证智。

尔时长老憍陈如。身如实得见一切诸法。如实得知一切诸法。如实得证一切诸法。如实得度烦恼险路。度烦恼碛。度无疑处。心中决定无有滞碍。已得无畏。不从他学。时憍陈如。知彼法行。从坐而起。顶礼佛足。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入佛法。世尊度我。以为沙门。与具足戒。愿作比丘。

尔时佛告憍陈如言。善来比丘。入我法中。行于梵行。尽苦边故。是时长老憍陈如。身即便出家。成具足戒。余四比丘。各说法要。随机教授。而彼众中。有三比丘。乞食他行。唯二比丘。禀受教诲。其后三人。既将食来。合有六人。相共坐食。彼等已得如来说法教化承受。当是之时。次一长老。跋提梨迦(隋言小贤)。其次长老名婆沙波(隋言起气)。是等二人。即于坐中。远尘离垢。尽诸结惑。净烦恼界。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所有结惑。一切皆尽。识无常法。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无有黑缕。无有脂腻。随所欲染。正受其色。如是如是。而彼长老跋提梨迦。并及长老婆沙波等。在于彼坐。远尘离垢。得净法眼。略说乃至。即成出家。得具足戒。

如是次第。彼后来人所乞食者。如法教化。如法摄受。世尊如法示现之时。彼之长老摩诃那摩(隋言大名)。并及长老阿奢踰时(隋言调马)。即于彼坐。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净法眼。如是如是长老大名长老调马。即于彼坐。尽烦恼垢。如实证知。彼等自见得诸法相。度法相已。无复疑心。到无畏地。不从他闻。于佛法中。得知证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在于佛前。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听我出家。与我具戒。

尔时佛告二比丘言。汝等比丘。善来入我自说法中。行于梵行。正尽苦边。时二长老。即成出家。得具足戒。而有偈说。

小贤起气憍陈如　　摩诃那摩及调马
彼等初证知见此　　如来甘露鼓法门

尔时世尊。即告彼等五比丘言。汝诸比丘。我日夜恒行正念故。正行行已。得于无上正真解脱。具足证知。汝等比丘。应当学我作如是念。行于正行。汝等亦当得此无上正真解脱。当证知耳。

尔时魔王波旬。往诣佛世尊所。到佛所已。即以偈颂。而白佛言。

瞿昙以欲爱自缠　　一切天欲及人欲
今既入此大缠缚　　我决不放汝沙门

尔时世尊。思惟知是魔波旬说。世尊如是思惟知已。即还以偈答波旬言。

我以久脱诸爱缠　　天欲人欲悉并离
大缚我既得出讫　　况复汝先被我降

尔时魔王波旬闻佛说此偈已默然而住。如是思惟。沙门瞿昙。知我意行。沙门释子。见我心情。即怀怅怏。苦恼不乐。于彼地方。没身不现。

尔时世尊。复更重告五比丘言。汝等比丘。若知诸色是无我者。是色则不作恼坏相。当不受苦。应如是见。应如是知。如是有色。以色无我。是故一切色。能生恼。色能生苦。虽生苦恼。

亦不可得色之定性。色既不定。亦不可愿色如是有。亦不可道愿如是无。其色既然。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汝等比丘。当知于识亦无有我。识若有我。此识应当不作于恼。不作于苦。以识体无不可得故。云何乃得作如是有。亦不可道愿如是无。以识无我。是故识能作恼作苦。以识本无。即不可愿识如是有如是不有。

复告比丘。于汝意云何。识为当常为当无常。时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此识无常。佛复问言。识既无常为苦为乐。诸比丘言。世尊。此识是苦。佛复告言。识既是苦无常破坏。非是正法。非是常住。若能如是见于识者。乃可能作如是思惟。彼是于我。或我是彼。或我见我是于我耶。诸比丘言。不也世尊。

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所有诸色。或过去色。现在未来。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上若下。若近若远。一切不可作如是念。彼是于我。我是于彼。如是如是。如实正智。应须如是。所有一切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上下。远近诸识。不作是念。我是于彼。彼是于我。或我是我。如是如是。如实正见。当如是知。

佛告诸比丘。汝等当知。若有多闻声闻之人。能作如是思惟见者。当厌离色受想行识。既厌离已。一切不乐。既心不乐。而得解脱。既得解脱。当生是智。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我如是知。

尔时世尊。说是法已。时五比丘。于有为中。诸漏灭尽。心得解脱。当于是时。此世间有六阿罗汉。一是世尊。五是比丘。而于后时。如来授记。汝等比丘。若知我初转于法轮说法之时。不违我教。最第一者。谓五仙首其憍陈如比丘是也。

时诸比丘。闻是语已。即白佛言。希有世尊。其憍陈如长老比丘。作何善根。以是因缘。如来初转无上法轮。其能不违。作是语已。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还在此处波罗捺城。有一瓦师。是时彼有一辟支佛。身体带患。欲治病故。入于聚落。夏将欲至。其辟支佛。为治病故。诣瓦师边。既到彼已。语瓦师言。仁者瓦师。汝若不辞。我寄汝家一夏安坐。乃至治病。将息差故。时彼瓦师。以清净心。白辟支佛。作如是言。善哉大仙。此语不违。随意而住。我当称力。给奉大仙。四事供养。时彼瓦师。为辟支佛。去家不远。作一房屋。与彼令坐。安施卧具。蝇拂灯脂。时辟支佛。即于彼夜。入火三昧。时彼瓦师。见大火光。作是思惟。何故此灯如是炽明。而久不灭。莫彼草屋被火所烧。

尔时瓦师。安徐轻足。至草庵所。密私伺看。见辟支佛。结加而坐。如大火聚。炽然放光。其身俨然不被烧爇。瓦师见已。速疾却看。急走而还。后日信心倍生希有。而彼尊者辟支佛。住彼瓦师家。如是寂静。经停一夏。安居将养。而彼瓦师所须四事。悉皆供奉。而供养之。复将医师。遣为治病。须药疗者。悉皆与之。而不能得彼辟支佛身病损差。彼辟支佛。既因身病。遂便命终。

尔时瓦师。见彼尊者辟支佛身入般涅盘。见已怅怏。忧愁不乐。啼哭流泪。呜呼称冤。是时无量无边人民。闻彼瓦师哭泣声已。诣彼借问言。汝瓦师。何故如是呜呼而哭。时彼瓦师。向彼人辈。说辟支佛神通因缘。此之仙人。如是精进。如是持戒。常行妙法。我将医师。来为疗治。不能得差。

尔时别有诸辟支佛。唯少一人。不满五百。将栴檀木。以神通飞。从空而来。阇维于彼辟支佛身讫。而慰劳彼瓦师言。仁者瓦师。汝心应生欢喜踊跃遍满于体。何以故。汝既供养此仙人身。汝此功德。汝当来世大得善利。汝见我等神通已不。瓦师言见。

尔时彼等诸辟支佛。复语瓦师。作如是言。如今我等所作神通。此之仙人神通亦然。于我等边。此最老大。时彼瓦师。即问彼等辟支佛言。尊者今居在何处所。诸辟支佛。报瓦师言。去于此处。有一聚落。名王舍城。去城不远。有一山名诸仙居山。我等居在彼处而住。

尔时瓦师。即白彼等辟支佛言。善来诸仙。受我家食讫随意去。

尔时彼等诸辟支佛。一切皆受彼之饭食。食讫已后语瓦师言。于当来世。有佛出现。汝于彼边。发心乞愿。藉此功德清净之心。闻已即白彼诸仙圣辟支佛言。尊诸仙辈。前我门师。最老最大。愿我亦然。于未来世。当得值遇释迦如来。教法之中。得出家者。愿我老大成最上座。彼等仙言。愿汝此誓决成就也。

尔时彼等诸辟支佛。与于瓦师此誓愿已。即从彼处。飞空而去。瓦师既见辟支佛等。飞腾虚空。神通而行。以清净心。观彼等行。合十指掌。顶礼彼等。尔时瓦师。见彼尊者辟支佛身入般涅盘。收其舍利。而起于塔。庄严彼塔。着好相轮。轮内悬铃。缯彩幡幢。将诸香花。烧香末香涂香。而以供养。发誓愿言。藉此善根。于当来世。愿值于彼释迦如来。彼所说法。愿我证知。我于彼边愿成最大最老声闻。汝等比丘当知。尔时彼瓦师者。今此长老大憍陈如比丘是也。其憍陈如。往昔供养彼辟支佛。以是善根因缘力故。今于我边。最初说法。而得证知。我复授记。于诸僧内。最初知法。不违我心。于先出家。谓憍陈如比丘是也。

耶输陀因缘品第三十八之一

尔时波罗奈国。去城不远。于中有一尼拘陀树。彼树扶疏蓊蔚滋茂。其城内外。一切人民。或诸王子。宰相百官。皆悉以时祭祀承事供养彼树。其树所有人来乞愿。愿我此愿。皆得称可。我有所作。皆当得成。若我成就如是事时。我当祭祀奉报恩福。而彼等人。或复先世业种清净。或福力强。成就彼因。或逐现报。而随心念。谓言此树能与我愿。而彼人来。作大供养。而报赛之。复有别人。来乞于愿。随愿亦成。若复有人。来彼树间。乞求男女。其人先业福德因缘。而得男女。而彼等人。各心念言。彼等树能与我男女。彼等人来。各大祭祀。作大供养。报偿彼树。而彼林树。一切人民。为其作名。号曰乞求所愿。皆得如是神树。

尔时彼城有一最大巨富长者。名曰善觉。而彼长者。多有资财。势力自在。无量畜牧。所谓象马牛羊骆驼。及驴骡等。无所乏少。丰饶五谷。多有奴婢。音声伎妾。估客作人。真珠虎珀。琉璃颇梨。砗磲码瑙。白玉珂贝。金银铜钱。众事具足。无所骞阙。其长者宅。犹如北方毗沙门天大王宫殿。一种无异。时彼长者。无有男女。所有亲眷来往之者。作如是言。谓仁长者。若仁自知。仁家巨富。多有势力。略说乃至。众事备悉。但仁家中。无有子息。而此城外。有一神树。名曰乞求所愿。皆得彼树。若有男子女人。来从乞求男女皆得。长者何故不往诣于彼树边乞求索男女。若能乞者。必应得生男女不疑。勿令仁家种族断绝。

时彼长者。报其一切诸亲族言。何有是事。而彼树木。无识无情。若能与人男女愿者。无有是处。凡男女者。皆由父母先业因缘。或复福力。而得男女。而彼人言。我等自身各亲祈请。并彼树边。得于男女。以得愿故。至彼树所。作大供养。报偿彼树。时彼长者诸亲眷属。再过三过。殷勤劝请彼长者言。汝大长者。不可不信。彼树实能如是与愿。彼已得男。彼已得女。长者但去彼树能与人之心愿。索男得男。索女得女。决定无疑。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五

耶输陀因缘品第三十八之二尔时善觉大富长者。以诸亲族数数殷勤共相晓喻。乃至第三。苦切劝谏。而彼长者。意中不已。即将家僮。赍持大斧。簸箕锹锄。及诸锹钁。种种刀锯。诣彼树所。既到彼已。立于树前。而作是言。汝树当知。我从他闻。汝是神树。名所求愿一切皆得。若有人来求乞男女。悉皆果遂。而我无有一个儿息。心内愿乐。而不称可。今从汝乞。若令我得生于好男。我当来作如是供养。作是报答。必汝不能与我子者。我当将此大斧锹钁。斫掘汝树。根本枝条。一切悉却。终不放汝。乃至令如马蔺根须。而留残着。若掘到地。取汝根茎。段段斫断。取汝枝柯。片片剉切。斫截割已。札札晒干讫已。持火烧汝作灰。如灰尘已。或将汝灰。临急疾河。向水而掷。或将汝灰。对猛大风。吹令四散。

尔时彼树。有神依之。神闻此语生大恐怖。忧恼不欢。又作是念。我实不与他作男女。但人来者。自有业因。自有福力。而得男女。而彼等人。谓言此树能与男女。既得愿已。然后来报此树之恩。而彼树神。悲泣流泪。作如是言。此我生来所居之树。以彼长者不得子故。其必当坏毁我此树。而彼树神。于帝释天。恒常承事。

尔时彼神。速疾往诣天主帝释忉利天宫。到已长跪白帝释天。作如是言。依前长者求乞儿子得不。祸福善恶之语。大善天王。唯愿大天巧慧方便。早作如是精勤速疾。与彼长者端正之男。勿令于我此树磨灭。

尔时天主帝释大王。告树神曰。汝之树神。勿作是语。所以者何。今我亦复不能为于世间之人定与男女。但诸人辈。自有福因而得男女。其理虽然。汝之树神。少忍耐看。莫生忧恼。我当观察彼之长者有因缘不。时忉利天。有一天子。五衰相现。不久定当堕落世间。五衰相何。一者彼天头上妙花。忽然萎黄。二者彼天。自身腋下。汗汁流出。三者彼天。所着衣裳。垢腻不净。四者彼天。身体威光。自然变改。五者彼天。常所居停。微妙宝床。忽然不乐。东西移徙。

尔时天主释提桓因。语彼天子。作如是言。善汝天子。若知时者。汝有善缘。植众善本。常不放逸。谨慎畏罪。无诸过患。不造诸非。又复未曾作重恶业。直以嫉妒。汝今应当退失此处。必生人间于一善处。

尔时天子。白帝释言。愿闻其处。帝释报言。今此下方阎浮提地。有一大城。名波罗奈。而彼城有一大长者。名曰善觉。彼长者家。大富饶财。多有势力。乃至一切无所乏少。而彼无子。汝今发心。往波罗奈。为彼作儿。

时是天子。于过去世。得天子身。种诸善根。而作生死。解脱因缘。面向涅盘。背于烦恼。不取诸有。不爱一切有为中生。而彼一生。欲取漏尽。欲证圣道。而彼天子。咨帝释言。大善天王。我今不欲处在居家以受世乐。

又复护明菩萨大士。不久从彼兜率天下。降神生于迦毗罗城释种姓内。净饭王宫。大夫人边。右胁入胎。月满而生。生已弃舍王位出家。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已当转无上法轮。我意欲于彼菩萨边修行梵行。而彼长者。居家大有资财珍宝。多诸势力。乃至一切种种丰饶。而其彼家放逸之处。我意不愿向彼而生。

尔时天主帝释大王。语彼天子作如是言。汝但乞愿求生彼家。护明菩萨。不久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已当转无上法轮。我于彼时。自当成就汝出家缘。亦助佐汝出家之事。时彼天子。报帝释言。善哉天王。若于彼时。王能如是佐助于我发心因缘。令得成就。当生彼家。

尔时天主帝释大王。报彼尼拘陀树神言。汝善树神。若知时者。汝当速报彼长者知。而语之言。善哉长者。汝所乞愿。不久当生端正之子。生已不久舍家出家。当作沙门。

尔时树神。从帝释边。闻此语已。心大欢喜。踊跃充遍。不能自胜。速往诣彼大长者家。到已在空。隐身不现。语长者言。大善长者。汝必当生智慧端正福德之子。但其生已。不久定应舍家出家而作沙门。

尔时长者。报树神言。善哉天神。但愿我生。我当方便不令舍家而作沙门。时彼天子。从忉利天。堕落下来。与大长者妇腹受胎。既受胎已。彼妇即觉语长者言。大善长者。应须欢喜。我已受胎。

尔时长者。闻是语已。即为其妇。立于最上将息之法。最上敷设。最上庄严。最上供承。最上饮食。最上服饰。而供给之。令其玩弄。

尔时长者。于波罗奈四城门外。衢道陌头多人处所。立无遮会。有来索者。求食与食。须饮与饮。欲鬘与鬘。索香与香。或须涂香。即与涂香。须床敷者。即与床敷。须资生者。悉具与之。时其家内所有财物。皆收内库。一切酒坊。一切屠舍。并皆除断。

时长者妇。或满九月。或满十月。其胎成熟。产一男儿。极大端正。可喜少双。身体色黄。犹如金柱。头顶团圆。犹如伞盖。鼻如鹦鹉。长臂下垂。支节端直。诸根悉具。肌肉柔和。犹生酥抟。彼子生已。其上自然化出微妙七宝之盖。而诸世人所见之者。皆大唱言。希有昔来未曾睹见。

尔时长者。为彼童子。立四乳母。一者抱持。二者洗浴。三者与乳。四者共戏。童子生后。长者恒于四城门外及交道头。立无遮会。如前所设。又复集聚内外眷属。而语之言。我今已生如是儿子。汝等立名。其眷属等。相共平量。此子初生。上有宝盖。自然出现。以是因缘。名闻流布。遍于一切。是故此子。应名上伞。于是后人相共称唤。为耶输陀(耶输陀者隋言上伞)。其耶输陀。于父母边。唯止一子。父母爱念。不曾离心。眼欲恒看。目前养育。令其增长易观易畜。而有偈说。

福德之人疾增长　　犹如良地莳果栽
薄运少佑无相人　　似于道头种诸树

而彼童子。渐渐长成。既能行走。后依家法。教诸技能。使学作业。所谓书算。及造印记。出财与他。从外受入。货易兴贩。染诸色缯。衣服裁缝。别诸香类。识达五谷。了别七珍及诸宝物。诸如是等。一切皆练。无不洞晓。工巧辩捷。利智聪明。悉皆成就。无人与等。及至年大。欲遣别停。

尔时其父。为彼童子。造立三堂。一拟冬坐。二拟春秋两时而坐。三拟夏坐。拟冬坐堂。一向温暖。拟夏坐者。一向风凉。拟于春秋二时坐者。不热不寒。调和处中。其三堂内。所有器服。皆是众宝之所杂成。所有饮食。最美最甘。心所乐见。其诸衣服。种种庄严。复以众杂末香涂香。种种安置。立诸婇女。端正可喜。使相娱乐。于其宫内。堂殿前立种种阶道。一一阶道。有五百人。擎五百宝案。日初出时。则便安施。日没已后。还擎收却。

其堂周匝。有五百人。防护守视。身体皆着牢固铠甲。手执刀棒。或持铁轮三叉戟等。以用拟备。其三等堂。各各如是。畏耶输陀童子忽然舍弃出家。其堂内外。门户关钥。皆悉牢固。其彼诸门开闭之声。闻半由旬。

时耶输陀。在彼堂殿。具足而受五欲快乐。逍遥嬉戏。于时世尊。在波罗奈。初转无上法轮之后。帝释天王。从天上下。至耶输陀宫殿之中。到已发觉耶输陀言。仁耶输陀。仁今时至。必应不久舍家出家。时耶输陀。闻帝释天如是言已。嘿然而受。既默受已。天晓之时。索驷马车。欲往园中观看善地。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安庠而入波罗奈城欲乞于食。即以长老阿奢踰时。用为侍者。其耶输陀。遥见如来向前而来。威仪端正。行步沉审。身体具足。诸相庄严。犹如虚空。满于星宿。见已心生欢喜清净。以内欢喜清净之心。从车而下顶礼佛足。围绕三匝。绕已还上车中而行。其耶输陀。见于如来回还未久。时佛知彼清净之心。即便微笑。放于光明。尔时长老阿奢踰时。整衣而立。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十指掌。向于如来。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何因缘故。微笑放光。

尔时佛告阿奢踰时。作如是言。汝比丘。见此耶输陀童子以不。其至我边。顶礼于我。三匝绕我。还退上车。阿奢踰时即白佛言。唯然世尊。我向已见。佛复告言。汝今谛听。此耶输陀大善男子。今夜决定舍家出家。至于我边。乞作沙门。作沙门已。不久而得阿罗汉果。

时耶输陀。至园苑内。观于善地。次第经行。时天帝释。以神通力。即化作一死妇女尸。其身膖胀。将欲烂坏。蝇蛆杂虫。处处啖食。时耶输陀。见彼死尸如是臭烂。见已心生污癞之想。而自念言。是臭烂身。有何可乐。生于着心。而自放逸。复于此中。生于乐想。今已脓烂。即口唱言。我今不乐臭秽乐也。欲还至家。而彼童子。从苑内出。还入己堂。而彼在初夜欲眠睡。时天帝释。以神通力。令诸婇女悉皆着睡。而其家内。处处然灯。犹如臂大。堂堂尽照。令明不断。

尔时世尊。当于彼夜。作如是念。今夜之中。其耶输陀大善男子。决定勇猛。舍家出家。求作沙门。如是念已。至于一河。名波罗那(隋言断除)。渡至彼岸。自取草铺。既铺草已。结加趺坐。欲一夜眠。心为慈愍其耶输陀善男子故。

时耶输陀。正着睡眠。自然忽觉。而见堂内。处处安置臂许灯明。见诸婇女悉着睡眠。或有婇女。颈悬小鼓。或有婇女。挟于瑟琶。或有婇女。挟于五弦。或有婇女抱持箜篌。或有婇女。以臂抱鼓。或有婇女。手执箫笛诸音声等。或有婇女。露于半身。喘息而眠。或有婇女。头髻解散。倾侧而眠。或有婇女。流于涕唾不净而眠。或有婇女。口齿相咬。作声而眠。或有婇女覆面而眠。或有婇女。仰面而眠。其耶输陀。见于堂内诸婇女眠如是满地。犹若死尸。一种无异。见已即生厌离之想。生大患想。心中乐欲。求涅盘想。心欲建立。向涅盘想。而作是念。谓此大是恐怖之处。咄此大是扰乱不安怨嫌之处。时耶输陀。如是见已。从其卧床。忽然而起。脚着革屣。众宝所成。论其价直。足二百千。着已意念。从堂欲下。至堂基边。而无阶道。时天帝释。即将阶道。立着其前。身放光明。而此光明。普照其家。

时耶输陀。见此明已。从堂而出。渐至父宫诸婇女边。到已见父所卧堂内。用好香油。以为灯明。其灶如臂。回地及柱。处处皆安。见诸婇女。皆着睡眠。悬抱乐器乃至如上。犹如死人在尸陀林。见已生于厌离之想。乃至生于极大恐怖。

时耶输陀。从父堂出。渐至外门。见外门关。钥锁甚牢。而开门时。其声远彻闻半由旬。时天帝释。速疾开门。隐没彼门。不令作声。畏耶输陀。出家之时有诸障碍。

时耶输陀。从家出已。至大城门。其门名跋陀罗婆提(隋言贤主)。既到于彼贤主城门。其门关闭门关甚牢。声音远闻。亦半由旬。时天帝释。一念之顷。开于彼门。又隐彼声。不令他闻。心如是念。勿令有人障耶输陀出家因缘。

时耶输陀。从城门出。渐渐至于波罗那河。尔时彼河水忽暴涨。弥岸平满。一切诸鸟。平头而饮。时天帝释。即便隐灭彼之光明。时耶输陀。至河此岸。即便停住。而口中唱。谓此大患。咄大恐怖。

尔时世尊。在河彼岸。露地经行。尔时世尊。为怜愍彼耶输陀故。身放光明。以金色臂。展手而向耶输陀边。作如是言。善来善来。汝耶输陀。此处无患。此处无畏。此处安乐。此处自在。而有偈说。

如来既见彼心已　　而口呼唱如是言
汝来汝来耶输陀　　取此无畏涅盘路
世尊无所而不见　　世尊无所而不知
是故能知于彼心　　故言世尊诸明具

时耶输陀。闻于世尊如是语已。即免一切心诸忧苦。即得心定。譬如有人后春行路。被诸热恼。疲极饥渴。忽值一池。其水凉冷。入于其内。澡洗饮水。除灭一切热恼诸苦。如是如是。其耶输陀大善男子。闻佛如是安慰言已。即灭一切诸心忧恼。心得寂定。

时耶输陀大善男事。心生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脱彼众宝所成革屣直二百千。弃已步入波罗那河。譬如有人舍于涕唾。无复心念即背而行。如是如是。其耶输陀。弃舍革屣。亦复如是。步入河渡。尔时彼河水故为浅。

时耶输陀。善渡河已。至于彼岸。到世尊所。而耶输陀。遥见世尊。威仪整顿。容止可观。诸根寂静。心意正定。乃至身以三十二相之所庄严。犹如虚空遍满星宿。见已复生清净欢喜。生欢喜已。渐到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见耶输陀却一面已。即便为其次第说法。所谓说于布施之行。持戒之行复说生天因缘之行。五欲罪患。诸漏未尽。尚有烦恼。赞叹出家清净之法。而世尊知耶输陀心已生欢喜。已生希有心得柔软。心得无碍堪可受法。

尔时世尊。以佛所有令他喜言。令得道言。而向说法。所谓苦集灭道四谛。向耶输陀。如是说时。时耶输陀。即于彼坐。远离尘垢。尽烦恼界。离烦恼已。于诸法中。生净法眼。所有结惑。皆灭除尽。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无诸黑缕。人色即受。如是如是。其耶输陀善男子心。即于彼坐。远离尘垢。尽诸烦恼。乃至如实悉皆证知。

时耶输陀善男子妇。睡眠既觉。于其床上。忽然不见夫耶输陀。彼心忆念耶输陀故。兼复渴仰。思迟恋慕。即便往诣输陀母边。到已白言。圣母。今知圣母爱子耶输陀不。新妇昨夜。眠觉求觅。忽尔不见。不知何去。

尔时圣母。闻是语已。怜忆爱念耶输陀故。啼泪懊恼。急疾往诣耶输陀父大长者边。到已即白大长者言。长者。今知仁所爱子耶输陀不。一一皆如新妇所说。

尔时长者。闻其宫中失耶输陀。以忆念子耶输陀故。遣使速往智慧人边。或算师边。博戏人边。或淫女家。而告之言。汝等人辈。宜速急疾往如是处求觅我子耶输陀来。

尔时使者。向波罗奈城四衢道。振铃而唱。如是告言。若当有人能向我。道见耶输陀。知耶输陀所在之处。所行之处。令我得见。令我得闻。我乞彼人百千价物。即于后夜。教开城门。遣使疾驰。而遍告言。汝等城外速疾往求我耶输陀。

尔时长者耶输陀父。当于彼夜天欲晓时。愁忧怅怏。啼哭泣泪。速疾往向跋陀罗提城门之边。到已即出。渐渐行见其耶输陀革屣踪迹。见已寻逐革屣迹行。尽其迹已。于河岸上。见二百千价直革屣。少得本心。即作是念。我所爱子耶输陀者。今应不死。出大喘息。心口念言。若其身死。此之革屣。久应无有。

时彼长者。见革屣已。不触不缘。弃舍而去。譬如有人。见他涕唾。不观不念。弃舍而过。如是如是。其耶输陀善男子父。见彼七宝所成一双革屣。弃舍而过。即便渡彼波罗那河。寻求其子。尔时世尊。河边遥见其耶输陀善男子父向佛而来。世尊见已。作如是念。此耶输陀善男子父。既来求子。以爱念故。或能仓卒不避好恶。抱耶输陀善男子身。我可出变化神通。若作神通变化之事。而耶输陀善男子父。在于此处。唯得以眼见耶输陀善男子面。即便停住。勿令相触。

时耶输陀善男子父。遥见世尊。威仪齐整。端正可喜。乃至譬如虚空中星庄严日月。心生欢喜。以欢喜心。往诣佛所。到佛所已。即白佛言。善哉善哉。大德沙门。颇见我子耶输陀者来此以不。

尔时佛告彼长者言。大富长者。汝若知时。且少安坐。不久当得见耶输陀。时彼长者。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应不妄语。所言应实。闻此语已。心生欢喜。踊跃允遍。不能自胜。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

尔时世尊。即为长者。次第方便。如应说法所谓行檀。及结使法悉皆灭已。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易受染色。如是如是。时彼长者即于彼坐。远离尘垢。如实证知。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渡烦恼海。越诸鄣碍。无复疑心。到无畏处。不从他闻。于世尊边。得闻法教。受佛归依。受法归依。受僧归依。并受五戒。

尔时人间彼大长者。最在初首。为优婆塞。人身之中。以三白成三归依者。谓耶输陀善男子父。其耶输陀善男子父于说法时。如是证见。如是观行。得于道迹。见漏皆尽。一切法中。心得解脱。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其耶输陀善男子父。闻法见知。如实漏尽。心得解脱。不应在家受诸五欲。如昔在家。我今还可摄于神通。尔时世尊。即摄神通。摄神通已。耶输陀父即于彼坐。得见其子。见已而告耶输陀言。子耶输陀。汝母忆汝受大苦恼。为汝故哭。为汝故悲。莫复为汝而取命终。汝可至彼与于彼命。作是语已。其耶输陀善男子。即观如来面。

尔时世尊。即便告彼耶输陀父。作如是言。汝大长者。于意云何。若有学人。已学诸智。已学见法。彼闻法时。证知漏尽。心得解脱。彼若回心入于本家。能更复受五欲以不。长者报言。不也世尊。

尔时世尊告长者言。其耶输陀善男子。今已学智见。证于诸法。如汝无异。今耶输陀。闻说法时。证得道迹。诸漏已尽。心净解脱。佛告长者。此耶输陀善男子。今不应还归住于家内受五欲事如昔在家。尔时长者即白佛言。善哉世尊。耶输陀今生于人间。善得大利。善生世间。诸漏灭尽。心得解脱。

尔时世尊见耶输陀善男子身。以诸璎珞而庄严体。即说偈言。

以诸璎珞庄严身　　寂定其心证于法
调伏诸根悉清净　　于诸众生起大悲
若能如是谛实行　　是则名为真梵行
亦名沙门释种子　　是亦名为比丘僧

时耶输陀善男子父。即白佛言。善哉世尊。愿受我请。布施饮食。及耶输陀善男子等。尔时世尊于长者边。嘿然受请。为欲怜愍于长者故。

尔时长者既见世尊嘿然受请。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围绕三匝。辞佛而去。是时长者去未久间。其耶输陀大善男子。从坐而起。顶礼佛足。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世尊。与我出家。受具足戒。

尔时佛告耶输陀言。善来比丘。汝今于我所说法中。行于梵行。正尽诸漏。佛说是已。时其长老耶输陀身。即成出家。得具足戒。为大沙门。当于是时。此世间中。七阿罗汉。一是世尊。及五比丘。耶输陀等。

尔时世尊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命耶输陀。用为侍者。向其父家。到彼家已。铺座而坐是时长老耶输陀母。并及长老耶输陀妇。来向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退一面已。世尊次第而为说法。所谓如是说布施行。乃至清净。如来悉知彼等一切心生欢喜清净柔软心无障碍。

尔时世尊。所有诸佛。令欢喜法。所谓苦谛。及苦集谛。苦灭得道。世尊为彼说是法时。彼等

于坐。远离诸尘。得清净智。烦恼界尽。于诸法中。得净法眼。所有垢法。诸可灭法。一切知已。皆悉灭尽。如实证知。譬如净衣无有垢腻。随所染入。而受其色。如是如是。彼等眷属。坐于彼座。远离尘垢。所有垢法。皆悉灭已。如实证知。彼等妇人。既见诸法。得证深入。到诸法边。渡烦恼圹。得无疑畏。不从他人说法听证。世尊教中。得知见已。归依佛法。及归依僧。即受五戒。

尔时世间。当于是日。最初人中。三归受戒。先得成为优婆夷者。所谓长老耶输陀母。并及长老耶输陀妇。所有一切诸眷属等。

尔时善觉大富长者。既闻世尊为其眷属如应说法。闻已欢喜。即起办食。长者及妻。并其新妇。自手将好种种美食。奉供养佛及耶输陀。所谓舐[口*束]咋啖[口*专]唼。其所施食。悉皆充足。恣意饱食。

尔时长老耶输陀父善觉长者妇及新妇。见佛食讫收衣摄钵。洗于手足。如是清净安坐竟已。人别各自将一小铺次第相随来向佛前依大小坐。尔时世尊既见善觉长者眷属如法而来坐于前已。如来慈愍。为欲度脱使离苦恼。是故为其如应说法。彼闻法已。心生欢喜。信心炽盛。威德增上。尔时彼等既听法已。乃至一切心生欢喜。如是知已。尔时世尊即从坐起。其耶输陀即随佛行。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六

耶输陀宿缘品第三十九尔时天竺波罗奈城。有四居士大富长者。最为殊胜。善男子辈。何等为四。所谓第一名毗摩罗(隋言无垢)。其第二者名修婆睺(隋言善臂)。第三名为富兰那迦(隋言满足)。第四名为伽婆跋帝(隋言牛主)。彼等从他闻耶输陀大善男子往沙门边修行梵行。闻已即作如是思惟。希有斯事彼大沙门法行之中梵行。应当牢固不动。应当胜他。其法会集。应必第一。所以者何。而耶输陀大善男子。至沙门边。受行梵行。即得出家。我等今者亦应至彼大沙门边求修梵行。彼等如是共平量已。相将往诣耶输陀边。到已即共其耶输陀。对面美辞。善巧谈说。各话心内。意喜语言。敬心问讯。相慰喻已。各坐一面。坐一面已。彼四长者。即便共白耶输陀言。尊者耶输陀。此之梵行必应牢固。决定胜他如此法集。可敬可爱。如尊今于大沙门边受行梵行。我等今者。亦欲求于大沙门边修行梵行。

尔时长老耶输陀许。即便共彼波罗奈城四大长者。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礼佛足已。却坐一面。时耶输陀即白佛言。大觉世尊。此四长者。在本居家。各为朋友。最为殊胜。善男子辈。所谓无垢善臂满足。并牛主等。今日故来。归依世尊。善哉世尊。唯愿为此四大长者。如应说法教诲示导。尔时世尊发大慈悲。起怜愍故。即为彼等四大长者。次第方便说微妙法。所谓布施持戒忍辱。乃至为说种种法要。彼等长者。闻世尊说如是法相。即于坐中。远离尘垢。乃至所有一切集法。皆悉得知。及灭相法。亦如实知。譬如净衣无有垢腻。入于汁中。正受其色。如是如是。彼四长者即于坐处。乃至得知一切结惑集灭相法。如实证知。彼四长者。悉各如是见诸法相。得诸法相。证于法相。入于法相。度烦恼碛。心无障碍。越诸疑网。除灭结使。得无畏处。不随他知。依佛法行。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在于佛前。胡跪合掌。而白佛言。大觉世尊。我等今从佛世尊边。乞求出家。依佛教法。受具足戒。尔时世尊。即告彼等四长者言。汝辈比丘。清净善来。入我法中。行于梵行。灭诸苦故。是时世尊作此语已。彼波罗奈四大长者。头发自落。髭须犹若七日剃来。身体自然披服三衣。手擎钵器。彼四长者即成出家。受具足戒。时四长者。出家未久。受具始尔。在于一处。舍诸缘务谨慎身口。不敢放逸。勤劬精进。在空闲处。行于善行。独坐独起。不曾停息。如救头然。住兰若内。尔时彼等诸善男子。为求道故。正信出家。不久即得无上梵行。自见法相。自证诸通无畏而行。口即唱言。已断生死。得梵行报。所作已办。来生更不受后世有。自知自证。彼四长者皆悉一时成阿罗汉。心善解脱。彼时世间成就一十一阿罗汉。第一世尊。二五比丘。三耶输陀。及其在家最胜朋友四大长者善男子是。

尔时长老耶输陀。身昔在家有五十朋友。诸国来集。或有小来共相长养善男子辈。闻耶输陀善男子往大沙门边行于梵行。闻已如是共相谓言。彼之梵行。必当精胜法集牢强。而耶输陀善男子。事彼大沙门。行于梵行。我等今者亦可至彼大沙门边求行梵行。彼等如是共平量已。相将即到耶输陀所。到已即对耶输陀面。相共言说。文辞巧丽。种种谈论。各相问讯。各相虔恭。如是讫已。却住一面。住一面已。

尔时彼等五十友人。各是别国最大长者。往昔在家。亲善朋旧。即便共白。耶输陀言。仁耶输陀。今此梵行。必应是好胜于余人。而长老在大沙门边。行于梵行。我等意乐亦与仁同。欲往诣彼大沙门边行于梵行。

时耶输陀。即便共彼五十在家往昔善友。诣于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礼佛足已。却坐一面。其耶输陀即白佛言。大善世尊。我昔在家。有此五十友朋知识。或在前后。一切皆悉是善男子其意并乐归依如来。唯愿世尊。大慈怜愍。为说法要。教诏示导。

尔时世尊即为彼等。随顺说法。而其彼等诸长者辈。闻佛所说。乃至如实一切悉知。彼等长老悉成漏尽诸阿罗汉。心善解脱。于时世间合成六十一阿罗汉。谓佛世尊。及五比丘。并耶输陀。其耶输陀波罗奈城。有四善友。无垢善臂。满足牛主。其耶输陀。在家朋友。诸大长者。有五十人。并是别国相召集来。或前或后。善男子等。

尔时世尊于波罗奈鹿野苑中。度是人已。更欲别向他方而行。即告长老耶输陀言。汝耶输陀。还住于此。莫随逐我。所以者何。汝耶输陀。小来未曾苦于身体。又复汝身皮肤柔软。不串粗

衣及以恶食。汝在此住。受汝父母所须供养。随胜衣食自恣而受。汝之父母。能供养汝。

时耶输陀禀承教诲。恭敬而立。即白佛言。如世尊敕。我不敢违。而耶输陀闻佛敕已。住波罗奈。一定不移。

尔时天竺波罗奈城。复有五百商人长者。与耶输陀昔在家时。亦为朋友。入海采宝。一时回还至家。各各相共借问耶输陀处。彼等问已。闻耶输陀今日在彼大沙门边行于梵行。彼等闻已。各相谓言。彼之梵行。定应上妙教法胜他。若不如是。其耶输陀善男子。今云何乃能回心向彼大沙门。边行于梵行。我等今亦可共往诣大沙门边求行梵行。

尔时彼等五百商人诸大长者。结集相共诣向长老耶输陀边。到已共白耶输陀言。仁耶输陀。久不相见。我等入海。今始回还。闻仁出家故来咨白。安隐无恼快乐以不。如是种种善言美语。慰劳相问。彼此讫了。各起恭敬。却住一面。

尔时五百商人长者。白于长老耶输陀言。仁耶输陀。今此胜也。时耶输陀。即报彼言。如是如是。今此最胜。尔时彼商五百长者。即于长老耶输陀边俏舍出家。求受具戒。经多年月。不能得道。

尔时世尊。游历他国。回还至彼舍婆提城。住只陀林精舍之内。时其长老耶输陀。身经于多时。夏罢讫已。即共五百诸比丘众相随而去。闻佛在于只陀精舍。欲往诣彼见如来故。彼客比丘。至只陀园。是时彼处主人比丘。或取钵者。或衣襆者。内房中时。起大高声。喧闹杂乱。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长老阿难。作如是言。长老阿难。此中是何高大音声。喧乱乃尔。是时阿难。即白佛言。如来世尊。今者外许别有五百客比丘来。长老耶输陀。最为其首。至于此处。我等既见客比丘来。而此旧居诸比丘辈。共相慰喻。问讯安和。及受衣钵。内于房时。起是高声。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长老阿难。汝若知时为我唤彼如是等客诸比丘来。尔时阿难。闻世尊敕。即便至彼客比丘边。语诸一切客比丘言。汝长老辈。世尊今唤汝等一切诸客比丘。时诸比丘。既闻阿难。如是言已。语阿难言。如长老意。我不敢违。

尔时五百诸客比丘闻受阿难如是教已。往诣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既礼拜已。却住一面。诸客比丘。住一面已。嘿然而立。

尔时世尊。即告彼诸客比丘言。汝等比丘。何故如是作大高声。犹如世人诸诤斗起呼呼呵呵。其声犹如钓鱼之师。各各相竞趁逐诸鱼。各相唱唤。汝等比丘。各还本处。不得共我居住此中。我趁汝等。是时彼等五百新入客比丘。闻佛如是言。各白佛言。如世尊敕。彼等五百诸客比丘。闻佛是言。顶礼佛足。绕佛三匝辞佛而去。执持衣钵。从精舍出。至一河边。其河名曰婆罗瞿摩帝(隋言秀媚主)。在彼秀媚河岸边住。昼夜精勤。无有休息。初夜后夜。不卧不眠。猛励修道志愿规求。助道法证。是故用心。彼等用心。不休不息。不久之间。所为事成。彼善男子。既各正信。舍家出家。而能办彼无上梵行。而能得办。自现见法。证于诸通。即得断除一切诸结。自口唱言。生死已尽。得梵行报。所作者办。更不复受于后世有。自证自知。彼诸长老。一切悉皆成阿罗汉。心善解脱。无复怖畏。

尔时世尊。在舍婆提只陀精舍。少时住已。欲更行历其余聚落。从此聚落。到彼聚落。渐渐而行。到毗耶离。至彼城已。往猕猴池。其池岸边。有草精舍。即便停住。

尔时世尊。日下西时。从三昧起。出草精舍。向于露地。铺座而坐。比丘僧众。左右周匝。前后围绕。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长老阿难。我见婆罗瞿摩帝河。诸比丘等所居住处。大有光明。而彼婆罗瞿摩帝岸所有五百诸比丘。住如是三称。

佛告阿难。汝今可唤彼诸比丘使来见我。是时阿难。闻佛世尊如是敕已。向一年少比丘之边。到已即告彼比丘言。善哉长老。汝速至彼婆罗瞿摩帝河岸边。彼处今有诸比丘等。汝语彼等诸长老言。世尊今欲见长老等。若知时者。宜应速疾往见世尊。时彼年少长老比丘。闻于阿难如是言已。白阿难言。如尊者教。我不敢违。

时彼年少长老比丘。速疾而行。譬如壮士屈舒臂顷。如是如是。时彼长老年少比丘。从毗耶离。速疾隐身。至于婆罗瞿摩帝岸。出身现往彼所居处诸比丘边。到已即告彼等一切诸比丘言。善哉长老。汝等今者若当知时。世尊欲见汝等长老。汝等今者若当善知。可速往诣至世尊所。

尔时彼处诸比丘等。白彼年少使比丘言。如长老教。我不敢违。是时彼等诸比丘众。闻此语已。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从于婆罗瞿摩帝河所居之处。各隐其身。至毗耶离猕猴池岸草精舍下而即现身。

尔时世尊。当此正入不动三昧。其耶输陀长老。亦入不动三昧。彼来五百比丘亦。入不动三昧经。夜初更。尔时阿难从座而起。偏袒右肩。正理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愿世尊知夜以一更。世尊今可慰喻于彼客比丘僧。是时世尊。默然不言。如是复已。经夜中分。阿难更请。乃至世尊默然不言。尔时其夜至第三分。阿难复请。世尊默然。经夜后分。欲打鼓时。明星将现。长老阿难更从坐起。偏袒右肩。正理衣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当知。夜已后分。

不久打鼓。明星欲出。世尊今可教诸比丘慰劳于彼诸客比丘。又复比丘坐已经久。身体疲懈。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长老阿难。汝今不知如此义理。所以者何。长老阿难。汝若知理应不发问。今此三昧。非汝境界。何以故。阿难。我向入此不动三昧。此之五百比丘。亦入不动三昧。长老耶输陀。最为初首。皆悉入于不动三昧。我今自知如此理已。尔时世尊。欲说偈故。即作如是师子吼言。

已渡烦恼诸欲泥　　复已灭除诸聚刺
到彼贪痴灭尽处　　于彼苦乐更不停
既已越度彼岸边　　是则名为真勇健
亦称比丘善破恶　　又复名善解脱人

尔时世尊。说是偈已。而彼五百诸比丘等。心生希有未曾有事。已生希有未曾有故。各相谓言。诸长老等。希有此事。此之长老耶输陀者。大有神通。乃能使此五百比丘。一切皆亦有大神通。共耶输陀。昔作朋友。各能相似。彼等父母。亦皆有德。是时彼等五百比丘。心各生疑。欲问世尊决断所疑。即便相与白世尊言。今此长老耶输陀者。彼于往昔。种何善根。而今身中。乃能如是居家殷富。如是多财。如是多宝。如是二足四足具足。如是家生。然其初生上覆宝盖。又其父母。为耶输陀。造三种堂。昔缘何业。得此果报。又复于诸婇女等边。生墮墓想。何因能尔值佛出家。受具足戒。成阿罗汉。父母及妻。皆得圣法。在家朋友。及诸国土。商主朝廷。并婆罗瞿摩帝河边五百比丘。得罗汉果。作是语已。皆各默然。

尔时世尊。即告彼等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波罗奈城。时有一人。欲营其事。彼如是念。我若此事得成就已。复作是事。此事办已。当作此事。我此事办一切讫了。后别当造美食美饮种种办具餐啖嚼啮啜[口*束]吮等。各办具已。当施沙门及婆罗门。悉令具足充实饱满。

尔时彼人。以心勇猛善业因缘。复以众多福德所润。所营事者。悉皆成办。彼人既见其事已办。于晨朝起。整顿多种丰饶饮食可餐啖者。具足执持。将诣城门。到已安置。作如是念。今此城门。最初见者。若有沙门。若婆罗门。我当持此多种饮食。乃至啜[口*束]而用布施。

尔时彼城门外。有一辟支佛。名那伽罗尸弃(隋言成髻)。恒常住在波罗奈城。而彼尊者大辟支佛。于晨朝时。日在东方。着衣持钵。徐行欲入波罗奈城乞求饭食。是人遥见彼辟支佛。威仪庠序。进止端平。足步安稳。无有差移。左右观看。徐行直视。举动审谛。不急不宽。住立仰瞻。人所乐睹。形服相称。内外严仪。彼人见已。得清净心。生大欢喜。即将其食。奉辟支佛。尔时彼辟支佛。作如是念。我今已得种种美食布施。而食时既未至。我今且可少时摄心坐禅系念。思惟是已。却行一面。到河岸边。时有一树。即在其下。加趺而坐。正意定想。身体端然。寂静一心。不摇不动。如是而住。

尔时波罗奈城。有一王。名婆岚摩达多(隋言梵德)。严驾四兵。从城门出。是时城外。忽有一人。从聚落来。手执伞盖。逆头值王。彼人遥见梵德国王在前而来。见已内心作如是念。我今可避于梵德王勿令见我。彼人如是心生念已。即下道行。向一别路。其路乃到波罗那河。从彼河岸。顺流下行。未经多地。忽然而见彼辟支佛。在于河岸一树之下。加趺而坐。正念正思。身不摇动。彼辟支佛。为于日光。照触身体。遂便汗流。彼人见已而作是念。此仙应是持戒清净。必定应得证诸正法。今此日光。既照其体。或患热恼。作是念已。我今可持此之伞盖覆其身上。为作荫凉。

尔时彼辟支佛。知食时至。作如是念。我食时至。宜应从此三昧而起。时辟支佛。既出三昧。即见彼人持于伞盖覆己身上。见已为欲愍彼人故。飞腾虚空。作十八变。于虚空中。行动来去。或跪或立。或卧或坐。复出烟炎或放火光或时作水。涌没隐显作如是等无量诸种神通示现。

尔时彼人。即便于此那伽尸弃辟支佛边生净信心。合十指掌。至诚顶礼。作如是愿。愿我来世。值如是圣。或胜于此。既值遇已。彼所说法。愿我即能于彼法中。速疾证知。愿我当来不堕恶道。复更启请彼辟支佛乞手奉食。而咨问言。尊者现今住居何处。彼辟支佛。即报之言。我住某处。我行某处。尔时彼人。即便往诣彼辟支佛所居住处草庵之边。至已内外洒扫泥地。除却秽草讫。而奉请彼辟支佛。欲以四事供养供给。若有所须。我能办具一切衣食。如是奉彼辟支佛已到自家中。向其父母妻子。眷属及余无量无边人辈。说如前言。我今得见如是仙人如是戒行。如是清净。证妙法者。仁若知时。至于彼所。供养尊重。是时彼人父母妻子。并及朋友诸知识等。闻已皆诣向那伽罗辟支佛所。以清净心。恭敬供养。

尔时彼人。经于少时。作是善念在家大患。烦恼缠绕。出家大乐。解脱无为在家难办。一向无垢。亦不可得一向无染。亦不可得。乃至欲令尽一身命清净无垢行于梵行。终不可得。我今可至彼仙人边乞求出家。如是念已。而彼人即往诣尸弃辟支佛所而咨白言。善哉大仙。听我出家。而辟支佛。不许出家。彼人再白。乃至三白。善哉大仙。听我出家。

尔时尸弃辟支佛。心愍念彼人如是三请。即告其人。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汝今若欲求出家者。去此不远有诸外道。名曰波梨婆罗闍(隋言行行复行)。汝于彼处。且可熏修调伏身心。而当来世。于正法中。取出家因。复乞求愿。未来世有一佛出世。名曰释迦牟尼如来。愿见彼佛。我值遇已勿令失脱。于彼如来法教之中。得出家已。誓愿舍离一切诸苦。

尔时彼人。取彼伽罗辟支佛语。遵奉不违。即请彼佛尽一形寿。将诸供具而以供养彼辟支佛。

尔时尊者那伽罗尸弃辟支佛。乃至随缘。住于世已。入般涅盘。而彼人等。所有眷属。一切聚集。见辟支佛入般涅盘。即便共取辟支佛身。如法供养。殡葬阇维。所谓造诸舍利之塔。塔上造作覆盆相轮。悬诸宝铃。幡盖香花末香烧香。燃灯续明。而用供养。

尔时彼人。如是供养。过历时已。即于波梨婆罗阇所法中出家。既出家已。还依彼林坐起而住。于晨朝时。数数入于波罗奈城。乞食活命。曾经一日。入波罗奈乞食之时。于一方面。见妇女尸。为重病死。身欲青色烂坏。蛆虫穿穴遍啖。见已近立。熟视熟观。于其内心。生不净想。舍之而去。如是系念身体不净。忆念不舍。数数复念。成就勤劬。得四禅心。复更重发如是之愿。愿未来世。值释迦佛出现于世。

尔时我愿令得满足。值遇之日。愿彼佛边。童子出家。修行梵行。彼佛世尊。所说之法。愿我闻已。速能证知。而其彼人。随多少时。住于世已。遂便命终。命终之后。生梵天宫。然其彼人。从天上下。复生人间。如是次第。经历劫数。最后有身。还来生此波罗奈城最大巨富长者之家。而其长者。多有钱财资产服玩。乃至所须无有乏少。

尔时世尊。复更重告诸比丘言。更有因缘。我当具说。忆念往昔。还在此处波罗奈城。有迦尸国。其王名曰[口*祁](居祁反)[口*梨]尸(隋言损瘦)王。彼[口*祁][口*梨]尸。于迦叶佛般涅盘后。收取舍利。起七宝塔。所谓金银颇梨琉璃马瑙珊瑚虎魄等宝。内于塔里。其外别更以石垒之宝塔。去地高一由旬。广半由旬。

尔时彼国[口*祁][口*梨]尸王所起塔。名陀奢婆梨伽(隋言十相)。其塔相轮。第一覆盆[口*祁]梨王作。第二覆盆王大妃作。第三覆盆王长子作。第四覆盆是王女名摩梨尼(隋言小鬘)作。第五覆盆[口*祁]梨尸王第二儿作。第六覆盆。[口*祁][口*梨]尸王第三儿作。第七覆盆。[口*祁]梨尸王第四儿作。汝等比丘当知。尔时彼[口*祁]梨尸王第三儿。为迦叶佛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舍利塔上其第六层造覆盆者。今耶输陀比丘是也。

复告比丘。又彼过去伽罗尸弃辟支佛边。手执伞盖。作荫人者。还是即今此耶输陀比丘身是。其耶输陀。以手执伞。辟支佛上为作荫凉。迦叶如来舍利塔上覆盆庄严相轮光显。彼等业缘果报熟故。初生之时。头上自然有宝伞盖。

又复往昔。为那迦罗辟支佛身。造于草庵。将杂资财。诣彼尸弃辟支佛所。并及种种衣服饮食。供养因缘。彼果报故。今得具足长者家生。于盛年中。然其父母。为造三堂。受于种种自在福报。

又复往昔。曾于林见死妇女尸。生不净想。念念相续。藉彼系心善业果报。今世在家。于诸婇女身体之中。生墝墓想。

又复往昔。于彼尸弃辟支佛所。发于誓愿。愿我来世生生莫堕诸恶道者。以是善缘果报力故。在在处处。不经恶趣。从天生人。从人生天。受乐果报。又复往昔。于彼尸弃辟支佛所。发是誓愿。愿我来世。值遇如是。大仙尊者。或胜此遇。若彼世尊。有所言说。微密法要。愿我一切悉能闻持。闻已速疾皆得知证。藉彼福力果报因缘。值遇于我最胜世尊。复得于我说教法中。出家得成漏尽罗汉。

又复往昔。于彼尸弃辟支佛所。初始闻时。心生欢喜。生欢喜已。即时传向其家。父母妻子六亲。并余眷属。说那伽罗大仙尸弃辟支佛有种种功德。称扬赞叹。彼诸眷属。从其闻已。倍生信敬殷重之心。欢喜踊跃。即共相率。备办种种供养之具。往彼礼拜。奉设供养。四事充足。藉彼善业福报因缘。至于今世。其耶输陀长老比丘。父母妻妾。及诸眷属。于我法中。皆得圣法。又复长老耶输陀。有在家知识。及彼婆罗瞿摩河岸。久时所住五百比丘。皆悉证成阿罗汉果。此等彼时遇辟支佛。并各同愿。齐心共发如是大誓。仙圣人边。植诸善业。得是果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如是供养诸圣真　　得于无量大果报
佛及尸弃辟支觉　　并诸罗汉漏尽人
或复供养十力尊　　无畏具足诸相满
大慈大悲诸正智　　能得果报无有穷
供养诸佛缘觉田　　及诸声闻解脱众
现在人天受果报　　后得寂灭大涅盘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七 富楼那出家品第四十

尔时憍萨罗聚落。去迦毗罗婆苏都城邑。其间不远。有一村陌。彼村有一大婆罗门。为净饭王作于国师。其家巨富。多饶财宝。乃至屋宅。犹如北方毗沙门天宫殿无异。彼婆罗门。有于一子。名富楼那弥多罗尼子(隋言满足慈者)。极大端正。可喜少双。为诸众人之所乐睹。巧智聪慧。细意细心。能诵一切韦陀论彻。既自解已。复能教他。具解三种韦陀旧解尼乾陀论。[口*祁]辏婆论。解破字论。又能宣说往昔诸事五明之论。一句半句。一偈半偈。皆能分别。亦复通解受记之论。于世辩中。悉皆具解六十种事。有大人相。

净饭大王。悉达太子。当生之日。其弥多罗尼子。亦共同时而生。彼人本性。厌离世间。志求解脱。于烦恼中。恒有惊怖。心常寂定。往昔已曾见诸佛来。彼诸佛边。种诸善根。作多福业。薰习其心。志涅盘门。不乐烦恼。于一切有诸生死内。皆悉远离已作于行。诸缠坏烂。取因

为力。至成熟地。到圣法故。时富楼那。独坐思惟。我父既为输头檀王而作国师。须多经营。备多种技。处王法中。代王断事。又复其儿悉达太子。决定与彼输头檀王。一种无异。应当必作转轮圣王。我父若无。我身决定与彼悉达转轮圣王而作国师。我父既为小王国师。今以如是无暂闲时。况复欲作转轮圣王大国之师。普于国内。辨事有闲。终无是处。我今预前。当作何事。当作何计。我今唯有舍家出家。

时富楼那。如是念已。当菩萨夜出家之时。夜半默然。不咨父母。共其朋友。足三十人。从家而出。迳往至于波梨婆遮迦法之中。请乞出家。居在雪山。苦行求道。彼等诸人。勇猛精进。不暂休息。其三十人。一时成就。获得四禅并及五通。

时富楼那。苦行仙人。自思惟言。我今应可内自观察悉达太子受圣王位时节至未。而富楼那。以天眼观。睹见世尊在波罗奈鹿野苑中。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转无上微妙法轮。为诸天人分别说法。见已即至诸朋友边。而告之言。汝等今可生欢喜心作大踊跃。今彼悉达大圣太子出家。已证无上菩提。证菩提已。已转无上清净法轮。

世尊今日。现在于彼波罗奈城鹿野苑内。为诸天人说法开示。汝等今可共我相随至于彼边行于梵行。是时彼等诸朋友辈。欢喜报言。仁语善也。我等顺从。

时富楼那苦行仙人。举身即共三十朋友。从雪山下。飞升而行犹如雁王腾于虚空。至波罗奈鹿野苑下。往诣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以两手执世尊之足摩挲顶戴。举头以口。呜如来足。起在佛前胡跪。以偈赞叹佛言。

昔在兜率陀天上　　正念化作白象形
托身欲入摩耶胎　　来至释种家作子
如妙莲花不着水　　在于母胎不污身
彼母受乐无量欢　　不贪五欲唯乐法
唯行善行舍诸恶　　观尊在胎如铸金
欢喜踊跃不知厌　　看不知足更复睹
尊在胎内常说法　　诸天人起慈悲心
皆悉欢喜饮法膏　　世尊初生发妙语
我脱众生生死苦　　右胁出已七步行
无畏犹如师子王　　我是如来终灭苦
世尊初生浴池水　　水不冷暖弥岸平
浴讫涂香庄严身　　空中自然盖拂现
世间希有见此事　　是故我等顶礼尊

说是偈已。富楼那等若干仙人。举声从佛。乞求出家。如是白言。唯愿世尊。哀愍我等。我等心愿。欲得出家。慈悲怜故。度脱我等。

尔时佛告富楼那言。汝富楼那。今可速起。当随汝意。我与汝等。从心所愿。时富楼那。得如来听其出家已。乞受具足。及其朋友二十九人。彼长老辈。既得出家受具戒竟。未久之间。各各用心。独卧独行。独坐独立。勇猛精进。行坐空闲阿兰若处。各各别行用心谨慎。不曾放逸。恒住空闲。时节不久。若善男子。求大利故。正心正信。舍家出家。为欲求于无上梵行。已尽欲边。见诸法相。欲修诸通。即证彼法。已断诸生。得梵行报。所作已讫。不受后有。彼等一切。诸长老辈。既证知已。悉成罗汉。以心善得一切解脱。皆成大德。一切皆悉能作大事。利益众生。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等当知。说法人中。最第一者。即此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是也。而有偈说。

世尊在于波罗奈　　微妙语告诸众言
此是满足真比丘　　说法人中最第一

尔时世间。一切合成九十一阿罗汉。谓佛世尊。并五比丘。长老耶输陀。及耶输陀波罗奈国。同时所生有四朋友最胜长者。胜中复胜诸善男子。谓毗摩罗。善臂满足。并及牛主。又耶输陀。在家估客。行贾商人。五十朋友。次善男子长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并及知旧二十九人。

那罗陀出家品第四十一之一

尔时阎浮南天竺地。有一国土。名阿盘提。彼国土中。有一聚落。名猕猴食。其聚落内。有一巨富婆罗门姓大迦旃延。其家多有资财珍宝。奴婢六畜。谷麦豆麻。屋宅园林。种种丰足。乃至如彼毗沙门宫。无有殊异。彼婆罗门。聪明智慧。读诵受持三韦陀论。博通诸物。一事十名[口*祁]钠婆等。文句字论。往昔过去。一切诸事。五明之论。知句半句。分别世间诸受记论及六十种。大丈夫相。皆悉具足。读诵通知。与严炽王作国大师。时彼国师大婆罗门。第一长子。辞家游历他国。学问不知厌足。处处寻师。具解诸论。技成就已。还归本家。既奉见父。即咨白言。善哉阿爷。我今学问。种种通达。为我聚集一切大众。我欲诵出韦陀论等及诸技能。父闻欢喜。即为集众。儿见人集。即在众前。所诵一切韦陀论等及诸技能。皆不隐藏。悉并诵出。而彼大众。即便共尊彼国师子。推为上座。其父即将种种珍宝。而供养之。时彼国师大婆罗门。复更别有第二之子。名那罗陀(隋言不叫)。其父告彼第二子言。汝那罗陀。今可舍家出至他国受学诵习韦陀诸论。令如汝兄。而那罗陀童子之兄。当诵一切韦陀论。时其那罗陀。一闻即便一切受持。时那罗陀闻此语已即白父言。善哉阿爷。我已通解一切韦陀及咒术等。阿爷今可为我。聚集一切大众。我于众前。诵诸韦陀及以技能。其父闻子如是语已。心生希有。即

集大众。集大众已。诸种安置。时那罗陀。在大众前。诵诸韦陀一切论等。尔时大众。闻已各各心生欢喜。赞叹彼言。善哉善哉。大智童子。快能诵习诸韦陀论。其父复将种种财宝。以用供养。

尔时长兄。闻弟诵通一切诸论。心生苦恼。作如是念。我无量年。游历诸国。学习种种所诵咒论。心虑烦劳。方始诵持诸咒术得。其那罗陀。云何闻已。皆少时间。受持净遍。而其少年。尚得如是。若后成长。必定应当作王国师。以是因缘。我须方便除灭其体。如是则我得成大利。若不然者。终夺我位。

尔时其父。知自长子内心。如是于那罗陀。私生恶念。既觉知已。作是思惟。我此小儿。聪慧可怜。勿令为兄之所夺命。作是念已。应须方便莫令其知。

尔时南方有一城。名优禅耶尼。去城不远。有频陀山。其山中有一老仙人。名阿私陀。在中居住。彼仙洞解一切韦陀并及诸论。以得四禅。具五神通。是那罗陀童子外舅。是时国师大婆罗门并及其妇。即将其子那罗陀身。往彼山中。对共付嘱阿私陀仙。以为弟子。其阿私陀。既受领得那罗陀已。教诏显示。不久成就获得四禅具五神通。

尔时梵志阿私陀仙。将其弟子那罗陀身。即出山向波罗奈城。即于城外。造立草庵。在中居住。昼夜六时。作如是教。大声唱言。善哉善哉。汝那罗陀。佛今出世(如是三称)。汝应彼边。剃落出家。修行梵行。必当长夜大得利益。大得快乐。自利身已复应利他。

尔时彼老阿私陀仙。作如是语。教其弟子那罗陀已。不经多时而取命终。阿私陀仙。命终之后。时彼梵志私陀仙人。所有世间利养名闻。悉是弟子那罗陀得。时那罗陀。以世利养名闻多故。贪恋着心。无有正念。更不作想。求觅胜上。不信有佛有法有僧。

尔时海内伊罗钵龙(隋言藿香叶)王。既受龙身。心生厌离。欲求解脱。不乐于彼秽浊恶想。而作是念。往昔世尊迦叶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亲授我记。汝大龙王。从今已去。过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若干百千年。若干百千万亿年。当有一佛出现于世。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而今已过如是无量无边亿数百千万年。叵有彼佛释迦如来。出世以不。

尔时复更有一龙王。名曰商佉(隋言螺)。彼龙王宫。常有无量龙众聚会。而彼会处。多诸龙王。百千云集。伊罗钵龙。亦在彼宫。是时有一夜叉之王。名曰金齐。与伊罗钵龙王善友。亦在彼龙众会中坐。

尔时伊罗钵龙王。即于众中。告夜叉王。作如是言。仁者。汝今颇知世间释迦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出现世未。是时夜叉报龙王言。大善龙王。我实不知释迦如来出现已未。虽然龙王。但我今知。彼旷野中。有于一城。其城本是夜叉宫殿。名阿罗迦盘陀(隋言圹野宫殿)。彼城先来有二偈文。而彼偈云。若无有佛出现世间。终无人能读此偈者。设复有读。亦不能解此之偈意。若当有佛出现世。时即得读知。无人解义。唯有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能说此义。或有从佛闻而得解。

尔时伊罗钵龙告彼夜叉王如是言。仁者。汝今可往至彼读取彼偈得来以不。是时金齐夜叉之王。从伊罗钵龙王边。受如是言已。即便往至彼阿罗迦盘陀宫殿。受读彼偈得已。速疾还向伊罗钵龙王边。到已即白伊罗钵言。大善龙王。今日应当心生欢喜。所以者何。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大圣如来。今已出世。何以得知。遂能令我得读彼偈。我已受持彼偈将来。若有人能解此偈意复能宣说。即应当知此是真佛。

尔时伊罗钵龙王心大欢喜。踊跃遍身。不能自胜。即从金齐夜叉王边。受取彼偈。尔时商佉龙王有女。名曰常分。端正可喜。最上花色。众人所爱。世无有双。

尔时彼会诸龙王等。作如是念。我今应当至月八日十四十五或二十三及二十九并三十日。将好金器满盛银粟。于银器内满盛金粟。将此龙女。庄饰其体。以妙种种璎珞严身。从此龙宫出。置于彼恒河岸上。着于露地。说此二偈。以示众人。

在于何自在　　染着名为染
彼云何清净　　云何得痴名
痴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人
何会别离已　　名曰尽因缘

时彼龙王。说此偈已。遍告一切诸世间言。若有能解诵此偈者。我等即当以此金银盛满粟等并及龙女。持用布施。即取彼人。作于佛想。若当有人传从他闻来为我说。亦然布施。时商佉王及伊罗钵诸龙王等。欲见世尊。渴仰世尊。思迟世尊。恒以白月黑月八日十四十五。将好金器满盛银粟。于银器内复盛金粟。及彼龙女种种严身。将至恒河岸上。安置住于陆地。彼二龙王。相与而说此二偈言。在于何自在。乃至尽因缘。复作是言。若有人能解此偈义。我等将此二器金银。并及端正可喜龙女。以用布施。而彼龙王。说于此事。声闻八方。所有山林。或复在水。或在陆地。或婆罗门。或复长者。各相谓言。白月黑月。恒以六日。彼二龙王。从水而出。将于二器。盛金银粟。及一龙女。璎珞严身。从恒河出。在岸某方陆地住立。说此二偈。

在于何自在。乃至尽因缘。作如是语。若有人能读解此偈。我等将此二器及女而布施。彼时婆

罗门。及长者等。从二龙王。闻如是语。悉从八方竞来。集会彼龙王处。各自唱言。我能读解此之二偈。及至龙边。读偈不得。又不解义。或复有人。读此偈已。反还问彼二龙王言。此偈何也。复问此偈其义云何。

时那罗陀童子仙人。居止在于摩伽陀国。为诸人民而作导师。彼国男女。尊重供承赞叹歌咏那罗陀仙。各相谓言。此摩那婆。自既知已。复教他知。自既见已。复教他见。是时彼国摩伽陀内。所有人民。作如是念。此那罗陀仙圣童子。既自知见。教他知见。我等于彼二龙王边。闻斯二偈。无人能诵。无人能答。我等今可至那罗陀童子仙边。到已应说如此之事。作是念已。摩伽陀国诸婆罗门。及长者等。即便往至那罗陀仙童子之所。到已详共白那罗陀童子仙言。仁若知时。恒河岸上有二龙王。一名商佉。二名伊罗钵。常以白月黑月六日。从恒河水。出于陆地。将金银器。盛粟及女。乃至谁能解此偈义。即施与彼说此二偈。偈云在于何自在。乃至尽因缘。

尔时那罗陀仙人童子。作是思惟。我今既为此摩伽陀国内人民。作于尊师。此之人民。皆供养我。尊重承事钦仰于我。又复谓我自知见已。转能教他。我今若于是人民前。言我不解此二偈义。此之人民。即毁辱我。一切利养名闻阙少。我皆失之。作是念已。即便告彼摩伽陀国诸婆罗门大长者等。作如是言。我共汝等。一时往诣二龙王边。请说二偈。寻取其义。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共摩伽陀长者人民婆罗门等。左右围绕。推那罗陀童子仙人。最为上首。向二龙边。到已告言。二大龙王。愿为我等。说于二偈。我得闻已。思惟取义。尔时商佉二龙王等。即为彼仙。说二偈云。在于何自在。乃至尽因缘。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告彼二龙。作如是言。我今于汝二龙王边。受此二偈。从今已去。过七日外。当来汝边答报偈意。时彼二龙。白那罗陀童子仙言。如仁者教。作如是事。

时那罗陀。从二龙王。受得偈已。还向本处。时摩伽陀。一切人民。憍萨罗国。一切人民。及鸠留国。般遮罗国。诸人民等。传闻童子那罗陀仙。从商佉龙并伊罗钵二龙王边。受持二偈。谓言从今去出七日。还来到此。说二偈义。而彼人民。驾诸杂乘。所谓象车马车牛车。及步人等。相与云集。

尔时恒河此彼两岸。有于八万四千众类。焕然集聚。皆共欲听那罗陀仙。及二龙王解说偈时。时波罗奈居住在城。有诸六师。各自称言。我是尊者。所谓富兰迦叶摩萨迦梨瞿奢梨迦阿耆多祁奢迦摩罗波罗浮多迦遮耶那删阇夷毗罗师谁富多罗尼干他若祁富多罗等。

时那罗陀童子仙人。即便向彼诸六师边。欲问偈义。到已即问此二偈意。而彼六师。既不能解此偈义意。更复增上。于仙人边。起嗔恚心。还反问于那罗陀仙。作如是言。此之二偈。有何意也。

尔时世尊。初证正觉。居住在彼波罗奈城鹿野苑内旧仙人林。时那罗陀童子仙人。自心如是思惟念言。此沙门在波罗奈城鹿苑旧仙所居林内。我今可向彼边借问此二偈意。复重思惟。自余沙门。及婆罗门。耆年大德。堪为一切国王作师。久来出家。所谓富兰迦叶。乃至尼乾陀若祁富多罗等。我至彼边。问此二偈。犹不能解。况复如此年少沙门。生来未久。出家始尔。我问于此二偈之意。彼讵能答。更复思惟。年少沙门。或婆罗门。不可辄轻。所以者何。或彼年少沙门之人。或婆罗门。亦有聪明快智慧者。我今但可往诣于彼大沙门边。问此偈义。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即诣佛边。到佛所已。共佛相瞻。慰喻面款。种种善言。巧语谈话讫已。即便却一面坐。其那罗陀摩那婆仙一面坐已。即白佛言。大德尊者。沙门瞿昙。我欲咨问尊者一义。未审尊者。许我以不。是时佛告摩那婆言。汝摩那婆。随所有问。我当为解。时那罗陀摩那婆仙。得佛许已。即便说偈。而问佛言。

在何自在王　　染着名为染
彼云何清净　　云何得痴名
痴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者
何会别离已　　名曰尽因缘

尔时世尊闻彼说已。即还以偈答那罗陀摩那婆言。

第六自在故　　王染名曰染
无染而有染　　是故名为痴
以没大水故　　故名尽方便
一切方便尽　　故名为智者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从佛得闻如是偈已。心意开解。生大欢喜。踊跃遍身。不能自喻。闻已即便奔走往诣彼商佉所。及伊罗钵二龙王边。到彼二大龙王边已。即便告彼二龙王言。汝等龙王。说偈问我。时二龙王。依以二偈。问那罗陀童子仙言。在何自在王。乃至尽因缘。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还以二偈答龙王言。第六自在故。乃至名为智。

尔时伊罗钵龙王。闻此偈已。心作如是思惟念言。我今已得无上世尊。我今已得胜修伽陀。我今已知世尊出现。知修伽陀。大圣世尊。今为我生为我出世。为我觉悟(如是再称)时伊罗钵二大龙王。如是念已。白那罗陀摩那婆言。仁摩那婆。实为我说。此是仙意自辩才力。为从他闻而解此义。仙摩那婆。我实不见。今世间中。及以天上。若有沙门婆罗门等。或天或人。能自辩才达是二偈。能自说者。无有是处。唯除如来无上世尊。或佛沙门。从彼等边。闻而方辩。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即便以偈告伊罗钵二龙王言。
如龙王说非我辩　　大圣世尊已出兴
诸相具足庄严身　　彼能如是辩才说
尔时伊罗钵龙王。即还以偈白仙童子那罗陀言。
大仙言是佛语者　　为当睡卧梦里闻
若是分明对面承　　唯愿仁今重赞说
尔时童子那罗陀仙依所睹见。即更以偈答龙王言。
天人自在大丈夫　　今居波罗鹿苑内
既转无上法轮已　　犹如师子吼胜林
尔时伊罗钵龙王。复更以偈白那罗陀童子仙言。
仁今所言佛世尊　　我不闻久今闻说
既闻与仁相共诣　　观彼希现难思议
昔睹今复得重观　　正觉如来诸相好
今日始更出现世　　难值犹若优昙花
经历多时乃一兴　　清净犹彼空中月
诸相具足庄严体　　正觉最上胜菩提
久远旷绝不闻声　　清亮犹如梵音响
若诸众生得闻者　　从佛得入解脱门

尔时伊罗钵龙王。说偈赞叹佛世尊已。复更重白那罗陀仙。作如是言。那罗陀仙。仁言佛也。时那罗陀摩那婆仙。答龙王言。我言佛也(梵本再问再答)龙王复言。那罗陀仙。如此鸣吼。出世甚难。所谓彼佛佛世尊也。那罗陀仙。彼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今在何方。

时那罗陀摩那婆仙。即整衣服。偏袒右肩。合十指掌。向佛在方。示龙王言。汝等龙王。若欲知者彼佛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今在某方。

时伊罗钵龙王。知佛处已。即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向佛所在。合十指掌。三称此言。南无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如是三说)时伊罗钵龙王。白那罗陀童子仙言。摩那婆仙。相随共向彼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所。礼拜供养。时那罗陀报龙王言。善哉龙王。我等共去。

时伊罗钵并及商佉。二大龙王。自余无量诸龙眷属。那罗陀仙摩那婆等。八万四千诸众生辈。欲向佛所。

尔时伊罗钵龙王。作是思惟。我今若以变化之身。见于佛者。此我不善。我今宜以自许报身。往见世尊。

尔时伊罗钵龙王。至其龙宫。以自报形。而欲见佛。从北天竺特叉尸罗城。向波罗奈国。强有三百六十由旬。时彼龙王出欲见佛。其头已至佛世尊所。而尾犹尚在自本宫。而彼龙头。其状犹如独树造般。其项犹如象鼻放水。耳目犹如憍萨罗国铜钵之器。口出光炎。犹如重云出于闪电。气息作声。如云雷鸣。作伽茶伽茶声。而彼八万四千众类。一切悉随伊罗钵行。而伊罗钵。遥见如来极大端正光相非常。心生欢喜。乃至犹如虚空中星庄严显赫。既睹见已。向于佛边。生清净心正信之心。踊跃欢喜。进向佛所。

尔时世尊。既遥睹见伊罗钵龙渐渐而来。见已告言。善来善来。伊罗钵龙王。经历多时不曾相见。王今身体安隐以不。少病少恼。及诸亲眷。并无疾耶。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八

那罗陀出家品第四十一之二尔时伊罗钵龙王。作如是念。世尊已知我名字也。复更重于如来世尊。增加欢喜。得清净心。生爱敬心。时伊罗钵即隐本形。别更化作摩那婆身。近世尊前。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住一面已。即更亲诵彼二偈文。而重问佛。
在何自在王　　染着名为染
彼云何清净　　云何得痴名
痴人何故迷　　云何名智者
何会别离已　　名曰尽因缘
尔时世尊复还以偈答龙王言。
第六自在故　　王染名曰染
无染而有染　　是故名为痴
以没大水故　　故名尽方便
一切方便尽　　故名为智者
尔时伊罗钵龙王。复更以偈重白佛言。
受持何戒行何行　　复更作于何业因
能于人天受胜身　　熏修最上无边利
尔时世尊即还以偈答龙王言。
供养老人勿毁他　　欲见尊长须时节
常爱善行及法语　　数听正真利益谈
乐法深念正菩提　　智慧分别思惟义
实言精苦修梵行　　于他常行布施檀
质直详审意勤劬　　笑哭语言皆避恶
谄曲骜慢悉远离　　勿共他人作怨仇

善言在于正念中　　若闻若知定心意
若人常有放逸行　　彼辈无闻无正思
若能行于圣道因　　是名依行净口业
彼等忍辱正思念　　在于多闻广智中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其那罗陀摩那婆仙。即离欲法。尔时伊罗钵龙。见佛闻法。瞻仰尊颜。悲喜相交。泪下如雨。尔时世尊。告伊罗钵大龙王言。汝大龙王。何故忽然。瞻看我面。笑而复悲。如是泪下。作是语已伊罗钵龙即白佛言。如来世尊。我念往昔。有佛出世。名曰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我时于彼佛法之中。修行梵行。为出家人。

世尊。我于彼时见有一草。名曰伊罗。我时以手斫彼草。取执捉将。诣迦叶佛所。到佛所已。白彼佛言。世尊。若有比丘。斫于此草。得何果报。时彼世尊。即报我言。汝比丘知。若人故心斫断此草。彼人当堕牢固地狱。

世尊。我于尔时于彼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边。闻于此语。心中不信。不生希有奇特之想。以我不取彼佛语故。不受于彼如来教诲。又自思惟。但我斫此伊罗之草。有何果报。心作是念。

世尊。而我当时既造于彼波夜提罪。而不信有波夜提报。复不能舍此之邪见。命终已后。遂即生于长寿龙中。是故彼时为我立名。名伊罗钵伊罗钵也。而我尔时。还于彼处迦叶佛边。问彼佛言。大圣世尊。我于何时。当得脱此恶龙之形。何时当得复于人身。作是语已。默然而住。

尔时彼佛迦叶如来多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即告我言。汝大龙王。今应当知。过若干年若干百年若干千年。过若干百千万亿年后。当有佛出兴于世。彼佛号为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彼释迦佛。当记汝得复于人身。

世尊。我于彼时作如是念。我今以于迦叶佛边所说法戒违俏不信。受此龙身。以微善缘。今值世尊。还不持戒。世尊。我见如此自罪过故。呵责自身。泣泪啼哭。如雨满面。见世尊喜。所以微笑。为是因缘。我如是念。希有希有。未曾有事。如是之法。诸佛世尊。乃能如是。无有二言。如彼迦叶如来世尊授于我记。汝大龙王。过若干年乃至亿年。于后当有如来出世。如彼佛言。无有异也。世尊。我以是缘。今复问佛世尊。我何时得脱此龙身。更何时得复于人身。

尔时世尊告伊罗钵大龙王言。汝大龙王。从今已去。过若干年。乃至如前。若干亿年。于后当有佛出于世。名曰弥勒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汝于彼时。当得人身。时彼世尊。度汝出家。修行梵行。得尽诸苦。

尔时世尊为伊罗钵。更复说法。令其欢喜。劝示教言。来汝龙王。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受持五戒。而汝当得长夜利益。大得安乐。伊罗钵龙。既从佛闻如是语已。即白佛言。如世尊教。我今归依佛法僧宝。受持五戒。

尔时世尊重更教诲伊罗钵言。汝大龙王。今应知时时伊罗钵。语那罗陀摩那婆言。来摩那婆。仁须几多金银珍宝随意所须。从我索之。我当与仁。而此龙女。仁无所用。所以者何此之龙女。口一出气。能令世人作于灰土。时那罗陀。报龙王言。汝大龙王。我亦不用金银珍宝。亦复不用龙王之女。何以故。我今佛边闻诸偈已。即于诸欲生厌离想。尔时伊罗钵龙王。顶礼佛足。绕佛三匝。辞佛而还。

尔时世尊。告彼八万四千众等。其那罗陀最为上首。次第为说。所谓教行布施持戒。得上生天。又说欲中多诸过患。令生厌离。证于漏尽。又教出家赞叹功德。助成解脱。而世尊知彼诸大众那罗陀等最为上首。各各皆生欢喜之心。生踊跃心。生柔软心。得无碍心。

尔时世尊。所有教法。令他欢喜真正要趣。谓四圣谛。苦集灭道。世尊。既将此四圣谛。种种方便。解脱显示。教诲建立。分别宣扬。教行学习。如是生苦。如是苦集。如是苦灭。如是得道。世尊。以此四种圣谛种种因缘。显示宣说。乃至教行。而彼众等。即于其坐。离诸尘垢。尽烦恼界。于诸法中。得净智眼。所有集法。皆悉除灭。如实知见。譬如净衣。无有垢腻。无有黑毛。随欲染时。而受诸色。如是如是。彼诸大众那罗陀等。于彼坐处。远离烦恼。悉尽诸集。证知诸法。建立无畏。度诸疑网。不随他语。知世尊教。即并归依佛法僧宝。受持五戒。是时彼众八万四千。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围绕三匝。辞还本处。尔时童子那罗陀仙。已见诸法。已得诸法。已证诸法。已入诸法。度诸所疑。度诸所惑。无复疑网。已得无畏。不随他语。已知世尊法教微密。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与我出家及具足戒。

尔时佛告彼童子言。善来比丘。入我法中。行于梵行。正尽诸苦。令到其边。时彼长老。便成出家。戒行具足。是时长老那罗陀比丘。既出家已。具戒成就。未经几时。独行独坐。舍于众闹。谨慎身口。不曾放逸。精勤勇猛。无懈怠故。不久之间。其善男子。所为出家无上梵行。进于彼岸。现见诸法。自证诸通。证已自知。自见自觉。而口唱言。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更不受后有。如是了知。而彼长老。即成罗汉。心善解脱。慧善解脱。而那罗陀长老比丘。既得罗汉无着之果。空闲独处。作如是念。我今可诣佛世尊所。以偈问佛。尔时长老那罗陀比丘。于晨朝时。从房而出。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时那罗陀。即便以偈。问佛义言。
　　我今方验昔私陀　　谛了如语莫不实

今复得闻世尊教　　渡到诸法彼岸边
既已舍家能出家　　复持乞食存活命
行于此行得何报　　我今咨问佛世尊
尔时世尊。即还以偈报彼长老那罗陀言。
汝问行行果报者　　此事无常难验知
我今为汝分别宣　　宜发精进令牢固
凡有行者入聚落　　赞叹毁辱平等心
其有乱意处须防　　当取寂定无上果
行人常观叫唤响　　犹如猛火炽炎然
见于妇人端正容　　应须舍离勿生染
以不染于诸欲法　　彼此各无相染因
无染即无斗竞缘　　世间所有众类辈
我身彼身无有异　　我命彼命等共同
如是审谛思惟观　　嗔时勿杀勿相害
应舍贪等我慢事　　一切凡夫染着身
诸有眼者能离怨　　如食毒药平等死
若入聚落乞饭食　　莫观诸事散乱心
诸贪染处若舍捐　　以无着故当解脱
夜独坐时莫念请　　远离聚落亦勿思
但至天晓欲乞时　　正念正思入聚落
到聚落中默然住　　次第历家乞食行
游于聚落莫忽嗤　　向他语言勿粗犷
手执钵盂行乞食　　虽有才辩但默然
设得少食心莫嫌　　有施饭人勿毁骂
所得之处最为善　　若不得处莫生嗔
于二边生平等心　　至于树下随意食
食讫已后还林内　　住于树下结跏趺
在于铺上如仙人　　身心及口皆[佥*殳]摄
恐怖皆舍励心意　　余事莫想唯念林
在于树下当善观　　以舌拄齶渐出息
自余诸根悉调伏　　心意不得着诸缘
境界悉遣心莫存　　秽浊之处并须舍
清净真心行梵行　　善语处所精勤求
博闻多智须禀承　　其有寂静离欲者
若如是人应亲近　　至于彼边心信从
信已恭敬如世尊　　勿说他家是非事
莫毁他人自赞叹　　语言不得大高声
犹如猛火远处闻　　如是思惟断诸惑
是名比丘出家法　　作不作事悉离身
若能平等触处安　　圣人行行应如是
当知业如车轮转　　对一人说圣法时
一人思惟即证知　　调伏诸根独处坐
调伏诸根心成就　　于后名闻遍十方
此行唯在空闲林　　或坐山间及树下
或在河岸池泉侧　　如是处所坐思惟
阙少智慧恒睡眠　　满足寂定常觉悟
如泉如池如大海　　寂定之者亦复然
愚痴人如半瓶泔　　智慧者犹满池水
智人虽复多言语　　言语虽多不失时
或有才辩语言多　　复有少言而审谛
如是少言亦名智　　是则名为仙圣人
是名真实中道行　　是名寂静得解脱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其那罗陀。心意开解。欢喜踊跃。又有师言。而此长老那罗陀者。其本种族姓迦旃延。以本姓故。众人称言大迦旃延。又复长老大迦旃延。佛曾记言。汝等比丘。今应当知。我此声闻大众之中。捷利取义。闻有广说。而其聪敏。悉能领悟。或少听受。而能为他广分别说。最第一者。所谓即此大迦栴延比丘是也。

尔时彼等诸比丘辈。闻是语已。生希有心。各相谓言。今此尊者大迦旃延。甚为希有。心生疑惑。更无有人能决我疑。解了一切诸经义者。唯佛世尊。即往佛所。到佛所已。共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此长老大迦旃延。往昔曾种何等善根。而今来诣佛世尊所。即得出家。受具足戒。证罗汉果。世尊复记。声闻众中捷疾利智。略说广解。广言能略。最第一者。所谓即此大迦旃延比丘是也。我等愿闻。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至心谛听。我念往昔。此贤劫中。众生寿命。二万岁时。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名曰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尔时彼佛迦叶如来。转法轮已。竖法幢竟。昔誓愿满具。自在利办。大丈夫一切作事。开化所化。度诸众生莲花众等八千亿类。令生天上。是时彼佛入涅盘后。并及建立解脱法门。悉皆在此波罗奈城鹿野苑中诸仙居处。说法而住。

尔时彼处波罗奈城。有一信行善优婆塞。受持五戒。彼优婆塞。善解五明。分别世论。能解其义。彼优婆塞。至鹿苑林。向诸比丘。略而问义。如是问已。时诸比丘。即为广说。彼优婆塞。既闻彼等诸比丘辈为其广说如是之义。心生欣羡。发如是愿。善哉希有。愿我来世。更得胜于如此之法。亦能如是分别为他次第而说。如此比丘等无有异。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等当知。彼时五戒优婆塞者。即此摩诃迦旃延是。以彼佛边受持五戒。为优婆塞。善解五明微细之义。复能分别为他解说。于彼时发如是誓愿。愿我来世。成就是等一切诸法。能广为他种种解说。又复比丘。汝等当知。是迦旃延比丘。往昔欢喜心。种如是善根。以是因缘。至于我边。即得出家成罗汉果。我今授记。于我声闻大众之中。略义能广。广义能略。第一之者。所谓摩诃大迦旃延比丘是也。

是时世间。即成九十二阿罗汉。第一世尊。后五比丘。并及长老耶输陀身。又耶输陀大富朋友诸长者等。胜中复胜诸善男子。所谓无垢善臂满足。并牛主等又耶输陀。复有五十商主朋友。他方所来诸善男子。又复长老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及其朋友二十九人。并及长老迦旃延等。

娑毗耶出家品第四十二之一

尔时北天有一城。名特叉尸罗(隋言削石)。时彼城内。有于一家。彼家妇女。忽尔双产男女二人。时其父母。即召明师。令为相之。是时相师。即为占之云。女薄相无有吉利。彼女父母。闻此言已。作如是念。此女今既无有好相。则不吉祥。若至长成当是谁取用其作妇。父母如是共平章已即将彼女。乞一学问外道之妇。其外道名波梨婆阇(隋言行行)。作如是言。我今乞汝此女养育。教示道法令其增长。若有所须调度供拟。我当悉与。

尔时外道波梨婆阇。即便摄受彼女养育。如是看视。其女渐渐随时长大。及至笄年。女意智成。时彼外道。波梨婆阇。妇见女大。即教彼女种种咒术种种技能。悉皆成就。意智明解种种诸论。至齿成就。端正少双。多人喜见。身体柔软。面目胜他。骨节成熟。身体正等。无所缺减。

尔时彼女身体上着一奢絺衣。在于腰下。一奢絺衣。披置肩上。手中执持三奇立拒拟澡洗时安瓶之所。游历处处村城聚落国邑王门。觅诸外道。欲共论议。欲折伏故。而渐渐行值一波梨婆阇道人。名曰最妙自在胜他。处处游历。从南天竺来往北天。时彼道人。亦复可喜。端正少双。年又盛壮。为人乐见。面目还尔胜于他人。身体整顿。支节可喜。于诸论师。最得名闻。时彼道人。见此波梨婆阇之女如是可喜端正容色为他乐睹。见已于彼波梨婆阇女人之边。生爱着心。时彼波梨婆阇之女。亦复于彼波梨婆阇道人之边。亦生染心。更相贪恋。私感无已。

尔时彼客波梨婆阇道人。即语于彼波梨婆阇女如是言。善女仁者。我意今者甚愿乐汝共行世事。是时彼女。亦复报言。我今心中。亦贪乐仁欲得一处。时彼波梨婆阇道人。报彼女言。我等二人。俱是出家修道之者。若在如是法行之中作世事者。而诸人等。若见我辈作如是事。即便诃责毁辱我等。我等今可于诸人前共相论议立要誓言。若不如者。即教承事。

尔时彼女即如是言。若我得胜。汝脱不如。此事不善便成非理。岂有丈夫事女人乎。若女不如。伏事丈夫。此事乃善。此是顺理。时彼波梨婆阇道人。即报女言。善哉德女。汝此语义。甚为当理。如汝所说。

尔时波梨婆阇道人。即于众中。打论议鼓。而告之言。此处颇有人。能共我问答已不。若或波梨婆阇道人。若或波梨婆阇女人。谁能共我问答语言。能者为善。如是至三。时彼波梨婆阇女人。在众中闻如是语已。即便唱言。我今甚能共汝论议往来问答。

尔时彼女。容仪庠序。在大众内。发问其义。时彼波梨婆阇道人。为解得通。而彼波梨婆婆阇道人。反问彼女。女解亦通。如是再过。各各相问。各各相通。至第三过。而彼波梨婆阇道人。问彼女义。其女有力。能为解通。但护于彼波梨婆阇。心相爱故。现同不通。默然不答。时彼波梨婆阇道人。即于众中。降伏彼女。

尔时彼女。既被波梨婆阇道人所降伏已。即便对众。从彼波梨婆阇道人身手之边。取其革屣及三叉拒。执持而行。彼等二人。既现相已。如是秽乱各不相避。共一处行。以彼道人二和合故。其女即便有于娠体。女既有娠。违本行故。失于容色。不复端正。而彼波梨婆阇道人。见彼女身失本颜色。即生厌贱。而告彼言。我不复能共汝一处居住停止。

时彼女人。报彼波梨婆阇道人。作如是言。我等二人。既并修道。两俱失意。今于汝边。已有此胎。汝今见我无有花色。忽叶舍我。我当立死。若其未死。必受大苦。

时彼波梨婆阇道人。离心既决。与彼女人一金指环。用以为记。复告女言。汝若生女。用此指环。货易取财。持以养育。若生男者。汝当与此指环为记。令寻觅我。付指环已。舍彼女去。俏面还向南天竺行。

尔时波梨婆阇女人。怀抱娠体。游历处处。经涉而行。渐渐至于摩头聚落。时彼聚落。有边地州。名曰白云。在于彼处。寄一县内。产一男儿。儿既生已。时彼县内所有居住。男子妇人。皆生怜爱慈愍之心。或与彼酥。或与彼油。自余所须。皆亦布施。而彼波梨婆阇女人。如是思惟。我今此子。在县内生。今可立名还地地諮。是故此子。名娑毗耶(隋言县官)。

时彼女人波梨婆阇。如法养育子娑毗耶。令其增长。与于乳餔。而娑毗耶童子。长大意智渐渐向欲长成。而彼波梨婆阇女人。即教其子。书画算数。印记咒术。自余诸论。悉教使成。而彼童子。捷利聪明所学之事。皆得成就。无不知者。

时娑毗耶。曾于一日。问其母言。阿娘阿娘。我父是谁。今在何处。是时彼母。报其子言。子娑毗耶。汝父今在南天竺国。汝今宜应至彼寻求推觅汝父。是时彼母。即与其子夫先所留指环为记。出而付之。而告之言。汝将此记。寻求汝父。而娑毗耶。即报母言。一如母教。我当依行。

时娑毗耶。受取记已。渐渐发向于南天竺。从村至村。从一聚落至一聚落。从城至城。渐渐而向南天竺地。所至之处。见论议人。皆悉降伏。渐到父所。既不识父。亦不借问。至已即打论议之鼓。作如是言。此处颇有或复波梨婆阇道人。或复波梨婆阇之女。有能共我问答论议如是者不。

时娑毗耶童子之父。既睹童子亦见。即便心里自然生爱子想。而彼波梨婆阇道人。问童子言。汝善童子。汝今是谁。从何来也。是时童子。即向波梨婆阇道人。委曲而说其来因缘。出于指环。而以示现。时彼波梨婆阇道人。见指环已。语童子言。汝是我子。

时彼波梨婆阇道人。既得子已。即更增进教示种种咒术技能。而彼波梨婆阇道人。于先旧时。已曾修得于诸禅定。如是次第即教其子禅定之法。时彼波梨婆阇道人。其后不久。遂便命终。

时娑毗耶父命终后。渐渐行至向海岸边。既至彼处。即便造作草庵。而住彼处。寂静思惟而坐。不久成就获得四禅。兼证五通。既证获已。心如是念。世间所有诸阿罗汉。或复自称。我得罗汉阿罗汉道。我于彼边。亦名罗汉。一种无异。

时娑毗耶童子之母。其命先终。即得上生三十三天。是时世尊既已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鹿野苑。转于无上法轮之后。时彼地居诸天。各各迭相唱告。其声转转相承。上至三十三天。尔时忉利童子母天。闻此声已。内心思惟。我子今日住在何处。彼正念观。即见其子在海岸住。

尔时彼天身色过他。正当夜半。放天光明。照子住处。至娑毗耶波梨婆阇行行边。告娑毗耶言。汝娑毗耶。非是罗汉。亦复未入阿罗汉道。及罗汉法。汝于罗汉求道之法。未有次第。而娑毗耶问彼天言。天是阿谁。天今复是罗汉以不。有入罗汉道法以不。颇复有知罗汉法教。能令学习得罗汉不。

尔时彼天即便报于娑毗耶言。汝娑毗耶。今有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现在于彼波罗奈国鹿野苑中仙人居处。而彼世尊自是罗汉。入罗汉道自解知已。复能教他得罗汉法。时娑毗耶复问天言。仁者大天。我今无智。作何方便。乃能得知彼是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尔时彼天教娑毗耶作如是言。波梨婆阇汝问义法。应须如是。汝受如是比丘名也。云何调伏。云何善行。云何名佛。云何比丘。云何沙门及婆罗门。云何清净。云何是智及知福田。云何名巧善解方便。云何名仙。云何名闻。云何随顺。云何精进。云何名龙。云何名受。云何名圣。云何行行。云何求道。汝娑毗耶。若见有人汝问是义。彼人一一为汝解说。令汝欢喜。汝于彼边行于梵行。

时娑毗耶波梨婆阇。从彼天闻如是文句。心忆持已。即游历行一切国城村邑聚落。处处打鼓。求欲论议。复口唱言。若有沙门及婆罗门。能解如是我问义不。是时至处。无有一人能解如是议论之者。时娑毗耶所行之处。或旧有人。坐思惟法。或论议者。闻娑毗耶来到其边。各各散走。终无人敢共彼论议言语谈说。

时娑毗耶波梨婆阇次第而行。渐渐至彼波罗奈城。尔时彼城。有六大师。各各唱言。我于世间。最为第一。谓富兰那。并三迦叶尼干子等。时娑毗耶即便往诣彼富兰那迦叶等边。到已即共彼富兰那。面相慰喻言语问讯。言说讫已却住一面。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九

娑毗耶出家品第四十二之二时娑毗耶波梨婆阇。问富兰那迦叶等义。如上所说。云何比丘。乃至云何名为求道。时娑毗耶如是咨问迦叶语已。而迦叶等。领受言义。心意错乱。不能报答。以不逮及彼之义意。增复嚬皱。眉頞赧缩。现为三分。心生怨恨。嗔恚愤怒。无事唱呴。时娑毗耶波梨婆阇。作如是念。此之长老。我所咨问。不解答对微尘等义。又领我意。倒错参差。不能得解。文句蹇涩。更重惭恧。而生嗔恨。无事大呼。

时娑毗耶波梨婆阇。于富兰那迦叶之边。生厌离已。而背舍去。往摩娑迦梨劬奢梨及尼干边。既到彼已。乃至共于尼干子。面共相慰喻。美言问讯事情讫了。却住一面。其娑毗耶波梨婆阇。问尼干等。如上所说。于义云何名为比丘。乃至求道。其尼干子得婆毗耶如是问已。心意错乱不能报答。时娑毗耶作如是念。此诸长老。遂不能解微尘等义。而我问已心意迷荒。不能领解。复增嗔恚。叫唤如前。时娑毗耶心如是念。颇复世间更别有人。或复沙门。或婆罗门。而世间称是一切智真阿罗汉。有如是者。我往彼边问心所疑。若得领解。我当承事供养顶礼晨夕不离。

时娑毗耶复如是念。大沙门今在波罗奈鹿野苑中诸仙居处。世间人言智阿罗汉大有聪慧。我今当至彼沙门边问所疑义。彼复更作如是思惟。此处沙门。或婆罗门。老年宿德。经多时来。修行梵行。各各堪作诸国王师。世间各言聪明智慧大阿罗汉。所谓富兰那迦叶等。及尼干子。彼等我问尚自不知。况此沙门。年少已来。出家未久。我今所问云何得解。复重思惟。彼之沙门不可轻忽。不可欺陵。所以者何。其有沙门。虽复年少。而或聪明。有大智慧。不可得知。我今但当至于彼处大沙门边问心所疑。

时娑毗耶波梨婆阇往诣佛所。遥见世尊。乃至犹如虚空之中众星庄严。在于众中宣说法要。见已心生信行之想。此必是彼如前所闻如来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无有异也。即诣佛所。到佛所已。即共世尊。对面美言。巧语慰喻。种种谈说言讫。却坐退一面已。其娑毗耶波梨婆阇。即便以偈。而白佛言。

我是娑毗耶道人　故从他方远来至
心有疑欲问大智　唯愿为我分别说
若能断我心所疑　一一思惟为我说
依我义句次第解　分分开晓莫参差

时娑毗耶说此偈已。默然而住。但诸佛法。既有三种神通门说。若可化者即便化之。何等为三。第一所谓出现神通。第二名为教示神通。第三名为教行神通。而世尊为彼娑毗耶波梨婆阇心有所疑。知其心已。向娑毗耶。以偈答曰。

汝娑毗耶远道来　欲问于我心疑惑
汝今可说我当解　随汝所问我领之
一如问意不令差　汝娑毗耶宜早说
心心欲请莫疑惑　一一如问当广宣

尔时世尊说是偈已。其娑毗耶波梨婆阇作如是念。我于已前诸处所有。或复沙门。或婆罗门。年耆宿德。久来出家。堪作国师。世间谓言。大阿罗汉。智慧聪明。我问彼等心所疑义。然其彼等皆悉倒错。不能报我。以不能答我所问义。而其彼等心内怀惭。面作三分。嚬眉皱頷生于嗔恨。无事唱呴。时娑毗耶心生希有。此大沙门我之所问。不嗔不忿。增上清净容貌熙怡。不作异色。更益光显。我所咨问。许为我宣。我于彼人。诸根寂静。不见有错。知如此已。其娑毗耶波梨婆阇。心大欢喜。踊跃遍满。不能自胜。得欢喜已。即以偈颂。问佛义言。

大圣云何名比丘　诸圣伏者何名伏
知见何事名为觉　唯愿世尊为我宣
尔时世尊。即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阇娑毗耶言。
苦行无碍求菩提　渡诸疑向涅盘岸
有有无有悉弃舍　梵行漏尽名比丘
一切舍处正念行　于不杀害世间内
能得清净无浊体　免脱诸缚名为调
若能内外摄诸根　如此降伏是名直
厌离此世及后世　待时涅盘名善行
于诸劫中勤苦修　生死二边随业受
世间无垢离诸缚　是名为觉生死穷
时娑毗耶波梨婆阇。闻说欢喜复更以偈而问佛言。
何等名为修梵行　沙门清净复云何
佛说大智云何调　今问世尊为我解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阇娑毗耶言。
以舍诸罪无垢缠　善得禅定正住地
独能超越烦恼海　是名为圣梵行人
福德积聚舍诸非　此世彼世知无恼
一切生死除灭故　得此证者名沙门
诸有业报悉灭除　一切世间诸内外
一切天人不能秽　如是即名清净形
诸缚皆尽无所拘　一切世间内外处
贪痴嗔恚悉免脱　佛说是名大智人
时娑毗耶波梨婆阇。既闻说已复更以偈重问佛言。
诸佛以何为福田　云何巧知善方便
云何名为大仙圣　唯愿世尊为我宣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阇娑毗耶言。
诸刹一一分别知　诸梵诸天堪受供
果报执着解缚脱　如是乃名为福田
业根报子所从生　诸梵诸天悉分别
能以诸忍断根本　如是名为巧智知
彼此选择白净因　一切世间内外有
无我不摄无处所　如是方便名善权
一切诸法有无知　一切世间无内外
此世天人得恭敬　无碍独脱是名仙
时娑毗耶波梨婆阇。既闻说已。复更以偈重问佛言。
以何得故名为闻　云何随顺及精进
云何名为大龙者　唯愿世尊为说之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阇娑毗耶言。

一切诸法悉闻知　　所有诸罪功德等
超越无复疑惑刺　　一切不着是名闻
名色皆是虚妄因　　内外根尘是患本
如是诸处解脱已　　佛说名为随顺心
舍离一切诸罪缚　　离地狱苦须勇猛
解脱彼等不染着　　如是名为精进人
世间有爱皆远之　　系缚解脱皆悉断
诸漏已尽无复刺　　如是体者名为龙

时娑毗耶波梨婆阇。既闻说已复更以偈重问佛言。

以何等故名为受　　云何说圣及行行
何缘名为求道人　　今问世尊为我说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答于彼波梨婆阇娑毗耶言。

所有韦陀一一选　　或于沙门婆罗门
其边领解既证知　　于彼各各皆受取
截割邪见罗网断　　彼智不复受有胎
三种相想涅已除　　不作分别是名圣
正得诸神通已尽　　平等一切诸法知
能达善逝诸世间　　如是解者名行行
诸法所有苦报者　　若上若下若中间
名色境界能遍知　　如是之人名求道

时娑毗耶波梨婆阇所有咨问世尊之义。皆悉称适于其本心。既欢喜已顶礼佛足。合十指掌瞻仰而叹佛世尊言。善哉世尊。世间所有六十二见。皆无所用。于世间中。此等皆是虚妄之法。我今归依无上世尊。唯世尊能悉分别知。是大丈夫。唯世尊能善解说法。唯世尊能知一切道。唯世尊能度诸苦海。唯世尊能永尽诸漏。唯世尊有最大威德。唯世尊独多有智慧。唯世尊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说偈赞。

我今顶礼大丈夫　　实行放光明普照
能于天人世间内　　善开甘露鼓之门
我前所有疑惑心　　唯世尊能为我解
世尊既是大仙觉　　诸尘垢尽无有余
其后更不受有身　　一切生因皆散灭
世尊已得清凉处　　知足净心常实行
如是世尊犹若龙　　最大丈夫金口说
帝释一切诸天等　　诸仙诸圣皆乐闻
世尊既是真觉人　　世尊善能教导物
世尊能降伏魔众　　世尊能断诸使缠
自已度脱复度他　　于罪福中皆平等
超越不贪着一切　　天人世间明了知
唯佛至真无上尊　　已过一切诸邪道
诸漏有因皆灭尽　　犹如十五夜月明
诸星围绕遍满空　　如是照耀世间内
识及名色寿命等　　王舍所住诸人民
有山名为毗富罗　　一切最胜最为上
又如诸龙雪山最　　飞行之者空最高
诸流海水最为深　　又诸星中月为最
若欲归命调伏者　　唯有归命无上人
归命世间最胜尊　　归命正驭人中胜
归命无上尊善逝　　归命无等等至真
犹如祭祀火最尊　　意论唯咒术为最
人中王为最自在　　诸河大海最为宽
诸星唯月最为光　　诸明唯日最为盛
上下六道善恶趣　　所谓三界诸世间
一切有形天及人　　唯有世尊最为首
是故我今合十指　　头面顶礼无上尊

时娑毗耶说如是偈。赞如来已。复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世尊。慈悲怜愍。听我出家。并乞与我受具足戒。是时佛告娑毗耶言。善来善来。汝娑毗耶。于我自说法行之中。正尽诸苦得解脱故。是时长老娑毗耶身即成比丘。满具足戒。其娑毗耶出家未久。及受具足。行住坐卧。独无伴侣。不曾染着。谨慎身口。不敢放逸。为求道故。如救头然。如是行持未久之间。其善男子。正信勇猛。舍家出家。欲求无上清净梵行。现见诸法。自心证知言。我已尽一切生死。得梵行报。不受后有。所作已办。自如是知。其娑毗耶既已证知如是之处。得罗汉果。心善解脱。是时世间凡成九十三阿罗汉。第一世尊乃至最后及娑毗耶。

尔时世尊成道之后。在波罗奈鹿野苑内。通及佛身。合八人。六月十六日安居。至九月十五日。合九十三人解夏。

教化兵将品第四十三之一

尔时他方有诸人辈。或从处处诸邑聚落及诸国土。各各相唤。意并愿乐欲求出家乞具足戒。来

波罗奈。到于佛边。白世尊言。与我出家受具足戒。以是因缘。诸旧比丘。应接劳乏。彼等诸人。求欲出家。声响喧闹。以此因缘。恼乱世尊。不得闲静。

尔时世尊于一时间。独坐静室。如是思惟。今者诸人从于四远他方聚落国土而来。至于此处。意如是念。如来与我出家受具。以是因缘。其诸人等。意欲规求远来疲惓。又复为我作于扰乱。我今可遣诸比丘等。令其处处至于他方聚落城邑教化一切。若有诸人欲求出家受具戒者。如法当与。

尔时世尊作是念已。于晨朝时。从房而出。以此因缘。集聚一切诸比丘众。既聚集已。而告之言。汝等比丘。今应当知。我在空闲静寂之室。作是思惟。如上所说。乃至汝等。向于他方。与其出家。与受具足。勿令其来既自劳苦复妨乱他。如是告已。更重语言。我今教敕汝诸比丘。至于他方聚落城邑。若有人来欲求出家受具戒者。汝当与其出家受具。复告比丘。若彼来欲出家之时。汝等应须作如是事。先当为其剃除须发。既剃落已。即教令着袈裟色衣。其着衣时。齐整服饰。偏袒右臂。教在众前。右膝着地。教令顶礼诸比丘足。礼已还起。在比丘前跪坐。教令合十指掌。作如是语。我某甲。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汝等比丘。从今已后。依我敕教。若有人来求欲出家。受戒三归。即得具足。

尔时世尊还在于彼波罗奈城鹿苑坐夏。告诸比丘作如是言。汝诸比丘。若当知我已得解脱。应于一切诸天人中汝等行行。为令多人得利益故。为令多人得安乐故。为世间求当来利益及安乐故。若欲行至他方聚落。独自得去不须二人。又复比丘。汝等若至他方聚落。为于多人生怜愍故。摄受彼故。当为说法初中后善。其义微妙。具足无缺。汝等比丘。当说梵行。有诸众生。少诸尘垢。薄于结使。诸根成熟。恐畏不能得闻正法。即不能得知于法相。

佛告比丘。我从今日渐当移去行向优娄频螺聚落。诣兵将村。而为彼等说法教故。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比丘我今度诸苦　　已作自利复益他
所有多人苦未除　　今须为其作怜愍
是故汝等比丘辈　　各各宜应独自行
我今亦复从此移　　欲向频螺聚落所

尔时魔王波旬密来往诣佛所。到佛所已。即便向佛。而说偈言。

汝为诸缚之所缚　　亦同诸天人等有
既被一切绳所系　　沙门汝不脱网罗

尔时世尊闻此偈已。即便如是思惟念言。此是魔王波旬语也。如是知已。还以偈报魔波旬言。

我久已脱一切缚　　天人所有我悉无
我此诸缚既离身　　降汝波旬更何道

尔时世尊重更以偈毁辱于彼魔王波旬。作如是言。

一切色声香味触　　此是五欲法染人
我今悉已一切除　　降汝恶魔波旬讫

尔时波旬闻此偈已。作是思惟。沙门瞿昙已知我心。生大苦恼。深自悔恨。从彼地方忽然不现。

时诸比丘同白佛言。善哉世尊。若有人来至于我所。问我等言。尊者比丘。何名沙门及婆罗门。我等比丘于彼闻已。当作云何报答于彼。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若有人问。云何沙门及婆罗门。比丘出家有如是者。汝等比丘。若知是时。应当正知。知已应当正心观察。

尔时世尊因此事缘。因此言次。为诸比丘。而说偈言。

永除谄曲及我慢　　贪恚欲尽无处贪
如是清净体性常　　彼者沙门比丘是
诸罪漏尽号梵志　　精进苦行名沙门
彼等垢尽出尘劳　　是真出家破诸恶

时诸比丘闻此偈已。复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比丘乞食之时。须作何言。或复言谓施于我食。或复直言布施食也。我等云何方便乞食。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不应如是依汝所言。所以者何。须护物心。是时世尊以偈报于诸比丘言。

智人乞食无有言　　亦不指点云与食
圣者默然侧立念　　是名乞食真比丘
若有智者乞食时　　但当谛视一边住
彼人若见如此已　　即知是乞食沙门

时诸比丘复问佛言。若复有人。生信心已。乞我等食。恭敬我等。我等比丘更作何言。为当语彼。汝大吉利。为当语彼。汝大安隐。为当语彼。汝大功德。为当语彼。我今受已。汝得多福。为当语言。汝无有福。我等比丘当云何言。唯愿教导。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不应如是依汝所说。我今方便教示汝等。当作如是。以偈说言

。

布施增长大福德　　忍辱一切怨仇无
善人弃舍于诸非　　离欲自然得解脱
修福常得安隐乐　　所求易办多种饶
现世速得寂定心　　然后证彼涅盘处

尔时世尊略说此偈。教诸比丘。如是受食。咒愿法用。

尔时彼等。诸比丘众。从佛受得如是教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围绕三匝。随意而行。是时彼等诸比丘众。各随去后。是时彼处有护林神护树之神护经行神。见林内空。见树下空。见经行空。私心思慕诸比丘故。往诣佛所。而说此偈。咨问佛言。

我等诸神大恋慕　　见此林树悉皆空
彼多闻众比丘僧　　瞿昙释子今何去

尔时世尊。还以偈颂而报于彼守护树林诸神等言。

众等调伏诸根讫　　游行教化彼众生
或有往于憍萨罗　　或向毗耶离城邑
或诣阿踰阇国土　　或趣金刚大地方
决断于他疑惑心　　随机逐情为说法

尔时世尊波罗奈城夏安居竟。随多少时。然后重告诸比丘等。使更游方随缘教化。而世尊从波罗捺城。游行渐至优娄频螺聚落之所。是昔如来行苦行处。其村有一大婆罗门。名曰兵将。达到彼村。从旧往来道路而行。为教化故。

尔时世尊行旧路时。于其道傍见一园林蓊郁可爱。是时世尊从路下僻。深入彼林。从树至树。见有一树。端正可喜。即坐其下。一日消息。时彼林内有诸丈夫。伴侣朋友足三十人。二十九人悉皆有妻。唯独一人只身无妇。时彼朋友二十九人。共为此一无妻之人。求觅于妇。而不能得称可其意。忽然雇得一个淫女将来。与其共相娱乐。而彼淫女即共彼人。随意娱乐。行于世事。伺候彼等三十丈夫并皆眠睡。所有好物。皆选择取。即将逃走。

尔时彼人及诸朋友。相共寻求彼之淫女。遍历彼林。而不能得。遥见世尊坐一树下。可喜端正。众人乐见。调伏诸根。心意寂静。已得最上最胜之法。犹如象王最善最妙。如彼大池满于清净凉冷之水。有一寻光。犹如金挺。身相具足。如娑罗树遍满于花。乃至犹如虚空星宿。

尔时彼等诸人。见已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尊者。此处颇见如是妇女已不。佛报问言。汝诸人辈。所问之者。是何妇女。此妇女者。缘何而来。是时彼等共答佛言。大善尊者。我等朋友合三十人。皆是良善。在于此林居停住止。二十九人。并皆有妇。唯独一人。单身无妻。而我等辈相共雇得一个淫女。与其作妻。令蹔娱乐。而彼淫女见于我等欢乐之极自恣眠睡。彼淫女选我等好物。即将逃走。我等亦为此朋友故。亦复各为自许物。来此林之内。求彼淫女。

尔时佛告彼等人言。诸男子辈。我今问汝。于意云何。汝等今者宁求自身。宁欲求觅彼淫妇女。二事之中何者为胜。彼等男子共报佛言。善哉世尊。我等今者若求自身。此最为胜。宁可莫求彼之妇女。

尔时世尊复更告言。诸善男子。若如此者。汝等安坐。我今当为汝等说法。是时彼等三十男子朋友伴侣。同白佛言。唯然世尊。一依圣教。不敢有违。是时彼等三十朋友。顶礼佛足。却坐一面。

尔时世尊为其次第如应说法。所谓布施持戒行忍。乃至有法。皆是灭相。如实观察。既证知已。犹如净衣。无有黑缕。无有垢腻。随其所染。即受彼色。如是如是。彼等三十男子朋友。即于彼座。远尘离垢。即时灭尽一切烦恼。于诸法中。得法眼净。所有垢法。悉是灭相。如是观知。

尔时彼等男子如是见诸法相。得是法相。证是法相。入是法相。度是法相。除灭所疑。无复惑着。到无畏地。不随他行。既知世尊圣教法已。从坐而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愿与我等出家受戒。

尔时佛告彼等男子作如是言。来汝男子。入我所说法教之中。行于梵行。正尽苦集。灭于苦边。是时彼等诸长老辈。即成出家。具足戒品。

尔时世尊更为彼等。而说法要。殷勤教诲。是时彼等。以佛更为说于法。教诲示之时。不久之间。彼善男子以其正信舍家出家。求于最上梵行已讫。现见自证神通之后。口自唱言。我今已得梵行之报。所作已办。更不复受后世之有。如是知时。彼等长老。皆成罗汉。心善解脱。

尔时世尊教彼三十长老朋友。得知证已。游行履历。经白鼾林。到彼林已。深入林中。见有一树。微妙可喜。即坐其下。一日消息。

尔时彼处。忽有六十云种姓人。从彼林路道便而过。彼等诸人遥见世尊坐于树下。端正可喜。众人乐见。乃至犹如虚空众星之所庄严。见已心得清净正信。生大欢喜。以欢喜故。往诣佛所。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坐一面。坐一面已。默然而住。

尔时佛。为彼等六十云种姓人。次第说法。所谓教行布施持戒。乃至证知。彼等长老一切皆得阿罗汉果。心善解脱。是时世尊。教化彼等六十长老云姓比丘。令发心已。即舍而去。更游余方。

佛本行集经卷第四十

教化兵将品第四十三之二尔时世尊渐渐行到恒河岸边。至于彼已。而恒河畔有一船师。遥见世尊向已而来。从坐速起。急疾向前。迎接世尊。到佛边已。而白佛言。善来世尊。从何远来。而忽到此。世尊。若为怜愍我故。愿上此船。我度世尊。到于彼岸。不取其价。

尔时世尊。即上船上。坐船上已。将如是偈。教诲示导彼船师言。

汝今善曝晒此船　　如是当得艇轻利
若能舍此欲恚恼　　必定速得至涅盘
汝以慈心晒此船　　令其轻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舍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盘
汝以悲心晒此船　　令其轻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舍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盘
汝以喜心晒此船　　令其轻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舍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盘
汝以舍心晒此船　　令其轻便早疾渡
汝今若能舍欲恚　　必定速得趣涅盘
若有比丘行慈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证于寂定处　　不久得无动涅盘
若有比丘行悲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证于寂定处　　不久得无动涅盘
若有比丘行喜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证于寂定处　　不久得无动涅盘
若有比丘行舍心　　能信世尊佛教法
速疾证于寂定处　　不久得无动涅盘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船师言。汝善男子。将水晒船。作是语已。时彼船师所有俗形。皆隐不现。左手自然执瓦器钵。头须及发。犹如七日剃落比丘。行步威仪。犹如百夏上座无异。如是成就。即得出家。受具足戒。

尔时世尊为欲令彼生欢喜故。复更为彼增加说法。而彼不久。善男子。以行梵行讫。现自证法。求得诸通。欲舍生死修于净行。所作已办。自言我更不受后有。而彼长老成阿罗汉。心善解脱。是时长老佛教诲已。令行他方传化众生。

尔时世尊教彼长老船师比丘。令行去已。独一身在。更无二伴。渐渐至彼优娄频螺聚落之所。

尔时忉利帝释天王作如是念。如来今者在于何处而自观看。见于如来。独自无人。向彼优娄频螺所去。既观见已。是时帝释即自隐身。化作梵志摩那婆形。可喜端正。众人乐见。头上螺髻。用以为冠。身着黄衣。左手执持纯金澡瓶。右手擎持杂宝之杖。在如来前。即从佛取三衣钵盂。于先而行。时彼帝释在前行路。若值州县聚落国城。即以神通。飞腾虚空。围绕州县聚落村邑。各各三匝。三匝讫已。停于彼上。

尔时彼化摩那婆身。如是端正。如是可喜。为人乐观如是威德。见已众类百千万众。云雨集聚。各问彼言。汝摩那婆。是何处人。谁家种族。兄弟姓字。云何而来。时摩那婆即以偈颂。报答于彼诸人等言。

世间丈夫知足者　　自能觉悟世无双
名阿罗汉善独行　　我今为彼作弟子
众生没溺烦恼海　　困苦不能出到边
彼今为作法船师　　既已自度欲度彼
若其世间能度者　　我为侍者逐后行
彼既能尽欲贪恚　　无明黑闇亦破裂
世间有漏尽除灭　　我作弟子而供承
世间最妙无比双　　何况得有胜上者
如来世尊今出现　　我为亲侍随东西
世间如是无上尊　　今日欲来至于此

时天帝释说是偈已。如来世尊即到其前。而众人见如来如是可喜殊特为人乐睹。乃至身体犹如虚空众星庄严。大众见已。各相谓言。如此师者堪此弟子。如是弟子堪如是师。而世尊为彼等诸人。作于微妙善巧密教言说法义。

尔时彼诸一切人中。或闻如来说此妙法。或有发心求出家者。或有得于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或复有为未来世作声闻乘中种子因缘。或复有为未来世作缘觉乘中种子因缘。或复有为未来世作菩萨乘中种子因缘。其中或有受三归依及五戒者。

尔时世尊发遣天主帝释去已。乞食时至。着衣持钵。独自而行。欲乞于食。渐渐到彼大兵将村。入彼邑已。即诣兵将婆罗门家。到其家已。即便进入于其门内。铺座而坐。尔时兵将大婆罗门有于二女。一名难陀。二名波罗。时彼二女出向佛边。到佛所已。顶礼佛足。却住一面。

尔时世尊知于彼等心行所趣结使已薄。知于诸界。知诸入已。说四谛法。如是说已。时彼二女闻佛说法。破二十重诸见之山。即时得证须陀洹果。彼等女见法实相已。随佛乞受三归五戒。既得戒已。即从佛手取于钵器。将好色香美味具足。种种饮食。满盛钵中。以用奉佛。尔时世尊受彼食已。从村而出。尔时提婆大婆罗门。从他转闻彼大沙门来至于此。闻已即作如是思念。我昔曾请彼大沙门。许施饮食。我今薄财贫贱困乏。当作何计。而彼提婆大婆罗门。闻此言已。速疾而还。向自己家。到自家已。语于其妻。作如是言。昔大沙门。在于优娄频螺聚落。苦行之时我愿施食彼大沙门。今日至此当作何计。而彼妻报夫提婆言。乞听所说。未审尔不。我忆往昔年少之时。是时兵将大婆罗门曾弄于我。欲求世事。我时不听。彼暂指触。而今圣夫将我与彼行于世事。从其随索多少钱物。得以而为彼大沙门作食布施。

尔时提婆大婆罗门报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罗门理不合作如是之事。然其提婆大婆罗门别思惟已。即诣兵将婆罗门边。到彼所已。即便白言。善哉兵将。唯愿借贷我五百钱。若我能偿。此事善哉。脱不能偿。我之夫妇。二人详共悉入汝家。为汝作力。

尔时兵将大婆罗门即与提婆婆罗门钱。足满五百。而语之言。汝今将去随意所用。其事若讫。更不得传从他借贷。持以偿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觅钱与我。尔时提婆大婆罗门从兵将边。依法受取五百钱已。至自己家付与其妻。付已语言。汝宜精好备办饮食。身即自诣于外林中。而往佛边。到佛所已。共佛对颜。言语慰喻。问讯起居讫已。却一面立。欲请如来。

尔时提婆大婆罗门即白佛言。善哉大德。沙门瞿昙。唯愿受我明日饭食。是时世尊默然受请。尔时提婆大婆罗门知佛默然受其请已。从坐而起。绕佛三匝。辞佛而去。至自己家。是时城内一切巷陌皆卖熟食。尔时提婆大婆罗门即于彼夜。严备多种甘美饭食。如是咬啖嗟[口*束][口*专]唼。其夜悉办如是诸味。过夜天明。家内洒扫。铺床座讫。即至佛边。长跪咨白。作如是言。大善沙门。若知时者。饮食已办。愿赴我家。

尔时世尊既至食时。着衣持钵。渐渐而行。至彼提婆婆罗门家。到其家已。随铺而坐。尔时提婆见佛坐已。夫妇自手擎持多种微妙清净众味饮食。立于佛前。以奉世尊。唯愿如来。自恣而食。是时提婆奉佛食讫。别于佛边铺座而坐。坐已世尊即为提婆大婆罗门。如应说法示现教诲。令欢喜已。从坐而起。随意而去。

尔时提婆大婆罗门送佛而出。其提婆妻从他借衣。着奉佛食。供养佛已。见佛出还。即便解衣。置于一处。而扫除地。时有一贼。忽尔来偷其衣将去。时提婆妻为失衣故。心大愁恼。时其提婆。送佛还家。见于其妇。心大扰乱。即便问言。汝今何故。如是烦恼。妻报夫言。圣夫当知。我所借衣。不知谁偷。忽然失去。是时提婆闻此语已。心地迷闷。不知所为。作如是言。我以从他贷五百钱。用为供具。汝今从他借衣而着。忽复失去。我家贫短。以何备偿。当作何计。

尔时提婆欲求自死。即便往至尸陀林中。上大树上。欲自扑地。而不能堕。即复大愁。然彼贼人执其衣裳至尸陀林。忽尔还来。在于提婆所上树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于上大便。放讫而去。时彼提婆在于树上。遥见此事。贼去以后。从树而下。掘取其衣。还将向舍。时提婆妻扫除舍内。处处分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头观睹地下。见有一赤铜瓶。其中满金。乃至略说。见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复观看其下。更见一赤铜瓮。亦满中金。彼见金已。即大惊叫。指示夫言。圣夫圣夫。速来速来。我已得也。

尔时提婆闻妇声已。作是思惟。此妇可怜。何故失心如是诳语。云我已得。得于何物。其前他处借衣失去。我今已得衣现在此。其何故唱言我已得。是时提婆将衣入家。问其妻言。居家善者。汝何所得。彼妇即便指示其金。语言圣夫。我得此也。是时提婆复语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妇女。取其衣裳。向所借处。还归其主。

尔时提婆大婆罗门作是思惟。我今独自不能淹消食多许金。即便携将五百钱。直还向兵将婆罗门边。而偿其债。到已语彼大兵将言。我从仁者贷五百钱。今以还汝。是时兵将语提婆言。我前语汝。不得从他举钱偿我。唯出自家身力偿我。提婆复言。我不从他贷取此物。兵将复问。汝从何得。提婆报言。我从地得此之金藏。彼不承信。尔时提婆即将兵将。到自己家示其金藏。

尔时兵将见其金藏。是一聚炭。语提婆言。汝何狂也。语我是炭用作金相。是时提婆复更重语彼兵将言。此实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过三过。以手触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复作誓愿。如我善业因缘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将。婆罗门见如此语已。炭即为金。

尔时兵将见此地藏悉皆是金。见已复问彼提婆言。仁者汝今供养何谁。为天为仙。并及善人。而彼与汝。如是愿报。提婆报言。我于今日。家唯供养是大沙门。来于宅内。奉施饭食。或应藉彼功德果报。当成于此。是时兵将报提婆言。汝今所得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业因缘故生此报。无人能夺。无人能断。汝莫作疑。安隐而食。

尔时提婆作如是念。我以布施大沙门食。生于如是大功德报。心生欢喜。踊跃无量。遍满其体。不能自胜。复诣佛边。到已共佛对论美言。慰喻问讯。种种说已。却坐一面。

尔时提婆重白佛言。愿大沙门。受我明日更奉施食。世尊默然还受其请。是时提婆见佛默然受

其请已。从坐而起。绕佛三匝。辞退而还。至自家已。城内街巷。一切悉有五熟而卖。如上所说。乃至施食饭佛以后。共妻二人。在于佛前。铺座而坐。欲听法故。佛知彼等心行体性。诸使薄少。为说四等诸法相门。彼等闻已。却二十重我见之山。即便证得须陀洹果。彼等既见法实相已。即受三归。奉持五戒。

尔时世尊从坐起已。随意而行。于后一时。诸比丘等。心疑各念。共相问言。彼之提婆大婆罗门并及妻等。先作何业。而造业已。得是果报。至如来边。证诸圣法。复作何业。今世贫穷。还卒大富。时诸比丘如是语已。即诣佛所。到佛所已。即咨问言。善哉世尊。彼之提婆大婆罗门并及妻等。昔作何业。而造业已。得此果报。复至佛边。得诸圣法。更造何业。先贫后富。一旦如是。

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汝诸比丘。若欲闻者。今应谛听。彼之提婆大婆罗门。亦有过业。亦有现业。何等名为过去之业。诸比丘知。我念往昔。此贤劫中。是时众生。寿二万岁。有佛出世。号曰迦叶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十号具足。时迦叶佛已转法轮。度生死岸。竖立法幢。满昔誓愿。成最丈夫。开化众生。无量千亿住于善道。还居在此波罗奈城昔圣处所鹿野苑中。

尔时还彼波罗奈城。有于一人。从佛边受三归五戒。而其生中不行布施。命终之时。心发是愿。迦叶如来所授于彼菩萨记别。名曰护明。言是菩萨。于当来世。众生百年寿命之中。得成佛者。号释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愿我值遇于彼世尊以是因缘。汝等当知。尔时彼受三归五戒不行布施优婆塞者。今此提婆婆罗门是。其于彼时受此三归。护持五戒。为优婆塞。命终乞愿。愿值于我。以是因缘。今得值我。复以彼时不行布施。今得贫报。此是过去所造作业。

比丘当知。何者名为现在世业。我昔六年苦行之时。而彼提婆随宜将食。布施于我。我今得成无上菩提其复请我。至于己家。布施我食。以是因缘。得现世报是故汝等诸比丘辈。应当须向佛法僧边。生于恭敬希有之心。当得如是功德果报。犹如提婆婆罗门身现受其福。不得报者。以悭贪人不肯布施。今受贫贱困苦之患。汝等比丘。当如是学。世尊自从波罗奈国。来至优娄频螺聚落。于其中间。有八万人。受佛教化。入诸法中。

迦叶三兄弟品第四十四之一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我今先可教化一个得通之人。令其欢喜。彼欢喜已。应当次第广化多人。是时优娄频螺聚落。其中有三螺髻梵志仙人居止。第一所谓优娄频螺迦叶为首。教授五百螺髻弟子。修学仙法。为匠为导。最在前行。第二名为那提迦叶。复领三百螺髻弟子。为首为导。第三名为伽耶迦叶。复领二百螺髻弟子。为首为导。合有千人。随彼兄弟。修学仙法。

尔时世尊作如是念。今此优娄频螺迦叶。其声遍满摩伽陀国。彼处内外一切人民并谓言。其是阿罗汉。我今可先化彼优娄频螺迦叶。令其欢喜。彼欢喜已。当有多人受其教法。佛复思念。此等诸仙。以何为重。彼行是何。念已即知彼等唯用苦行为尊。其次则以领众为重。

尔时世尊。隐本形相。即便化作苦行之身。头上结发。螺髻为冠。兼复化作五百梵志摩那婆子。以为徒众。悉皆可喜。端正无双。为人乐见。围绕左右。以神通飞到彼优娄频螺迦叶所闻声处。下地而住。

尔时彼等一切诸仙。见化众已。悉各忩遑。东西驰走。或有安置于铺设者。或有洗足。或入草庵拂拭整顿。或有将草作席铺设。或有取水以拟澡洗。又复各各告彼等言。汝等今者从何忽来。而至于此。不相告知。汝等何不于先遣使道我欲来。我若先知。当预置设。是故汝等当少时住。我等办具种种供拟。世尊既知一切诸仙心生愿乐。悉知佛已。

尔时世尊还摄神通复于本形。独立而住。时彼诸仙既见世尊剃除须发身着袈裟染色之衣。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此大沙门。大有威神。大有威德。然其未得阿罗汉果。如我今日。在于此住。此是如来最初于先出神通法。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即白佛言。善大沙门。仁今何远来至于此。善大沙门。仁今若当愿乐于此。我住处者。随仁所须。我当供给。又仁意乐于何处所。坐起眠卧。此是草庵。此是草堂。任意选取。作是语已。佛告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善哉迦叶。汝若不辞。能见敬重。我欲入汝祭祀火神处所安居。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有一弟子。于先旧患下痢之病。以病下故。粪秽草庵。自余一切诸弟子等。见秽草庵。嗔忿不净。驱遣令出。是时彼患摩那婆身被驱出。时作如是念。此之庵舍。为于一切螺髻而造。云何见我病患下痢。驱遣我出。愿我舍命。得是身体。仰报彼等如是之事。时彼患者作是念已。即便命终。命终已后。即受如是大毒龙身。生已在于彼草堂内。或有人来。或畜生来。皆被螫杀。以是因缘。彼堂即空。无有人住。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念。有何对治。能伏毒龙。唯应有火能相屈耳。作是念已。即以火神。安彼草堂。恒常如法依时供养。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即白佛言。善大沙门。我实不辞。亦不惜是此之草堂。但彼草堂有大极恶严炽龙王。居住彼中。其龙甚有大神通力。有大恶毒。有猛厉毒。非止害仁。亦损我也。

尔时世尊如是再过语迦叶言。汝若不辞不敬重。彼但当与我草堂居住。迦叶报言。我意不愿仁住火堂。所以者何。彼处今有一大毒龙。猛恶严炽。恐为于仁并及我身。作于毒害。善大沙门。此堂本来。我等师徒。久共舍之。无人能入。

尔时世尊第三重告彼迦叶言。仁者迦叶。若有一切毒龙。来满此堂住者。彼等不能损我一毛。况一龙也。仁者迦叶。但汝意可。我自当入。愿汝莫辞。莫重彼堂。其终不能损害于我。是时优娄频螺迦叶。以佛三度殷勤未已。即白佛言。善大沙门。我亦不辞。亦不重彼。我以相语。若心不疑。当随意住。常作方便。莫令被害。

尔时世尊得于迦叶印可听已。手自执持一把之草。入火神堂。入已铺草。取僧迦梨襞作四叠。以铺草上。加趺而坐僧伽梨上。端身而住。正念不动。除舍一切外内怖畏。身毛不竖。寂然禅定。

尔时彼堂毒龙。出外求觅食故。处处经历。饱已回还。入于火堂。遥见如来坐火堂内。见已其心作如是念。我身犹活。今有何人。忽入我堂。其意既恶。即兴毒害。口出烟炎。如来复坐如是三昧。身亦放烟。

尔时彼龙见是烟已。增长更嗔。放猛火炎。如来尔时亦入如是火光三昧。身出大火。佛及毒龙。各放猛火。是时彼堂。严炽猛炎。以猛炎故。草堂彤然。如大火聚。

尔时世尊复如是念。我今可作如是神通。作神通已。莫害于彼龙王命根。但当烧其皮肉筋骨。悉令净尽。尔时世尊即作如是神通变化。以神通故。令彼龙王。命不伤害。但使其余身分然尽。如是讫已。又复从身出于诸种杂色光明。所谓青黄赤白黑色。出已唯照一寻地。明示于彼龙。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去彼祭祀火堂不远。遥见堂内出大猛炎。见已即作如是念言。呜呼呜呼。此大沙门。今被毒龙之所烧害可惜可惜。以其不取我等师徒好言善语。时彼众有一摩那婆。名阿罗陀只梨迦(隋言湿树衣皮)。见彼火堂。亦大懊恼。自余一切诸摩那婆。各各称名。悉皆恐怖。并相呼唤。谓迦吒牟尼(隋言苦行仙)。谓耶摩其尼(隋言双火)。谓何唎尼毗奢耶那(隋言立火)。谓毗罗波罗婆(隋言丈夫光)。谓奢摩罗耶那(隋言杂色眼)。谓波罗耶那(隋言能度彼岸)。谓迦吒耶那(隋言将爱行)。谓瞿昙姓(隋言暗牛)。谓目揵连种(隋言白捧)。谓婆私吒姓(隋言化住)。谓颇罗堕(隋言重憧)。汝等汝等。速来速来。此大沙门今被毒龙吐火烧爇。我等当往助其扑灭。

尔时彼等诸摩那婆。闻是声已。或将水瓶。或复担梯。速疾走来。来已着梯。上彼火神大堂之上。上已将水欲灭于火。而彼火炎。世尊力故。更增炽盛。时彼一切诸摩那婆。即还下彼火神堂住。在一边立。各相谓言。此大沙门端正可喜。而被毒龙之所恼害(梵本沙门来并再称)尔时众中。湿树皮衣摩那婆仙。悲哀说偈。以哭佛言。

呜呼微妙端正身　　头发甚青指罗网
七处圆满端正眼　　被龙翳如日月昏
尔时更有一摩那婆。还复悲哀哭泣于佛。而说偈言。
呜呼诸王胜家生　　甘[这-言+蔗]上种人中胜
世间无过此生处　　今为毒龙火烧身
尔时更有一摩那婆。还复悲哀哭泣于佛。而说偈言。
三十二相庄严体　　自得解脱能脱他
嗔恚能伏不害身　　今被毒龙毒火灭
尔时更有一摩那婆。还复悲哀哭泣于佛。而说偈言。
支节长短正等身　　甘[这-言+蔗]诸王种增益
体如阎浮檀金柱　　今为毒龙火所焚
尔时更有一摩那婆。还复悲哀哭泣于佛。而说偈言。
诸仙闻声心欢喜　　布施持戒最福田
身体柔软大吉祥　　呜呼今被龙火杀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亦来集聚。去彼火堂。不远立住。

尔时有一摩那婆。来白于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和尚一过试观占彼大沙门。看其大沙门生宿之中。更不为于诸余恶星所犯触也。其所犯者。何星逼是沙门生宿。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即便仰瞻虚空星已。还告于彼摩那婆言。汝摩那婆。今应当知。此大沙门鬼宿日生。而彼鬼宿不为余星之所逼触。谓摩那婆。此大沙门星甚快明。如我所见。星宿相貌。大沙门今共龙角斗决胜之状。此相必定是大沙门。决降彼龙。无有疑也。

上一部：乾隆大藏经·小乘单译经·佛本行集经六十卷 (第二十一卷～第三十卷)
下一部：乾隆大藏经·小乘单译经·佛本行集经六十卷
(第四十一卷～第五十卷)乾隆大藏经·小乘单译经·佛本行集经

This file is decompiled by an unregistered version of ChmDecompiler.Regsitered version does not show this message.You can buy ChmDecompiler at: http://www.etextwizard.com/